

珍藏版

屠龙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屠龙手（下）

第十四章

狄洵一招猛似一招，在先后不足人们眨眼的十分之一时间里传出的残酷武功，相汇成了一道巨大骇异的力量，像煞一片无形的劲流漫天罩地的吞噬下来，其声势之浩荡，匪夷所思！

殷本及苗如僮根本无法相信眼前所见的一切，但事已至此，唯为奋力一搏了。

苗如僮的银髯愤张，双目凸突如铃，他的双腕猛力一抖，手中匕首有如铁伞骤然张开，数十道尖锐细长的光芒，在“铮”的一声轻响中暴射而出，闪烁着刺目的蓝莹光华，再与殷本的剑刃光芒互相应合，完全投入了狄洵舞起的掌心劲流之内！

此时在一旁掠阵的“洪威党”徒，像一群听雷的呆鸭，个个钉立不动，其实他们是吓呆了，即使想出手相助，亦找不着空隙。

狄洵染满血迹的白色长袍，与“洪威党”的灰色衣衫飞舞，三对手脚在做着几百人都无法同时做出的动作，双方如闪电般分开，快得令人不及眨眼——

殷本刚刚翻射而出，已经也站立不稳的坐到地下，他的一身灰衣支离破碎得成为条条片片，头发散乱的披挂于双肩。

苗如僮几乎是飞了出去的，摔滚在数丈之外，沉重得宛如一块死肉般“轰”的跌在地下，面孔五官已经抽搐得走了原形。

狄洵有如一尊石塑的魔像般挺立于黑沉沉的氤氲之中，他那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大大的睁着，流露着湛然而浩壮的光辉，面孔上，却依然是一片近乎冷酷的淡漠之色，超脱世俗之外。

狄洵的脸上有着如此漠然的平静，宛如这些痛苦根本不是发生在他身上，宛如他的知觉已经完全麻木了……

其实——

他原本雪白的衣袍，自襟之下已破裂得零零挂垂，斑斑的血迹，恐怖的溅满他的全身，匕首、短剑、狼牙棒都十分清晰的在他的肩头、大腿、以及腋下，留下血淋淋的记号，而苗如僮的匕首，更颤巍巍的嵌在他的左肩胛上，深深的……

当然他的敌人情况比他更糟数倍，殷本发梢上滴着血滴着汗，一张苍白的面孔，已变得枯黄如蜡，他喘息着，满脸的痛苦，刻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纹路，只近刹时，他已像个命如风中残烛的七八十岁的老头子，衰老无比！

而苗如僮或许比殷本还要更糟一些，他混身上下被鲜血完全湿透，七孔中俱有血丝溢出，肤色转成乌紫，他仰天卧着，寂然不动。

这位“洪威党”极具势力的首脑者，静静的蜷曲着不动，颌下的短髯，被汗水与血浆纠缠成一团，夜风吹拂着他的衣角，衣角无力的微微飘动，这情景，实在凄凉，叫人不禁哑然！

狄洵离开方才较斗的地方大约有五丈之远，他冷冷的望着他的敌人……

如果其他错落站着的“洪威党”徒不全被震慑住，他们应该有机会除去他们第一号的敌人，但是，他们个个呆若木鸡，不知所措。

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见的，这三位在他们心目中有如天神般屹立的首领人物，竟在一个时间里全都倒了下来，如此残酷地……

他们怔骇的目注着眼前这幕惨剧，这么恐怖，而他们的敌人脸上，却流

露着湛然而浩壮的光辉，这一切太不实在了，但又是千真万确的，一时之间，他们直觉天旋地转。

苗如僮暂时已失去感觉，他惊、怕，但并不觉得痛，他只是静静的躺着不动。

殷本没他的幸运，他的伤较苗如僮轻，但那阵阵的痛楚，却叫他有些忍受不住，即使他已用力咬紧牙，默默的承受……

他知道自己伤势是如何的沉重，在方才电光石火般的交击中，他已挨了二十掌六腿，像是魔鬼的咀咒，眼睁睁的看着而又无法回避，那场血淋淋的较量，真是沉重的打击！地下，依然有不少“洪威党”的手下，横七竖八的躺着二十来具断肢无头的尸体，这无异是人间炼狱，多恐怖的场面啊！

方才首先发难的王昆，他的肩胛处，有一条尺许长的裂口，裂口之后，更有一条与裂口长度相等的创伤，鲜血汨汨滴溢，一滴滴，一滴滴坠落地下，在他四周地上都是他的血。

但他还算是好的，这伤要不了他的命，不像殷本及苗如僮两人，看起来情况都十分不妙。

有如噩梦初醒的“洪威党”手下，他们围着首领身旁，怔怔的望着仆俯于地的身体……

好一阵子——

王昆在离狄洵约有五丈之外，凝注着眼前这魔鬼似的敌人许久，他的面色显然非常疲惫而深沉，他肃穆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的确是个厉害的煞手，而且心狠手辣，杀人不眨眼……”

狄洵的面孔上仍然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他站在原地，悠悠的道：

“如果咱们异地而处，你们会对在下稍存一点恻隐之心吗？你们如果不是心狠手辣，会以如此多的人力，对我展开人海战术吗？”

王昆的双臂软软的微晃着，难涩的吞了口唾沫，沙哑的道：

“不错，在刀口上玩命的生活，谁也不会对敌人仁慈，你以寡敌众，虽然杀了不少人，但你也必须以血偿还！”

狄洵的眸子里闪泛着一片古怪的神色，冷酷的一笑，他深沉的道：

“姓狄的早已有了心理准备，只要各位有能耐，在下眉头绝不皱一下。”

“灵猴”王昆极为难堪的搔了一下嘴唇，他粗哑的道：

“虽然要取你的命，‘洪威党’还得付出一点代价，但是我们决不吝惜，流至最后一滴血，也非取得你的首级不可。”

狄洵忍住了肉体上一阵阵锥骨刺心的痛楚，他缓缓地道：

“在我们展开另一次的拚斗前，我希望你们把我的小婢交出来。”

王昆摇摇头，阴沉的道：

“咱们生死未定，狄洵你没有资格跟我们谈条件，我们不接受。”

狄洵并不动怒，竟然微微的笑了，他道：

“王昆，你在江湖上还算是块材料，你们所有的手段可以冲着我来，对一位弱女子下手，难道不怕江湖上的人耻笑？”

王昆不为所动，干涩涩的道：

“姓狄的，你现在来跟我们谈什么江湖道义，已经太迟了，只有胜利才是公理。”

狄洵奇异的一笑，道：“对你们这些黑手魅魔，江湖杂碎，唯有武力一途了……”

王昆没有表情的摇摇头，缓慢的道：

“狄洵，我郑重的警告你，如果你敢轻举妄动，那个漂亮的小丫头，不但会活不了，而且……”

他很狡猾的用手抹抹面颊，掩饰他因受伤而略为扭曲的脸，道：

“那个小丫头会死，而且会死得很惨，你知道吗，狄洵？”狄洵往前迈出一步，王昆等人警觉的退了一步，狄洵冷凄的道：

“听着，王昆，我也郑重的警告你，她身上有伤，如果你们因延误时间，致使他伤势恶化的话，‘洪威党’将永远在江湖上消失。”

狄洵这段话说得有气无力，但听起来，却有如千斤巨鼎压住人的胸口。

王昆有些急切的道：

“姓狄的，我说过，你我之间没有条件可谈，你最好……”

狄洵正眼也不瞧对方一眼，冷漠的道：

“王昆，你说的不错，我们不是在谈条件，因为你还不够瞧，我是在警告你！”

王昆满脸涨成紫红，叫着：

“姓狄的，你不要太嚣张，你还有人质在我们手中，你最好束手就缚……”

狄洵嘴角弯了弯，平静的道：

“我再说一次，我将她寄在‘洪威党’，请你们帮她疗伤，过些天，我会再登门拜访带走她，那时她最好毫发未损……”

王昆面孔煞气暴现，尖厉的吼道：

“狄洵，你未免太狂，太不把‘洪威党’放在眼里，天下没有这等便宜的事！”

狄洵干咳了一声，沉沉的道：

“我话已经说完了，希望你们全部记在心上，咱们后会有期了！”

说话中，狄洵已霍然转身，正待离去！

王昆几乎不可察觉的在暗中做了一个手势，于是，在周遭的灰衣大汉早已蓄势待发，此时，齐齐发出一片吼叫，自四面八方不要命的扑了过来，鬼头刀的寒光闪泛生辉。王昆口中同时大叫：

“给我杀！”

狄洵闪电般转了过来，一双炯炯的眸子突地杀光涌现，双手急扬，厉叱道：

“找死！”

随手抛出满天的暗器，“洪威党”众人刚才已见过狄洵厉害的暗器，闻声之下悚然一惊，扑向前的势子猛地一挫，自己人绊倒不少。

王昆本欲冲向前，但他吃过狄洵发出竹片的苦头，见他故技重施，狼牙棒绕空飞舞，身形同时斜斜跃出，如何还敢追赶，但他仍希望自己的所属不要怕死，面孔的肌肉一硬，咬着牙叫道：

“你们快拦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，还想什么？想找死么？”

这些“洪威党”徒进退两难，只得做做样子，极为缓慢的开始移动。

狄洵仰天狂笑一声，双腿一绞倏弹，又有五名党徒哀号着飞摔而去。

紧跟着这五人跌震出去的身体，狄洵已似只展翅的大鸟腾空掠起，在空中略一盘旋，宛如流星闪跃的，快速的飞逝于浓黑之中。

王昆恼羞成怒，对着他的手下暴吼如雷，跺着脚破口大骂道：

“饭桶，死屎，你们这一群死人，这么一大群人连一个也对付不了，你们还吃不吃饭……”

坐在地上的殷本脸上闪过一丝恐怖的狞笑，他两个眼睛直愣愣的注视着狄洵飘然而掠的方向，突然满口鲜血喷溅出来。

王昆心头大震，急忙奔过来，焦急的道：

“老二，你不要紧吧！”

殷本忽地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笑声，他直愣愣的双眼一动不动，嘴角还不断的流着血，他用手指着前方，连一句话也来不及发出，就“扑通”一声仰面倒在地下！

在一旁的大汉一向畏惧殷本，今见他颓然倒地，竟又惶乱得不知所措，惊吼的叫了起来，不停有人骇然尖声大叫着：

“二头目……不成了……二……”

王昆扶起殷本，又急又怒，叫道：

“通通给我闭口……”

顿时，一大群人立即噤若寒蝉，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个！

王昆自己也乱了方寸，摇晃着殷本的躯体，语音有些颤抖道：

“老二……老二……”

殷本从此再也不会回答他了。

殷本双眼几乎突出了眼眶，映浮着死鱼似的晕彩，显然他死得极不甘心，他死不瞑目，如何能瞑目，就这样走了……

王昆冷汗涔涔而下，额上的青筋突突浮跳，像痴了一样愣呆的扶着殷本，不言不动，他的心像被千万双钢针刺痛着。

这短短的一夜，自己的弟兄死伤没数，仿佛已经历过数十个人生了，这每一度的人生，又是何其凄惨，何其匆促啊！……

当他犹不能从殷本的死亡事实中醒来时，他的耳膜又是一震……

那边，又有一小撮“洪威党”的部属，突然惊声大叫着：

“不好了……苗长老也不行了……”

每一个字都宛如一把剑嵌在王昆的心版上，每个字都似是一声旱雷响在他的耳边，现在，他宁愿倒下去的是他自己。

王昆沉重的坐到地上，这一夜的浴血激战，就算再过个十辈子，只怕也忘不了。

有一条人影站在王昆面前，恭声道：

“禀……”

王昆一挥手阻止他再说下去，他已看见远处正有百条人影如飞赶来，他们奔跃得非常急切，而且慌忙，带头的人已渐渐可以看清了……

王昆蜡黄的面孔上浮起一抹凄然带泪的笑，他喃喃自语：

“来了……人来了……只是晚了……他们已经晚了一步了……”

气氛显然太过于悲凉，冷冽的空气中飘浮着血腥，飘浮着残酷，新的仇恨又在众人心中深深的种下了，只怕再也拔不出了……

那百条人影已经奔至王昆面前，为首的是一个面色苍白，看来孤僻而高傲的修长老者，目光一瞥，咬着牙道：

“这……怎么回事……对手呢？”

大家都不吭声，这修长老者恶狠狠的朝每个人瞪了一眼，吼道：

“你们都哑了？说话呀！”

有一个面色青白的汉子站出来，道：

“申大爷，你来的太晚了，狄洵那小子跑了，我们这老者就是原本这座庭院的主人，人称“乌金板”的申一康。

申一康双眼一瞪，怒道：

“为什么让他跑了？不是说好一关一关拦住他，消耗他的体力吗？怎么……”

哼了一声，王昆坐在地上，恨恨的道：

“你自己不长眼睛，不会自己看啊，当然是因为拦不住，否则怎么会让他跑了。”

申一康因与“洪威党”的大龙头是结拜兄弟，所以双方这次才联合，想要一举歼灭彼此的对头，却惹来这一场残酷的血战。

申一康为人相当孤傲，难与人相处，尤其他与大龙头插过香，磕过头，所以他在“洪威党”内极受尊重，他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对人不假辞色，常常不客气的呼来唤去，仗的当然是大龙头的势，这一次对付“回春翁”等人，他俨然是指导者，调派人马，毫不尊重他人，党内的人却敢怒不敢言。

以申一康一人想对付“百会镖局”这么多的高手，是相当棘手的，而“洪威党”大举前来助阵，他却像个缩头乌龟，躲在后面，让别人为他丧命，这一点更令他人不满。

“灵猴”王昆在“洪威党”内的地位亦非常的崇高，连大龙头对他亦客气三分，但是申一康眼中只有大龙头，对他人一向不大理睬，如此血战过后，他方敢出来，而且如此不客气，王昆眼看战友死伤惨重，又见他趾高气扬的样子，如何咽得下气？

王昆人本来就长的矮小，此时坐在地上，天色又暗，地上又躺着许多具尸体，以至于申一康甫一出现时，并没有发现他，气呼呼的怪叫，王昆憋了一肚子气，对申一康当然没有好口气。

申一康一听声音，口气，再望望坐在地上的王昆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反讥道：

“王兄怎么坐在地上，莫非是打的太累了，坐在地上休息呢？”

王昆的脸上涨成一片通红，“呸”了一声，压着嗓子道：

“是啊！咱们以真功夫硬拼当然累了，如果做个缩头乌龟就轻松了……”

申一康吐了口唾沫，怒道：

“王昆，你嘴巴再不干净，老子就不跟你善罢干休。”

王昆哼了一声，戏谑的道：

“你唯一的法宝就是去大龙头面前告状，现在就去啊！哼！”

申一康气得浑身发抖，但见因他的调教，“洪威党”死伤如此惨重，他不禁矮了一截，所以没有再出口反讥，却小着声音嘀咕：

“明明是个矮不隆咚的窝囊废，还他妈的充做大英雄

王昆懒得再跟他争辩，一挥手，立刻有两名汉子扶起他，理也不理的，率领着他的属下转身就走，申一康气得咬牙切齿。

看王昆等人走远，恨声道：

“王矮子，咱们走着瞧！”

在他身旁的都是“洪威党”的人，见他骂自己的领导之一，个个脸上露出极为不满的神色，但没有一个人吭声。

申一康恨得重重哼了一声，吼道：

“你们都是死人啊？不会把地面这些死猪，统统埋了……”

大家无可奈何，虽然他不是头儿，却是头儿的结拜兄弟，只好心不甘，情不愿的，懒洋洋的走开，为死去的弟兄们准备善后。

申一康被王昆抢白了一顿，心中越想越气，不服气的道：

“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！”

说完，转头就走，许多人还在背后扮鬼脸，吐舌头，有的还吐了口唾沫，表示他们心里的不悦。

这些人很迅速的抬走地上的尸体，还有几位尚有一口气在，他们也忙着救护，看了这么多凶死的人，心里难免嘀咕，其中有一个长的非常肥壮，一口锐利大钢牙，慢慢的道：

“妈的，准是犯了冲，无缘无故的，跑了大老远，赶来这里送死！”

另一个比他稍瘦一点，但比他高，所以看起来更威武，接口道：

“就是说啊，莫名其妙，又没有生意买卖，死的不都是白死，真冤啊！”

另一个个子就小了许多，看起来很严肃，他尖酸苛薄的道：

“你们看着别人死，说起话来，倒轻松得很？上面的话谁敢不听，你们罗嗦个什么！”

第二个开口的那位，气呼呼的又道：

“怪了，老子自己爱说两句话，碍着你什么屁事了，我操你的妹子……”

这个瘦子脸红一阵白一阵，吐了口唾沫，重重的跺了地一下，怒道：

“妈的，你嘴巴现在吐着什么鸟话，小心老子砸烂了你的狗嘴！”

站在他们附近有一个年纪较大，说话也有份量些，喝了一声，骂道：

“他奶奶的，你们有完没完？吵什么？前面的弟兄躺下了一大片，还有等我们救的，你们不动手，动脚，光动嘴皮子，有个屁用！”

这人可能是个小头目，果然，大家不敢再出声，默默的工作着……

那一边——有一个满脸麻子的，低声的对他身边的兄弟道：“还好，咱们头儿逮了他们一个小娃儿，否则今天败得可真惨……”

他旁边这个竹竿身材的人，回答他道：

“也不能说咱们输，可以说是两败俱伤，对方人也死的差不多了。”

麻脸的打着哈欠道：

“说实在的，捉那个小妞儿有什么用，还不是把那个大煞手再引来一次……”

竹竿身材的人伸了个懒腰，困困的道：

“对呀！那个叫狄洵的小子，武功简直吓死人，他会不会再来救那个女娃儿？”

又有一个粗哑嗓子的加入谈话，道：

“一定会，那个女娃儿，听说长得很漂亮，年纪轻轻的，出落的像个小美人儿……”

接下来有几个不怀好意的邪恶笑声响起，又有一个道：“这女娃儿现在被关在哪里？”

麻脸的很神气的道：

“这个你们大概都不知道，她就被关在院子的最后一间……”

有一个人很不相信的反驳他，道：

“算了吧！你就是谎话太多了，才会一脸的麻子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少吹牛了！”

麻脸的下巴一伸，怒道：

“我当然知道，信不信由你们，他妈的，说我吹牛？哼！”

这里拚斗的时间并不算很久，所以场面不算太紊乱，“洪威党”徒七手八脚的，很快的，这里渐渐的恢复了平静……”

谁也没有发现在此附近，有一个人隐伏于此，一头受伤的猛虎——

原来狄洵一直留在附近——

狄洵当时虽然掠走，但因还有小郁在敌人手上，所以他放心不下，又偷偷的潜回，想打听一下，以便把小郁一块儿带走。

狄洵一直隐身在一颗树上，伤处他也给自己草草的包扎好了，身上的伤口痛得刺入了骨，但他仍打起精神注意四周的动静。

申一康及王昆争吵的声音他全听见，而这些大汉的话他也没有遗落，即使得到的消息，不完全正确，但也不没收获。

天渐渐亮，清晨的空气冷冽而新鲜，有一层薄薄的晓雾浮沉在远近，迷蒙蒙的，似一片多情的叹息，为这场参与血战的人。

狄洵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会，殷红的血把他的白袍染得一片黯紫色的痂浆，他不知道接下来，会不会再有血战等着他……

他静静的伏着，四周终于静了下来，没有说话的声音，没有脚步的声音，甚至连鸟儿的鸣叫，和虫儿的唧吱声也听不见了，或许全都吓跑了，是这么静，静的有些不大自然。

狄洵咬咬牙，轻轻俯跃下来，脚步有些踉跄，他憋着一口气小心的向前移动。

他已断定这附近暂时没有敌人了，但是，他仍然非常谨慎的移动脚步，向这排房子的后面行去。

他知道敌人只是在做着短暂的休息，他必须争取这么一点时间，他已发挥出最大的以寡敌众的精神，他不宜再动真力了。

走着，狄洵一面思潮汹涌，记挂着小郁的安危，但愿她的伤不至于有什么大碍，也希望“洪威党”的人以礼相待，别折辱于她。

当然，他也惦念“回春翁”等人，是否平安的逃出去，想不到“百会镖局”在这一次战役中全毁了，曹正鹿受的打击一定不小。

清晨的空气里浮溢刺鼻的血腥味，这气味是这般怪异，却又这么令人心悸。

他已潜伏到了庭院的后面了，有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狄洵悚然惊悟，他急忙往一棵树后隐身……

他将面颊贴着瘰疬的树皮，冰凉凉的，狄洵凝眸往前探视，有两名灰衣大汉持着一式的“两刃斧”，在一间房门前巡视。

这二个人不十分在意，在附近巡逡了几次，看得出他们的表情在憎恶中还透着几分不耐烦，他们只是在应付公事，做个样儿。

这个时候，谁也会以为大战已经过去了，生还者就是胜利者，有谁会相信此时竟然还有人在暗处活动，企图救回人质呢？

要对付这两个人太容易了，只要狄洵稍有口气在，对付他们就不成问题了。

其中一个汉子掂了掂手上的两刃斧，“呸”了一声，骂道：

“死的死，活的都去休息了，他妈的个屁，就咱俩个倒楣，还当什么差？”

另一个也晃晃两刃斧，恨恨的道：

“谁不是说，他奶奶的，连那个大黑头都睡觉去了，就……”
说到这里，他发现了有如一个幽灵，不，有如一个厉鬼般的狄洵……

第十五章

这名吓得手脚发软，怪叫了一声，手上的两刃斧也“当啷”的掉了下来。

另一个大汉出其不意，一见同伴如此，面色也一下子发了青，他急忙转头一看，两刃斧亦“当啷”掉了下来，骇得心腔“扑通、扑通”的跳，慌忙拉着同伴退出去两三步！狄洵面无表情，步履有些蹒跚的行进，他抬起眼睛看着面前这两个呆若木鸡般的大活人，神色沉重的凝视两人！两名灰衣大汉瞪着眼，张着嘴，不知所措的与狄洵对望着……

好一阵子——

其中一个身体才震了震，嗓子有些发沙，仍逞强的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狄……狄洵？”

狄洵眉梢子瞟了一眼，平静的道：

“既然你们认识在下，也省在下再多费口舌，自我介绍。”

另一名大汉嘴角抽搐了一下，艰涩的道：

“你……你又……回来干……什么……难道……你不怕……死吗？”

狄洵笑了笑，道：

“朋友，我要是怕了，我还会回来吗？大概你们怕了吧！”

两人双双退后一步，急忙捡起地下的两刃斧，一名壮着胆子大叫：

“你……你好大……的胆，赶快……束手就缚……咱们狄洵望望着他，低沉的道：

“如果你是在威胁，那是找错了对象，我问你们几句话，最好别弄玄机，嗯？”

两名大汉不禁一愣，打了个冷颤，其中一个色厉内荏的怪叫道：

“你……想活命就快走，咱们兄弟不为难你，你要……”

狄洵朝这两名灰衣大汉古怪的一笑，摸摸身上的痛处，道：

“朋友，你的嗓门最好放低一点，否则你们跟躺在地上的兄弟不会有两样。”

两人互对望了一眼，觉得狄洵说的有理，一人抖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要问什么？”

狄洵抿抿嘴，疲乏的笑笑，道：

“你们捉的姑娘现在人在哪里？”

两人本想回答，但一见狄洵身上的创伤，于是，两人胆量一大，慢慢的朝上靠了过来，个头较大的，对狄洵恶狠狠的道：

“你只剩下一口气了，还敢在两位大爷面前大声嚷嚷……”

狄洵淡淡的一笑，摇摇头道：

“连你们的头目，长老都不是对手了，你们能成什么气候？”

两名大汉一使眼色，正待突起发难——

狄洵倏然抖手，那柄长扇“呼”的反弹出去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三丈之外，有一株小柏树应声齐腰而断，那柄长扇滴溜溜的旋转而回，狄洵右手一伸，仿佛具有灵性，认得主人，又那么恰到好处的回到了他的手上！

以纸扇为武器，而且如此锋利，狄洵这一手卓绝的武功显露，两名大汉一哆嗦，“噤噤噤”连退三步眼睛一下全发了直！

片刻后，狄洵沉沉的道：

“只要我的目标稍一改变，你们两个还能好好的站在那里发呆吗？”

这两位仁兄吓得几乎屎尿齐流，半晌开不了口。

狄洵静静的望着眼前这两个几乎魂飞魄散的敌人，缓慢的道：

“不要浪费时间，在我还有一点耐性时，你们最好小心保住自己的小命！”

顿了顿，他又加上一句：

“当然，你们如果活够了，那就另当别论！”

两名大汉手足无措的呆在那里，豆粒似的汗珠顺额而下，嘴唇蠕动着，却发不出话来！

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已经活够了，他们不想和那棵树同样命运，方才那棵柏树被凌空斩断的情形，使他们连拔腿的力量也没有了。

狄洵混身斑斑的血迹，披散的长发，利刃似的目光，那形容，真是狠毒极了！

他的面色一下子寒了下来，有如一层严霜浮布，却十分暴烈的道：

“快说！”

两个人惴惴的互瞧着，嘴巴蠕动了几下，一副欲言又止之状，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看来我只要留下一位，他可能就会听话一点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”字尚在狄洵的舌尖上留着一丝尾音，两名灰大汉已齐齐一抖索，争先恐后，口沫溅飞的惶然大叫：

“在后面那一间……那……那一间……”

两人一齐用手指指着一间位在后面，位置比较偏僻的房子。

狄洵血污斑斑的面孔上有一股令人颤抖的冷气，他没有表情的笑了笑，道：

“谢谢你们，你们很听话！”

两名灰衣大汉噤着，神色极为尴尬，较高的那个汉子似是横了心，咬着牙道：“你最好别不自量力，即使你救了那位姑娘，你也一样冲不出去的。”

一双眼睛煞气毕露的盯向那较高的汉子，狄洵淡漠的道：

“你真以为你们真的拦得了我？”

他把目光转向较矮的汉子，他道：

“你们大龙头及申一康住在哪里？”

那较矮的被狄洵目光盯着，不自觉的感到后颈窝有些发凉，他畏缩的退了一步，祈援似的看着他的同伴，那个头大的汉子嘴巴动了动，他也不敢回答。

狄洵冷冷的道：

“你们浪费了我不少时间，朋友，我好像快失去耐性了。”

矮个子的苦着脸，硬起头皮，嗓子干涩的道：“大龙头他……他住在前面院子的左边厢房里，申……一康住在他的隔壁。”

狄洵嘴角撇了撇，道：

“好，我的问题就这两个！”

两人顿时如释重荷，急切的齐声道：

“那我们可以走了？”

狄洵笑了笑，道：

“你们都是识时务的英雄。”

两人暗里大大吁了口气，紧张的形色也松缓了下来，他们互相望着，两

人都是一脸活命后的侥幸与尴尬，不好意思马上离开。

狄洵略一沉吟，道：

“如果两位走了，在下的行动可能会有些麻烦，只好委屈两位了……”

两人互相觑视了一眼，那一眼中，写满了无告的窘迫，忐忑不安。

狄洵微微一揖，笑道：

“得罪了！”

话声中，两个人都觉得腰处突然一麻，几乎在同一时间里软软倒向地下。

狄洵再一抱拳，道：

“在下只是点了两位软麻穴，一个时辰之后自然解开，请稍忍片刻。”

狄洵一步一步艰辛的离去，他走路的样子是如此蹒跚，如此沉重，又是如此疲困与虚脱，好像只要轻轻一推便可以将他推退！

两个人躺在地上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却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得看着他走了。

狄洵知道时间不多，不能再犹豫，咬着牙，他忍受着身上火炙一般的痛楚，勉强尽力走着，小郁就在里面等着他前去抢救呢！

他不再多做耽搁，奋力推开门，他自己体力消耗过巨，他也是肉做的，不是生铁铸的，他不愿意再有敌人来阻拦。

他安安静静的启开门，还好，四周没有个人影，一场连着一场的杀伐，此刻还有谁有精力再付出呢？但他仍必须靠运气。

房间里面，是一间黝黯的房间，有一盏晕黄的桐油灯放在桌上，但是天已微亮了，而这个房间的采光并不好，所以才显得阴暗。

房间的角落有一张还不算太坏的大床，在床上面有一个孱弱憔悴的人影——小郁。

狄洵痉挛了一下，他强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，勉强镇静的道：

“小郁，我来了，你……”

小郁全身一惊，抽搐了一下，似突地自一个噩梦中惊醒，语声存着过分惊喜后的颤抖：

“少爷……是你……”

小郁的伤已被治疗过，还好她没有受到什么折磨，狄洵心下好过些，见她形容异常的狼狈与憔悴，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凄恻与无告。

狄洵温柔的拍拍小郁，低沉的道：

“没事了，来，我背你，我们快点离开！”

小郁望着他，目光里，有着过度的劳累与疲乏，迟疑的道：

“少爷，你……身上的伤……”

狄洵一言不发，背起了小郁，行出门外，他瞥一下地下躺着的两名灰衣大汉，左右打量着四周，边淡漠的道：

“算他们聪明，如果他们敢再伤了你，我会双价索回血债的。”

小郁在他背后，平静的道：

“还好，他们还给我换了药……”

狄洵血污斑斑的脸上平板而冷酷，他低沉的道：“功过相抵！”

四周静悄悄的，像是一干虫鸟也被夜来的拚斗所吓窒了，死气沉沉的，没有个人影马迹。

在那一边——

已隐隐传来喧腾的人语声，还夹着不断的惊呼大叫……

小郁喘了口气，慌张的道：

“少爷……他们来了……”

狄洵紧了紧背着小郁的左臂，缓缓的道：

“放心，我们出得去！”

一阵隐约、沉闷的杂沓之声远远传来。

小郁在狄洵背后，声音幽渺轻细得只有狄洵一个人听得见：

“少爷……还是你一个人走吧！”

狄洵全身猛的抽搐了一下，他微微仰头，却异常平静的道：

“小郁，我会尽力带你出去，不管如何，我们决不留在这里。”

刹时，在他们四周出现了数十名大汉，为首的是个大胡子的粗汉。

他们兵刃的光芒闪浮着寒光，再衬着那一张张冷漠生硬的面孔，越显气氛僵酷而沉重了，死亡的僵酷，沉重的阴森。

大胡子一双眼睛冷得带森，脸上毫无表情，他死死的盯着狄洵，不带一丁点人味。

小郁急剧的抖索着，面色灰白，四肢痉挛，她恐惧极了，她怕拖累狄洵。

大胡子咽了口唾沫，眉梢子动了一下，阴沉的开了口：“姓狄的，想不到你还敢回来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！”

狄洵四周看看，平静的道：

“你们实在不应该出现，对你们不会有好处的，朋友！”大胡子冷冷一笑，道：

“姓狄的，你已离死不远，何必逞强呢？”

抿抿嘴，狄洵低沉的道：

“狄洵既然敢再来，岂会怕了你们？依在下以前的惯例，我流一滴血，一定要叫对方流千百倍以上，以做偿还。”大胡子的鼻孔一张，他压制着愤怒，恨恨的道：“你不必太狂妄，姓狄的，‘洪威党’不是你撒野的对像。”

狄洵吸了一口气，他感到一阵隐隐的晕眩，胸口也有些昏闷。

他用力摔摔头，那阵阵的，像一波波的浪涛似的昏晕感更严重了，嗓音已变得有些沙哑：

“朋友，你最好让路！”

大胡子冷森的一笑，重重的道：

“那只得凭个人的本事了。”

狄洵淡淡闲闲的一笑，一步一步，慢吞吞的往外围走了过去。

大胡子哼了哼，蓦地一挥手，两旁的灰衣大汉闪电般往两侧跃开，把狄洵困在中心。

在对方还未有行动之前，一条淡淡的白影箭似的飞起如箭般的射出重围。

没有看清他是如何动作的，两名灰衣大汉已狂号着摔出三丈之外。

狄洵又感到眼前一黑，他听风辨位，电光石火般的移位，闪挪着躲过了大胡子的攻击，大肘在他的猝退中捣向一名大汉。

体内那股疲乏与晕眩的感觉越来越重了，像是一个无形的魔手紧紧抓着他的心脏。

似一道流泻，他纵飞着闪开了一连串的狠辣攻击，在漫天的掌影旋舞里，身形已倏而掠出六丈，但他觉得有些沉重迟滞！

大胡子大吼连连的追上，怒骂道：

“是好汉，咱们就拚个生死！”

狄洵一言不发，强制提住一口气，在这股真气的流循环荡里，他似一缕被狂风吹拂的轻烟，那么快捷的飞掠而去，去得无影无踪。

片刻间，他已速起速落，离开了申一康那幢偌大的庄院。

黄豆大的汗珠自额际、鬓角、鼻洼溢出，他强闭着呼吸不敢喘息，他知道，只要一喘，他体内的力道就要消散了。

口腔里又苦又涩，喉头干得似是有一团火在烧，他用力眨着眼，看出去，什么东西都是花眩眩的，仿佛有一层蒙蒙的雾。

背后的小郁声音细得如蚊虫在叫：

“少爷……我能走……我下来自己走……”

她一开口说话，狄洵才感觉小郁的体重，像是突然增加了不少。

他背着小郁，软绵绵的，她知道小郁的伤不轻，不可能自己走，不过是体恤自己罢了。

他不能说话，空着的左手拭去汗水，觉得自己心跳加快，内外衣衫也被汗水湿透了，黏腻腻的，贴在身上似糊着一层皮。

他艰涩的吞了口唾沫，脚下加上一把劲，却像同时也加上了两串铁锤，是如此沉重，如此困滞，宛如被地面吸着。

为避免“洪威党”的人追来，他只管拣荒芜的庄稼地里行走，地面凸凹不平，加上背上一人的重量，压得他背直不起。

再抹一把额头的汗水，立在原地，休憩了一会，他吃力的往前行去。

他不知道“回春翁”等人朝哪一个方向逃去，别跟他们叉了方向才好。

这样没有目标的走，路像是永远也走不完，那么漫长，那么遥远。

又紧了紧背着的小郁，狄洵拖着重有万钧的脚步，吃力的一步一步移动着。

他只得凭运气，朝着前面一片陵脊走去，陵脊后面，可见隐隐的杂草丛生，是个可藏身的地方，但愿“回春翁”他们也发现到。

狄洵弓着身，过了好久，他终于吁了口气，他已上了陵脊，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。

他吃力的坐了下来，放下小郁，此时他才仔细看看小郁的伤势，只见好逢乱的长发散披向下，动也不动，已经晕了过去。

小郁闭着眼，嘴唇苍白得吓人，狄洵激动的叫了声：

“小郁……”

他下面的话还没来得及出口，杂草里“唰啦”响了一声，一条高大的人影自斜刺里猛扑上来，连吭也不吭，一柄大刀直砍他的脑袋。

狄洵的身形本能的倏然半侧，右手一抖猝截，“当”的一声撞击声里，他的长扇已像蛇信一样，伸缩之下指住了那人的胸膛，他又以身躯护住了小郁。

狄洵抬头一看，忙着喊：

“兄弟，是自家人啊！”

那偷袭者原来是“百会镖局”唯一的生还者，看见狄洵，急收回大刀，臊得他脸红脖子粗，窘迫十分的嗫嚅道：“狄大侠，你……草木皆兵……所以……”

手腕一挫，狄洵身上的创伤痛得他直咬牙，喘了口气，道：

“他们人呢？”

这大汉朝里一指，呐呐的道：

“我们突围，也不知道上哪里去等狄大侠，大半夜见不着，大家都急死了……”

狄洵点点头，道：

“帮我扶了这位小朋友吧……”

那汉子慌忙扶起小郁，三人躬着身，分开浓密的杂草往里走，进去丈把远，见“回春翁”、曹正鹿、小雯坐在地上，神情很疲困。

“回春翁”一听声音，忙睁开眼睛，看见狄洵，拉开他沙哑的嗓门道；

“老弟，你回来了，急煞老哥哥我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的脸孔此刻显然憔悴不堪，灰白泛着铁青，眼眶微微的潮湿。狄洵缓缓的走过去，拍拍他的肩头，孱弱的道：“翁兄，在下不是回来了。”

小雯那张如花似玉的脸孔上，展现着一片焦急欣喜的神情，抽噎着道：

“少爷……小雯以为……”

眼泪一串串的掉了下来，哭的像个泪人儿。

狄洵咬着牙，语声坚定的道：

“小雯，我回来了，你怎么反而哭，我不是好好的……”

曹正鹿平素不甚明显的皱纹，现在看去却这般深刻与密集，宛如就这一夜已使他苍老了三十年，他低低地道：“连累你了，狄兄！”

狄洵睁开了一只半闭着的眼睛，他缓沉地道：“士为知己者死，总镖头千万别再说。”

“回春翁”这才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道：

“老弟，你的伤很重，我得先帮你治好再说。”狄洵垂下眼帘，悠然道：

“我还挺得住，倒是小郁，差点要了她的小命，翁兄你先看看。”

“回春翁”撕开一块白布为小郁裹伤，心痛的道：“可怜小丫头，这一刀如果偏一些，说不定会要了她的小命，总算是福星高照。”

点点头，狄洵道：

“小雯，你来照顾她！”

“回春翁”用一块净布为狄洵擦拭污血，大鼻子抽动了一下，道：

“老弟，我真服了你了，看你这一身伤，要是别人三条命也不够看，你还背个人，走了这么一大段路，我有时真怀疑，你是不是人。”

闲散的一笑，狄洵故意道：

“我是个魔鬼不是人，你最好小心一点。”

“回春翁”再撕开一块白布为狄洵包扎伤口，翻着眼皮子叫：

“认识你这种魔鬼，值得！”

曹正鹿萎顿得像个大病未愈的痨汉，神情颓唐，叹气道：

“任务未完，‘百会镖局’的弟兄全军覆没，还有‘三义门’的朋友，叫在下如何跟他们交待，还得护送……”“回春翁”侧过脸瞪了曹正鹿一眼，嗓子哑生生的道：“放心，老夫死不了的。”

狄洵沉默了一会，低沉的道：

“总镖头，陶兄及范兄呢？”

曹正鹿又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混战中，我也没有留意，只怕是凶多吉少，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。”

狄洵咬咬下唇，道：

“生死自有天命，或许他们也已逃出去也说不定，总镖头不须太过忧虑。”

曹正鹿怔了片刻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又哀切而伤感的道：

“只怕难了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沉重的道：

“老弟，现在咱们怎么办？”

狄洵淡淡地道：

“依在下的看法，‘洪威党’这次受创极大，他们大约无心再追击我们，我们就此赶路，别再理会他们，一路小心些即可。”

“回春翁”怔怔的望着狄洵，好一阵子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小老弟，说真的，想想我还真咽不下这口气，他妈的！”曹正鹿两眼一翻，愤怒的道：

“难道我那些弟兄就这么白白丧命了吗？他们要付出代价。”

狄洵淡漠的笑笑，道：

“总镖头，事有轻重缓急，我们当今第一要务，是保护翁兄平安到达‘青藏派’，这些债以后再算，千万别误了时间。”

曹正鹿一咬牙，恨恨的道：

“可是在下咽不下这口气……”

狄洵又淡淡的一笑，道：

“别说我们了，就是‘洪威党’及申一康，只怕他们也不会就此罢休，往后即使我们不找他们，他们也会找上来，这笔帐暂且记着。”

曹正鹿戚然道：

“狄兄说的是，目前也只有这样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恨得重重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等我治好了老朋友的病之后，看我不回来把他们的骨头一个个拆掉。”

狄洵笑了笑，淡淡的道：

“咱们先在此歇息，然后再下山找个住的地方，换件衣衫，即刻赶路。”

“回春翁”颌首道：

“只是老弟你的伤……”

狄洵抿抿嘴，道：

“放心，在下挨得住，咱们只要离开‘矽风谷’，或许‘洪威党’的人就不会追上来了。”

各人坐在地上，小郁也醒了，不过疲乏些，大致已无碍了。

狄洵仰望天空，零零落落有几片白云，有些单调，有些空洞，更有些无可言喻的寂寞凉凄。

四周的杂草在北风里摇晃抖索，发出阵阵枯涩的挤轧之声，一簇簇，一丛丛的，总是像染了那么几分无奈的凄切与冷清，草端随风摆动着，似在诉说人世间的坎坷与苦痛……

曹正鹿心思重重的休息，他的嘴唇焦裂的翻着燥皮，连那双眼也灰涩涩的夹着一层苦郁，他与狄洵并肩坐在一块，越发显得他的衰老。

“回春翁”心中只是念着老友，不知他如何了，这一路上可别再担搁了。

各人各想着自己的心事……

良久……

狄洵懒懒的收回目光，一笑道：

“各位，我们可以启程了吧！”

“回春翁”睁大着眼，有些迷惘的瞧着狄洵，关切道：“老弟，你是铁打的，还是钢铸的？我们都还好，你……”

狄洵洒然一笑道：

“在下对自己很了解，死不了的，咱们越快离开越好，没一个是完好的，再碰到对手可不是件好玩的事，是不是翁兄？”

“回春翁”摇摇头，凝重的道：

“如果你真的能走，当然最好，但是千万别逞强，这可是玩命的！”

狄洵笑了笑，淡淡的道：

“翁兄果然是神医，多亏了你的药，否则在下还真站不起来呢！”

狄洵此言一出，不由把“回春翁”逗得得意的笑了，方才的沉闷气闷也因此而扫除大半。

曹正鹿仍满怀心酸，两眼中无可抑止的浮起了一层泪光，忧伤的道：

“此行仰仗狄兄的地方还很多，狄兄你千万得好好保重才是！”

点点头，狄洵道：

“多谢总镖头的关切，狄某不会有事的，我们慢慢走吧！”

六个人分开了杂草，缓缓行了出来，他们在荒野走着，十二只眼睛却小心翼翼的随时注意周遭的动静，这里可能还在“洪威党”的监督之内。

各人走着，走着，道路蜿蜒在左侧远处，隐迷于灰苍苍的大地尽头，没有人影马迹，静寂如死，倍增各人心头沉闷的感受。

两座山夹着一片小小的树林，一条水绕着林侧蜿蜒流出，干干净净的小路几条，这里看来实实在在是个好地方，不知叫什么名字。

“百会镖局”那名兄弟道：

“总镖头，咱们到哪儿歇去？”

曹正鹿沉吟了一会，道：

“这里我也不熟，依地理位置来说，可能已经不属于‘矽风谷’了，咱们再往前走走，过了这片林子，或许有集镇之类的。”

有些困乏的吁了口气，狄洵道：

“不知尚有多远方有住宿的客栈？”

曹正鹿往前面张望了一阵，心里略为琢磨了一下，道：“再过十里应该会有市集。”

十里地又是何其难熬，听在狄洵耳中沉甸甸的，一口气挺着的他，便是再艰辛，再难熬，也只好忍痛走下去了……

他吃力的走着，犹不时回头，和蔼的对小郁小雯两人道：

“再走一会儿，我们就可以休息了。”

终于——

他们走了约十五里路，他们找到了一家客栈，很简陋，但很宁静的地方，他们六人好好吃了一顿，也睡了个舒适的觉。

这里空气鲜美，隐约的高山，几缕云，一片梅林，再加上医术精娴的“回春翁”，狄洵等人的大小伤势痊愈得很快，已能行动如常了。

狄洵喜欢悠闲的坐着，双目迷蒙的眺望着远山，欣赏那股迷幻的美，令人心神儿都在不自觉的微带着几分醉意，他又想起山上的小木屋，只是如今，连个影儿也没迹可寻了。

狄洵已换了一袭新的白袍，白的柔和而尔雅，有闪闪的丝光，衬得他越

发唇红齿白，加上他原本具有的书卷气质，使他看起来俊俏飘逸得似神仙中人，不染一丁点人间俗尘。

缓缓的，“回春翁”负手自里面行，看到狄洵，他口气温沉地道：

“老弟，今天觉得如何？”

狄洵淡淡一笑，平静的道：

“好多了，翁兄的医术令人敬佩！”

“回春翁”哈哈一笑，走过来与狄洵并肩坐下，颌首道：

“老弟，不是老哥哥我夸你，你的体质异于常人，你这一身的伤要换了别人，即使有我医治，少说也要个把月，你才三天，竟已痊愈……”

狄洵站起身，道：

“要不是你，咱们这几个人只怕还有苦头吃呢！”“回春翁”忽然沉默下来，一双眼睛也蒙上了淡淡的愁郁，他遥注着远山，若有所思的轻啜了一声，不再说话了。狄洵知道他的心意，扯了白袍的前襟，道：

“翁兄，你是惦挂着青灵居士的病情？”

“回春翁”苦笑了一下，道：

“是的，老朋友相隔千里，又知他病重，却一路上频遭阻拦，真怕……”

顿了顿，“回春翁”又道：

“他心里一定也急着要见我。”

狄洵洒脱的一抛衣袖，道：

“翁兄心情在下能够体会，救人如救火，咱们即刻动身！”

怔了怔，“回春翁”有些不安的道：

“老弟你元气未复，怎好再奔波赶路，我看……不差一天，明天再行。”

狄洵胸有成竹的一笑，道：

“此去‘青藏派’，不过几百里路吧！千万不可因在下而担搁了。”

狄洵唤出小雯，要她通知众人，马上准备动身，小郁的伤大致痊愈，精神萎靡些，所以侍奉狄洵的事，完全由小雯一人负责。

曹正鹿严肃的道：

“狄兄，我等受的都是皮肉之伤，而你的伤势如此沉重，不宜……”

白袍一摆，丝光闪闪，狄洵旋飞而出，人在空中，笑声摇曳而起：

“你们追得上在下再说吧！”

由于他的动作与冲动太快，看起来就宛如一溜淡淡的白色烟雾，眨眼之间已飘出了十丈之外。

曹正鹿赞叹的颌首道：

“好俊的身法！”

小郁、小雯不敢怠慢，迅速的追随狄洵的背影而去。“回春翁”三人在后头，亦展开轻功，急追前面三人而行。

狄洵提着一口精纯而蓬勃的真气，那么轻巧而又快捷无匹的奔掠飞驰着，于是，后面的五个人便被抛下了……狄洵奔跃中的速度骇人听闻，只见淡淡的一条影子凌虚而过，而那条影子却已到了目力所及之外，惊鸿一瞥，惊鸣已渺。

逐渐的，远远的，前面一片梅树林已映入视线，不知此处是何地名……

狄洵双臂一张，身形拔空而起，在空中一个美妙的转折，人已斜斜落到了十丈之外。

一口气在四肢百骸中呼呼流转，俊美的面庞上没有一丝吃力喘迫的表

情，他脚尖沾地，方待再起，一个清朗的喝采声突地传来：

“好身法！”

“唰”的一声，狄洵待身形就地猝旋，目光瞥处，远方，已看见一个六旬左右，文士打扮的俊雅人物在向自己凝望。此人精神矍铄，体魄强健，鹤发童颜，长成一副长寿之相。

他一身蓝色软缎子夹袍，目如星，眉入鬓，方嘴隆鼻，一副堂皇威武貌！

狄洵停住了去势，双目以他惯有的淡漠神情注视着突然出现的怪客。

那人向前走了几步，冷冷的看了狄洵一眼，大咧咧的道：

“不过二十九岁的年轻人，能有此修为，的确不容易。”狄洵感觉此人相当狂妄，是他出声才拦住了狄洵，可是他的态度却极为高傲，有一丝疑惑自狄洵心头掠过，他道：

“陌路之上，相见有如不见，多谢兄台夸奖，在下告辞！”那人神色一沉，冷冷的道：

“不报个万儿就走？不怕对老夫太失礼了？”

狄洵眉梢子一扬，表面上却仍然平静如恒的回答他道：“荒野枯林之外，阁下拦路搭讪，问名攀姓所为何来？”那人阴沉的瞧着狄洵，语声冷厉的道：

“大胆！‘九幽郎君’面前有你小猖狂余地吗？”

“九幽郎君”四个字甫始进入狄洵耳中，便仿佛有四记沉雷响了四下，狄洵惊异的道：

“‘九幽郎君’朱剑魂？”

带着三分轻蔑意味的一笑，朱剑魂斜睨了一侧的狄洵一眼，低沉的道：

“不错！”

狄洵注视着朱剑魂良久，悠然道：

“久仰大名，今日得之一见，万幸！”

朱剑魂闻言之下轻蔑的笑了起来，之后随即萧煞的道：“你是谁，敢对老夫这种态度？”

半侧过身，狄洵悠悠的道：

“在下姓狄，名洵，有些朋友称我‘降魔’，请多赐教！”朱剑魂入鬓的眉毛一皱，低低地道：

“你就是‘降魔’狄洵？”

第十六章

点点头，狄洵道：

“正是在下！”

两人心里都存有一份戒心，“九幽郎君”朱剑魂盛名早扬，白水黑山之间，凡是道上朋友无不让他三分，他俨然是黑道上的总魁！

由于朱剑魂成名极早，久而久之，难免造成他目中无人的个性，而且他心之狠、之辣，恐怕无人能及，据说他从不给对手一见全尸，都是血肉模糊，开肠破肚，或者脑浆四溢！

提起他的大名，只要在道上混过的，没有一个不蹙起眉头，心惊胆跳的！

狄洵则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，无人出其右，非但相貌英俊朗润，自然流露着一片无可言喻的恂恂儒雅之气，不管在任何时候，他的神色永远镇定，一副泰山崩于前，而色不变的雍容气度，如此胸襟，诚属不易！

如此两位江湖上杰出难得的人才，在心理上难免有较斗之意，谁也不服谁，但也都为对方的气韵超脱而暗地折服。

以朱剑魂在江湖上的声威，他以为只要听到他的名号的，俱应肃然起敬，不料眼前此人，不过客套的表示一下意思，叫他甚为不悦。

朱剑魂心头冒火，但他又强忍了下去，道：

“听说你很狂傲？”

狄洵不禁呆了一下，依旧缓和的笑道：

“不敢，比起阁下，在下这么一点道行，焉敢狂傲？”朱剑魂算鼻腔里冷冷一哼，尖刻的道：

“你最好心口如一，咱们之间或许可以和平解决，免动干戈！”

狄洵暗吃一惊，低沉的道：

“在下有什么地方得罪了？”

朱剑魂面色一沉，冷冷的道：

“得罪？谅你也不够看！”

这位玩世不恭，飘逸脱尘的狄洵，轻淡淡的笑了笑，尔雅的道：

“狄洵年幼，学浅才疏，有数言奉告，若有顶撞干犯之处，尚祈莫予见怪……”

顿了顿，狄洵又道：

“武林中少有穷一世之间仍能屹立如固的英雄，阁下在江湖上名震遐迩，尚且须自我珍惜，江湖风云变化莫测……”

不待狄洵将话说完，朱剑魂已剑眉倒竖，满面寒霜的道：

“你在教训我？”

狄洵淡淡的一笑，道：

“在下年轻识浅，自是难与阁下相提并论，贸然奉言相谏，还请见谅！”

朱剑魂神色更冷，怒道：

“江湖中人传言你很骄傲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，只是你找错了对象！”

狄洵坦然一晒道：

“在下本性如此，不需要选对象！”

朱剑魂心头的怒火突然暴升，他红了眼，大叫道：“姓狄的，你大概没有见识过厉害吧！”

狄洵实在不愿跟他多起争执，道：

“在下另有要事，办完之后，定当专程至‘独渺洞’拜访阁下！”

朱剑魂厉声吼道：

“不必了，现在咱们就把事情解决了，拿来！”狄洵知道他指的是什么，但他故意装迷糊，缓缓的道：“在下欠了你银子？还是……”

朱剑魂额上青筋暴起，他暴厉的道：

“姓狄的，你少在老子面前装蒜，‘彩虹珍珠剑’快拿来！”

狄洵背负双手，双眉一挑，笑道：

“原来你已经知道这把剑在我手上，只是你尚未告诉在下，朱固尊他是为何而死的。”

朱剑魂上上下下朝狄洵打量了一阵，皮笑肉不笑的道：“你在江湖上也有个名儿，老夫却是横行四海，从不相扰，这次也希望你不要自找麻烦。”

狄洵冷冷一笑，道：

“如果在下如此容易把‘彩虹珍珠剑’交给你，你不觉得太便宜了？”

朱剑魂气得一张面孔通红，满头银发倒竖，目注对方，道：

“那剑本就是老夫之物，落入朱固尊手中，老夫不过是讨回已物，你竟敢对老夫挑衅，哼，你大概活腻了。”狄洵满不在乎的一笑，道：

“如果你能说出此剑的来龙去脉，在下自然双手奉还！”朱剑魂闻言之下，眼珠子斜吊了一下，狠狠的“呸”了一声，吼道：

“老夫知道的为什么要对你报告，小子，你太不知好歹了。”

狄洵舐舐嘴唇，缓缓的道：

“此事在下既然已插手，断无中途撒手之理，你想如何？”

朱剑魂走前了几步，正待开口说话，背后，一阵脚步声传来！

深沉而儒雅的狄洵，有一丝极难察觉的紧张之色溢于眉宇，他本想尽快摆脱朱剑魂，“回春翁”等人到了，只怕事情有变。

洒脱地，狄洵的白袍摆了个优美的角度，他转过身去，“回春翁”等人已到跟前。

朱剑魂带着三分轻蔑的一笑，望了“回春翁”一眼，这一眼却觉得有些面善，他仔细再看，又行了好几步，蓦地脱口大叫：

“‘回春翁’！”

“回春翁”停了脚步，望望狄洵两人，勉强笑了一下，道：

“久违了，朱当家！”

咬咬嘴唇，狄洵压低了嗓门，道：

“原来两位是旧识，倒出乎在下预料之外。”“回春翁”以前曾经为朱剑魂疗过伤，但对他的为人并不欣赏，所以平素彼此不来往，此地相逢，纯属巧合！“回春翁”神色一沉，又立即堆下笑容，道：“老弟你怎么也识得这位大英雄呢？”

狄洵摇摇头，道：

“也是方才识得，朱当家的正与在下闲话家常呢，是不是？”

朱剑魂到底欠了“回春翁”一份情，不管他如何狂傲，在道义，或声誉上，他都得忍让几分，即使“回春翁”并不和颜悦色！

朱剑魂皱了皱眉头，道：

“狄洵，‘回春翁’在场，老夫不便与你动手，不过，我们的事总有个办法解决。”

略一沉吟，狄洵道：

“在下此时正有要事，事完之后，即使阁下不找我，我也会找你，咱们就约定半个月后‘独渺洞’再见，如何？”朱剑魂颌首道：

“好，半个月后，希望你带着东西到‘独渺洞’来，不可食言。”

狄洵微一抱拳，道：

“这是自然！”

朱剑魂对其他人视若无睹，仅对“回春翁”略为颌首示意，道：

“老夫告辞了！”

他探目向四周打量，不待众人已有所表示，瘦削的身子已怒矢般激射而出，似是一抹流光般飞快超过这片旷地而失去踪影。

曹正鹿长长的吸了口凉气，揉揉眼睛，呐呐的道：“太快了，他的轻功实已登峰造极！”

“回春翁”也感慨的道：

“这老家伙的确是块料，可惜人在黑道，否则该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！”

他把目光移到狄洵脸上，又道：

“老弟与他结有怨仇？”

略一犹豫，狄洵道：

“那倒不是，只是为了一把‘彩虹珍珠剑’，他找在下要……”狄洵将在“孤伶山”发生的事，大略说给他听，以及自己再度出现江湖的原因。

“回春翁”大大惊异了，思索了一会，他道：“这把‘彩虹珍珠剑’老夫也听过，只是……”怔忡了良久，“回春翁”恍然道：

“‘青藏派’的灵子居士知道这把剑，咱们这趟去，可以顺便问他。”

默默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无巧不成书，那真是太好也，咱们快走吧！”“回春翁”低徐的道：

“说真的，老弟，你实在不应该招惹那个老怪物，难缠得很。”

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在下生性如此，但属无奈！”

一行人行动更快了，几乎像夜空中划过的流星，他们希望最迟在明早能够赶到。

朝“青藏派”的路上——

这尽是一望无际的荒地野郊，难以寻得出一条可以正式称为道路的，但是四处杂草中的蹄洼说明了不久前有许多人打从这里经过。

狄洵眼睛向四周打量了一下，轻喟的道：

“好像有人比我们快了一步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半侧过面孔，道：

“老弟，你在说什么？”

狄洵含蓄的笑了笑，道：

“翁兄，你们有没有发觉好像有大批人马从这里经过不久？”

“回春翁”有些动容，道：

“怎地，老弟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六人正跃上一片斜坡，平静的掠跃着，前行的狄洵缓缓的道：

“翁兄，上回在‘矽风谷’，在下曾有过预感，现在同样的感觉又来了。”

吐了吐唾沫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莫非‘青藏派’有了什么变故！”

六个人身形忽起忽落，又速速腾射而出，冲着风，狄洵道；

“已经靠近‘青藏派’了，到了就知道。”

他们一面奔掠一面说着话，后面的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及小郁、小雯就没有这么大的道行，三个人提着一口气拚命紧紧跟随，半步也不敢落后。

现在，他们已经到了‘青藏派’的势力范围外缘——“青河镇”。

他们远远望去，前面一片寂静，寂静得有点异常，没有一点声息。

这种寂静，使人感到一种不祥的阴影，使人觉得脊梁上有些冷嗖嗖的了。

轻轻吁了口气，狄洵道；“翁兄，依你看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微微注视了一会，半晌，他道；

“的确太安静了，只怕不是好事。”

曹正鹿幽徐的道：

“以‘青藏派’的实力，其他的帮派只怕不敢轻易冒犯吧！”

狄洵沉静了一会，谨慎的道：

“还是小心点好，你们在这里等我，待我先过去探探虚实！”

“回春翁”有些迷惘的道；

“咱们与‘青藏派’是友非敌，如此偷偷摸摸的，只怕不宜。”

微微沉吟了一会，狄洵道：

“在下只是发现气氛有些不对，翁兄，咱们一天当两天用，急速的奔驰，到了‘青藏派’的范围内，他们不应该至今无人出现。”

端详了片刻，“回春翁”缓缓的道：

“老弟你说的是，只是我不敢相信，有谁敢来找‘青藏派’的碴！”

曹正鹿不解的道；

“过了青河镇才到‘青藏派’，或许再走近些，就有他们的人了。”

狄洵轻轻的道：

“大凡一个在江湖上成名的大帮派，他们之所以成名，自有其道理，但是他们事事无不谨慎小心，所以他们的势力往往很大，否则等敌人进入核心，抵挡起来就有困难了。”愣了一下，曹正鹿道：

“狄兄，咱们如何处理是好？”

狄洵平静的道：

“由我先潜进去，如果没事最好，要是有事咱们也好再作应变的打算。”

“回春翁”忙道：

“不管怎么说，这事都该由我去做，怎好再麻烦你……”

狄洵淡雅的道：

“翁兄无庸客套，在下义不容辞！”

“回春翁”低沉的道：

“那么，老夫与你去上一遭！”

曹正鹿皱着眉，道：

“这事在下想来，还是在下去的好，或者在下与两位同行……”

负着手蹒跚了一会，狄洵一笑道：

“事情尚未明朗前，在下只是去查看究竟，人多并无益处，在下去去就回，或许只是在下过份谨慎罢了，两位都留在此，准备应变！”

曹正鹿微微拱手，低沉的，诚挚而感动的道：“狄兄，有劳了！”

“回春翁”亦严肃的道：“老弟，你千万小心，一有消息，即刻转回，千万别一人冒险。”

点点头，狄洵探目向四周打量着，好一会，道：“翁兄，总镖头你们先藏身在左侧这片树林里，我去去即来。”

小郁睁着那双水盈盈的眸子，不瞬眨的睇视着狄洵，轻悄的道：

“让小郁陪你走一遭！”

小雯柳条似的眉儿一皱，道：

“姐，你伤刚好，要去我陪少爷去。”

狄洵摆摆手，阻止两人欲启的唇，笑笑道：

“你们两个都留在此等我回来，知道吗？”

小郁、小雯两人可以说对狄洵温顺到了极点，听狄洵一说，两人点点头。

不待他人有所表示，狄洵瘦削的身子已怒矢般激射而出，眨眼之间已飘出了十丈之外！

白色的影子突地平射而出，在空中连连急速滚动，这种滚动，在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勉强看出，只是瞬息之后，则只见一缕黄蒙蒙的，极为淡渺的形像！

似是一抹流光般飞快超越这片宽荡的旷地，不知道的人断然察觉不出那竟会是一个“人”在移动，太像飘浮在天地间的一片云雾，或是，只是人们视力上的一种错觉罢了。

此时——

狄洵已经经过了青河镇，来到“青藏派”的附近。

太阳已快下山了，夕阳的余晖在西天染上一抹嫣红，远近的群山峰峦浮沉在迷迷蒙蒙的灰蓝色暮霭里，有份难言的凄凉。

大地似笼罩着一层失落，空洞抑郁，周遭都是暗沉沉的氲氲，这氲氲弥漫在冬天黄昏的景致里，也弥漫在人们带着幽戚的意识里。

在那凄凉得令人叹息的晚霞之中，以致看起来那轮血红的夕阳也淡涩了……

凄凄的夕阳映着枯灰的林干，映着白惨惨的枝芽，似抹上了一层泛着紫黯的鲜血，冷栗得好生硬，又起了风，刮得使人心里都在发酸。

狄洵伏在一座楼房的屋脊后，朝四周打量，他的神色显得那般凝重而深邃，眉宇之间，似打着一个无形的结，紧紧的。

表面的神色沉静而淡远，内心里他却十分惊虑与紧张，骨子里的感受与外貌的安祥，恰巧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。

在先前他以不敢令人置信的快速掠飞之际，一路上，他已发觉了不少令他忧虑的情形了。

太静了，静得让人误以为这是另外一个世界，不属于人的。

狄洵又仔细的朝周遭探视，镇里的街道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原来镇上应该住有百姓吧，此时一个也看不见，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空气中消失了，这里宛如就是一座空城。

连一丁点声音也没有，是一种死也似的沉寂，他虽以前没有来过，但他不相信此地原本就如此死寂！

青河镇，约有近千来幢房屋，六条大街横竖相通，即使是条小巷子，也都铺着青石板，好深好长，应该有个热闹的市景才对！

狄洵将神智汇集，心中不由凝惑：

“青河镇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“青藏派”又有哪里不对劲？这里的气氛有点邪异……”

咬咬下唇，他更小心的，一寸寸的搜寻着，又暗自付道：

“‘青藏派’的人呢？他们千里迢迢的请来‘回春翁’，他们人却上了那儿？”

他闭上眼睛微微澄虑安神了片刻，他决定展开行动了。

陪同“回春翁”前来，不光明正大的进来，却先行探路，如果“青藏派”的人知道，于礼、于理都说不过去，但是，这一切已经显示“青藏派”内部有了变化，他不能不防。

他仔细的选择目标，到底是从自己藏身的屋脊掀开瓦面溜进去，还是找着门户潜进去好些？

哼了哼，他的身子凌空，双肩宛如风也似的，看着快要落地，在微微的转身之间，又那么美妙而准确的掠了出去，身法高强极了。

狄洵悄然横身翻到对面，他开始逐屋搜视一幢幢的高楼低房，土屋摊棚，甚至一条窄巷，一堵墙壁他都不肯放过。

现在——

他攀附着一扇窗槛，利落无比的以左掌贴上了紧闭的窗门。

轻轻的，他大掌往上一提，蕴于掌心的暗劲已那么恰巧的将里面的窗门吸起。

他四周瞧瞧，确定无人之后，他毫无声息的推窗而入。

这是一间厢房，里面四壁图书，陈设得甚是精雅，狄洵心中寻思：

“不知这是什么人的房间，布置得如此高雅，难得主人有此雅兴！”

图书之后就只有一张宽大的床，还有一桌四椅，旁边还生着一个暖烘烘的火炉呢！

如此一间宽敞的卧房，如果只住一人，可能稍嫌冷清些，或许是夫妇两人吧！

狄洵游目一瞥，见罗帐低垂，但仍可看出床上正躺着两位仁兄，全副武装，两柄雪亮的大砍刀，却随意靠在墙角，两人睡的很熟，不时发出震人的鼾声，还打着呼噜。

嘴角浮起一抹嘲弄的笑意，忽听东边轻轻的响起一阵步履声响，有人哼着小调往这里来了，此时狄洵尚未打算展开什么动作。

他看清床的后面与墙还有一点小空隙，轻快的一闪，他躲到了大床的后面。

房门被推开了，一个高大胖子袒胸露腹，头皮刮得青光闪亮，满面红光的走了进来。

此人生像极为滑稽可笑，身材粗壮，却配上一副小鼻小嘴，很不搭调！

他一进屋，先将腰间那柄大砍刀拔出，与其他的两柄摔在一块，因为他动作粗鲁，“锵”的一声极为刺耳，他对睡在床上的两人视若无睹，忽然如杀猪似的高唱着：“呃唷！”

可恨哪，你这狐狸精呀，俺的喜礼、喜饼、喜金呀，你却拿去当嫁妆啊！”

这首小调，词谱甚为粗俗，加上在这胖大汉子的嗓门中，怪腔怪调的唱出来，越发粗俗得令人起腻，不敢恭维。狄洵强自忍笑，面孔却已涨得血红一片，全身汗毛不禁都竖立了。

这汉子越唱越有意思，提起桌上的茶壶大大灌了一口茶，又扯开破锣嗓子，怪声怪气的唱道：

“小妹妹唷，你生得一身细皮又嫩肉，老哥俺唷，想得心痒腰酸哪！”

床上的人有了动静，靠外边的翻了个身，半睁开一个惺松又疲倦的眼睛，眼球还发着赤红，他不耐烦的怒叫道：“闭嘴，我操你的老祖奶奶，老子们好不容易打个盹，你来嚎丧啊？他奶奶的！”

这胖大汉脸上毫无怒色，向对方龇牙一笑，卷着舌头道：

“俺哼个小调，关你屁事？你睡你的觉，老子哼老子的小调，哪里碍着你，狗操你的小杂种，他妈的，吵什么吵？”

床上那位仁兄“霍”的坐了起来，怒瞪着一双牛眼，破口大骂道：

“胖狐，你他妈的给老子滚出去，干什么？你以为这里是妓院啊！他奶奶的，什么玩意儿？狗熊一条神气什么？”

叫胖狐的大汉气得目瞪口呆，凶光闪射，嘶吼道：

“他娘的，老子哪里得罪你了，什么事你不好干，你在老虎嘴上拈须啊？我胖狐闯荡江湖数十年，什么好汉没见过，要受你这狗操的小王八蛋的鸟气，你他奶奶的！”

这时，另一个躺在床上的，也被吵得睡不着，沙哑混浊的声音叫道：

“两位老兄，晚上还得当差，你们不打算睡，我可还想打个盹，你们大吼小叫，连屋盖都要掀掉了，好了，别吵了好不好？”

原先那一位，蓦地掀被起身，口沫四溅的叫了起来，吼道：

“胖狐，你现在就给老子滚出去，老子懒得跟你这窝囊废吵了。”

胖狐看起来年纪比他大了一大截，如何受得了这种气，他猛进一步，满脸蛮横的道：

“这小混蛋，敢在俺面前自称老子？你小心我打烂了你那张狗嘴。”

床上的仁兄摆出个架子欲往下冲，另一个人拉着他，劝解他道：

“算了，他年纪比你大，说你两句也没什么，算了，算了。”

胖狐双手叉腰，狂妄的大叫道：

“算你识相，呵呵，你只配躲在床上，羞人答答的似个未出嫁的大闺女……”

床上的仁兄摆脱同伴的手，猛然蹦下了床，凶暴的道：“狗操的胖狐，看我今天不割掉你的烂舌头……”冷笑一声，“砰”的拍一下胸脯，胖狐大摇大摆的上前，暴吼道：

“好啊，来啊，看看什么人能把老子胖狐的舌头割掉，来啊……”

那人一咬牙，正要往前冲，床上的那位仁兄慌忙爬出来跳下床，拖着那人，不让他向前。

“你不必他妈的装腔作势，你那两下子，回去对你老婆还差不多，拿出来丢人现眼而已，别不害臊，不要脸至极。”那人气不过，又抢步上来，边大吼道：

“他奶奶的，你这糟老头……”

狄洵负着手从床后转了出来，笑吟吟的道：

“各位吵够了吧，在下的耳膜都快震破了，成什么体统？”

这突如其来的奇变，三人正在喝叫怒骂的当儿，骤然见到一位悠闲、安祥的年轻人，操着陌生的口音，不由大大的吃了一惊！

三人立即停了下来，三双眼睛饱含迷惑与骇异的怔怔望着对方发呆。

狄洵看了他们三人一眼，面无表情的道：

“你们大概吵累了吧！想不想再多睡一会儿，在下可以帮你们入眠，如何？”

三人都傻了眼，浑身一紧，还没有来得及想到其他，一条淡淡的影子就像闪电一样掠过他们的眼前，有些不知所措……

当他们还没有看清楚这淡淡影子的来意时，原在床上的二个人已睡倒在地了。

胖狐满脸通红，双手抓着自己的衣襟，想把袒露的胸腹盖上，无奈衣袍好像小了点！

狄洵微微一挥他雪白的衣袖，面色即时一沉，阴森森的道：

“你叫胖狐？”

胖狐全身猛一激灵，宛如噩梦方觉，这才看清楚眼前的场面，尴尬得令人手脚发麻。

狄洵平静的道：

“我在问你话呢！”

好半晌，胖狐干咳了一声，硬着头皮，堆满笑颜，讨好的道：

“你……你这位大哥……你打哪儿来的？”

狄洵上前两步，威愣愣的道：

“不要跟我称兄道弟，先自己介绍一下，你是哪个人的手下？”

胖狐心腔儿一阵狂跳，道：

“我是胖狐，请问你尊姓大名？打从哪里来的？是……”

他话还没有说完，狄洵已怒叱道：

“是我问你，你也敢问起我来？大胆！”

搞了半天，胖狐还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，他的出现用意何在。

狄洵的风范、威仪、气质，早把他震慑住了，又见他如此威风，如是敌，怎么进来？如是友，为什么又不表明身份？

哼了哼，狄洵冷厉的道：

“说！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胖狐一张红脸泛了青白，诚惶诚恐，不敢稍存大意，只怕对方来者不善，道：

“我们……我们是‘天鹰帮’的人……”

狄洵微微一怔，不觉脱口道：

“天鹰帮？”

胖狐揩了把冷汗，忙道：

“是、是、是。”

背着手，狄洵又道：

“那么‘青藏派’的人呢？”

这人胖狐总算明白，四肢有些抽搐的呆立着，苦着脸，道：

“你……你是奸细？”

狄洵冷冷的看着他，寒森森的道：

“从现在开始，我问什么，你就答什么，如果你再敢反问我一句……”

狄洵缓缓向前走了一步，胖狐慌得退了一步，狄洵又道：

“杀了你应该不是什么麻烦的事！懂吗？”

有一股凉气像一条冰滑滑的蛇体一样顺着胖狐的背脊往上延伸，他不可抑止的颤抖着……

狄洵仍然冷沉着面孔道：

“快说！”

胖狐先是一怔，他呐呐的道：

“他们也在，他们在西边，我们住东边。”

脑子里急忙一转，狄洵又道：

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

胖狐哑着嗓子，道：

“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个小角色，上头带我们来，我们就来了。”

狄洵缓缓点头，道：

“谁带头的？”

胖狐暗暗松了口气，道：

“是总教头郑元平及他的师弟廖……”

一摆手，狄洵又道：

“除了‘天鹰帮’、‘青藏派’外，还有些什么人在此，由谁带头？”

胖狐满脸的肥肉挤做了一堆，嗫嚅着道：

“还有‘双龙帮’云帮主，还有‘洪威党’的西门大龙头，还有那叫申一康，还有一些不入帮会的人，非常多，小的有许多都不认识。”

狄洵剑眉横竖，他实在想不透，到底有什么理由，使得黑白两道的人，一齐汇集在“青藏派”？这其中有什么玄机？

“天鹰帮”“双龙帮”的人都来了，怎么连“洪威党”也来了，莫非他们要联手……

这种可能性太小了，“回春翁”与“青藏派”是友非敌，“青藏派”没有理由跟他的敌人联手，来对付“回春翁”的。

如果是冲着狄洵来的，也不大可能，他原是好意陪同“回春翁”来的，“青藏派”没有理由恩将仇报，所以也不可能。

狄洵搓搓手，沉着声道：

“‘青藏派’的掌门人，不是有病在身吗？为什么招待了这么多朋友？”

闻言一愣，胖狐满头雾水的道：

“生病？没有啊！他人好好的，咋几个我当差，他还来巡示，不像有病的人啊！”

心里虽然纳闷，口中却不稍有任何表示，狄洵坐了下来，道：

“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？”

这一问，不由将胖狐问得一愕，他怔忡的道：“小的不很清楚，少说也有近千人吧！大约不会少于八百人。”

狄洵淡淡的一笑，道：

“可真不少，贵帮大概倾巢而出了吧？”

胖狐一呆，喃喃的道：

“倾巢？倾什么巢？”

笑了笑，狄洵优雅的道：

“胖狐你大概念过书吧，嗯？看你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。”

胖狐不知狄洵是在讽刺他，搓着手，大有受宠若惊的样子，道：

“粗人一个……”

狄洵冷眼旁观，看得分明，他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为什么人都不见了，一千多人应该很喧哗才是，为什么如此沉静？”

胖狐此时又想起对方是敌人，不是朋友，慌张而恐惧的踉跄退后，“哗啦啦”一声撞响，四张椅子全被他撞翻了。狄洵冷厉的瞪了胖狐一眼，叱道：

“给我站好，好好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大约不想跟你的兄弟一样吧！”

胖狐目光落向地下并排卧着的二个人，他们个个紧闭双眼，面色苍白，嘴巴微微扭张，除了还剩一口气，隔死也就不远了。

他绝望的呻吟了一下，宛如全身力气一下子全消失了，他软弱的道：

“你……你不要……杀我……”

狄洵寒酷的道：

“那你就快说！”

胖狐心头一慌，结结巴巴的道：

“他们……他们人都在……地窖里，说这两天有……对头要来，别……打草惊蛇了，要让敌人……没有戒心的进来……”

狄洵纵声笑道：

“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一座死城如何不让对手起疑？太愚蠢了！那些青河镇的百姓又都上哪里去了？为什么静悄悄的？”

胖狐没有思索的道：

“是咱们要他们避开，免得碍手碍脚，听说……是怕百姓收留对手，万一让他们跑了，事情就麻烦了，所以要他们全部暂时离开。”

狄洵点点头，又淡淡的道：

“看不出你口齿还挺清晰的，你们又怎么知道对手一定会来呢？”

大大的摇头，胖狐道：

“这小的就不知道了……”

狄洵紧迫的道：

“对手是什么人？他们什么时候到？”

这两句，吓得胖狐猛一哆嗦，苦着脸，道：“小的……小的不知道。”

看他的样子，大约真的不知道，不过，狄洵心里却隐隐的有一种感觉，他们如此布阵以待，想必要对付的就是自己了。

只是他却想不明白，这一切为的是什么？青灵居士并没有病，他为什么要骗“回春翁”来？

况且“回春翁”是他多年老友，他有什么理由来出卖自己的老朋友呢？他为什么借调了这么多人？胖狐神情紧张得失了常态，他见狄洵发怔的样子，他身体拚命往后拧，想溜出去。

狄洵面如严霜，冷厉的道：

“胖狐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胖狐像垂死前的呢喃，结巴的道：

“小的……小的……”

第十七章

沉吟了一会，狄洵平静的道：

“你们人全移到了地窖，那么对手来了，又怎么知道？”胖狐心脏蓦然牵挛了一下，脸色青白的道：

“有兄弟轮流值班，不过，他们都在屋内，由窗口往外监视……”

猛地，他又急忙捂住了嘴，不敢往下说了。

狄洵搓搓手，笑笑道：
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胖狐你闯荡江湖数十年，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

胖狐闻言之下像一头栽进了浓雾里，他搞不懂眼前这个人一下子森酷、冷漠、无情，就一刹那，就变得如此和蔼，满面春风……

搓着手，他正待出声，见狄洵冷冷的望着他，他混身一紧，噤若寒蝉，连气也不敢透一口。

狄洵平静的道：

“你们进出的话，有什么暗号？有什么禁忌？嗯，胖狐？”吞了口唾液，胖狐慢慢的道：

“有一个暗号，如果当班的就喊‘天双一对’，其他人就叫‘洪青一流’……”

狄洵立即又道：

“有没有什么禁忌？”

胖狐迟疑了一刹，艰涩的道：

“我们奉命不准外出，连自己住的房子也不准踏出一步，如果有事奉派，就在腰部系一块红带子，这样就可以通行。”

微微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不但暗号有趣，连这个规定也挺有趣的，你的红带子呢？”

胖狐避开了狄洵那两道尖利如刃的目光，哑着嗓子道：“我们都没有，红带子都在‘青藏派’的人那边，他们很少让我们出去，所以没有……”

咬咬下唇，狄洵迅速的问：

“胖狐，如果你泄露秘密的事，让你们教头知道，你会如何？”

胖狐四肢有些抽搐，吓得哆嗦，道：

“格杀不论……”

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好，那你只有跟我合作一途了，我可以保证决不伤害你，怎么样？”

胖狐双手别扭着，脑子里立刻想到江湖上许多残忍的事，而“杀人灭口”四个字更像是魔鬼的诅咒，令他颤栗及恐惧。

他见狄洵悠闲的负手，脸上时阴时暗，一种恐怖的意识直上心头，他实在不知道如果拒绝此人，自己会遭到什么处置？

好半晌，他才下决心咬着牙道：

“好，我跟你合作，你到底是谁？”

缓缓点头，狄洵优雅的道：

“‘降魔’狄洵！”

他咀嚼对方“降魔”两个字，终于，他透悟了，惊骇的脱口道：

“你……你是狄……狄洵？”

一切都已明摆在眼前了，以对方的身手，只怕千个万个胖狐也休想占到

便宜！

他慌张而恐惧的踉跄退后，把墙角的三把大砍刀“乒乒”的撞坠落于地！

狄洵又变得冷冷的道：

“你不必太紧张，胖狐，只要你别玩花样，你可以长命百岁的。”

胖狐吓得连尿都快流出来了，慌忙的道：

“不……不敢，小的不敢，小的……就是有十个胆也不敢……”

狄洵恬淡的一晒，道：

“在下还是相信自己比较保险些！”

“些”字还在舌尖小打着转，狄洵蓦然右掌倏一伸缩，已在胖狐右臂阴筋连点二次，胖狐只觉一凉，继之一痛……

胖狐惊恐逾恒的道：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要杀了我？”

胖狐吓得面青唇白，上下牙床捉对发抖。

狄洵冷然一晒，道：

“你放心，潜伏在体内的真力，一年半载还不会发作的！”

胖狐怔了一下，立即道：

“一年半载以后呢？”

狄洵嘴角一撇，道：

“一年之后便会发作，浑身抽搐而死，天下之大，除了在下，却无第二个人可以解开此法，这意思你明白吧！胖狐？”

胖狐大惊失色，魂飞魄散的大叫道：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知道……知道……”

冷冷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好，反正命是你的，我的独门手法自己了解得很，想不想活就看你自己了。”

胖狐呆呆的站着，有些不知所措的迷茫与怆然，冷汗涔涔，他痛苦的道：

“我……我怎么跟你合作？”

狄洵平淡的一笑，道：

“只要你照我的意思去做，事成之后，我自然为你解穴，你留在此地，等天黑之后，我会再来，需要你做什么，我届时会告诉你。”

顿了顿，他又道：

“我走后，你把两位同伴搬至床上，别让别人发现有什么异状，知道吗？”

胖狐不断地点头，狄洵很满意的笑了，像来时一样，有如一阵风似的掠了回去，刹时之间已幻做白影一点，消失在眼前。

狄洵非常谨慎。快速的离开“青藏派”，几乎是一口气运转下来，他已像风而来自九天云层里，那么疾速的回至原来的地方。

他的脚步才刚刚停住，“回春翁”已匆忙自林内奔了出来，不禁大大的埋怨道：

“我的狄老弟啊，老母鸡生蛋也用不着这么久啊，大约他们请你大喝大吃一顿才放你走的吧！我们可都饿得前腹贴后背了。”

曹正鹿本也想说几句，但他为狄洵的表情吓住了，忙道：

“狄兄，莫非有什么不对？”狄洵不去望曹正鹿，却深刻的注视着“回春翁”，半晌，始徐缓的道：

“翁兄，希望你有心理准备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全身一震，瞳孔大睁，良久，他激动的道：“难道他去了？”狄洵朝向他一望，摇头道：

“不是，而是他根本没有病，翁兄，他在骗你，青灵居士并没有病。”不但“回春翁”连退三步，连曹正鹿都不敢相信的睁大了眼珠。

“回春翁”哇哇大叫道：

“老弟，你该不会寻老哥哥开心吧！这么大老远，赶了个把月的路，他……”

狄洵知道“回春翁”此刻的心情，庄容道：

“翁兄，他不但没有病，而且还布阵以待咱们前去送死……”

狄洵当下把自己方才所见所闻的事，一一为各人言明，末了，他又强调：

“这已不是在下个人的猜想而已，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……”

不待狄洵把话说完，“回春翁”怪叫了一声，大叫道：

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青灵居士跟我数十年生死交情，我为他千里寻来，他没有理由要杀我，不可能，老弟这一定是误会……”

此话幸亏是狄洵说的，要换了别人，“回春翁”早就跟他拚命了，这……这根本就是挑拨离间，搬弄是非，怎么可能？

“回春翁”在江湖上打滚数十年，老朋友就只有青灵居士一个，如果他不能信任，天底下还有谁能信任？不，现在有一个狄洵，可是交了新朋友，断不可忘了老朋友的好处，打死他，“回春翁”都不会相信自己唯一的朋友会出卖他。

狄洵颌首道：

“翁兄，你的心情在下能够体会，在下有什么理由撒谎呢？”

“回春翁”忽然仰天长笑，这声音凄厉得令人毛骨悚然！他呻吟一声，扯起嗓子大叫：

“我杀了这个老匹夫，禽兽不如的东西……看我不啃你的肉……”

狄洵过去拍拍他的肩头，低促而清晰的对“回春翁”道：“咱们来个先发制人，看他们有什么把戏，敢在咱们面前卖弄！”曹正鹿忙道：

“咱们几个只怕……”

狄洵笑笑，道：

“咱们跟他们斗斗智，既无什么深仇大恨，给他们一点教训即可。”

“回春翁”咬牙切齿，冷冷的道：

“我倒要当面问问那个老匹夫，他存的什么心？目的何在？”

沉吟了一下，他想到红带子，这对他们即将展开的行动是有困难的，可是，事到如今，也只有硬撑，碰碰运气了。

他不愿再做耽搁，他迅速的道：

“小郁、小雯，你将头上的红带子解下来，有没有红丝巾，也拿来。”两人先怔了一下，但也没有问，将扎在头上的红带子解下，长度是够的，就是细了些，此时也只得将就的用。

四条红带子加上两条丝巾，刚好凑了六条，一人一条，狄洵将红带子分给各人，边道：

“大家把带子扎在腰间，别让衣服遮住，明显一点的好。”

五人迅速即红带子在腰间扎好，“回春翁”皱着鼻子道：

“为什么带这个玩意儿？是不是有什么道理？”

狄洵将他听到的事，再补充给他们五人说了，最后他道：

“我们尽量别露出痕迹，万一被发现了，大家别忘了暗号才好。”

望着五个人全准备妥当了，狄洵又道：

“敌明我暗，加上天色已黑，对咱们有利些，正可混水摸鱼，不过，他们人数众多，或者有些躲在暗处，咱们不能不防！”

说罢，众人对狄洵微微点头，表示了解他的意思，狄洵又不放心的道：

“你们紧跟着我，别慢了脚步，翁兄，凡事你得克制一点。”

“回春翁”无言的垂下头，狄洵猛的双臂后翻，身子已暴射而去，在空中一个转折，就像一颗流星般激掠而去！

“回春翁”及曹正鹿低叱一声，呼的分向左右，宛如两抹极西的电闪，一晃之下已跟着狄洵的背影而去。

“百会镖局”仅存的这位镖师，名唤曾雄，也使尽了吃奶的力气，拚命奔跃追上。

小郁、小雯常年在雪地里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所以轻功极佳，跟上前面几人，毫无问题，姐妹两人双双飞掠而起。

瞬息里，只见六条人影在沉沉暮色中倏闪倏隐，连连飞越，几乎不像是“人”在移动，仿佛几点时起时落的飞鸿孤雁！

靠着外缘的几幢楼房，窗户全微微启开，由里面透出晕黄的光芒，每个窗口都有几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仔细的向外面注视着。

但是，天已大黑，加上一片蒙蒙的暮色，显得迷迷漾漾的，好像看到了什么，但又像暮云凄凄里的浮光幻影，分不清是真是幻。

狄洵在前，那淡淡的白影一片，宛如自虚无里飞来，刚刚被发觉即无踪，此时，他已到达，站在胖狐那幢房的墙角。

他轻启木窗，把紧张、待命的胖狐唤了出来，和他站在一起。

“回春翁”及曹正鹿亦自两旁落下，二人全是微微轻喘，为了追上狄洵，他们可是拚了力。

曾雄及小郁、小雯亦来到了十丈外，他们小心翼翼的掠起，在空中倏闪，也到了跟前，只见曾雄汗渍隐隐，大口喘气！

胖狐有些紧张的低声道：

“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不对劲了，这附近的我都认识，可以应付过去，别处我就没有办法了。”

狄洵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你尽量就是了……”

只这句话的功夫……

蓦然——

“砰”“砰”“砰”的清脆单音速响了数声，有好几幢房子的木门被撞开，钻出来十多个彪形大汉，他们个个手提大砍刀，凶神恶煞般，飞也似的朝着狄洵等人站着的位子涌了过来。

狄洵以眼示意，胖狐混身略为颤抖，猛一咬牙，横了心，胖狐站在他们的前面，一副天崩下来有他承担的样子。那个围上来的大汉，已看到胖狐，为首的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，“呸”了一声，叱道：

“胖狐你搞什么鬼？今晚你不当班，不去做你的春秋大梦，跑到外面干什么？”

胖狐刚刚近上两步，故意哈哈一笑，却笑的不太自然，扯开嗓子道：

“你们干嘛，发现奸细了？一个个像龟孙子，见不得场面的狗熊。”

为首的汉子怔了怔，大吼道：

“胖狐你这老混球，你后面那些个家伙是谁，怎么眼生得很！”

胖狐大咧咧的站着，毫不迟疑的道：

“你们这几个大眼不识泰山的混球，他们几个都是‘青藏派’的首要人物呢！”

又是一呆，为首的疑惑的道：

“他们不是住在西边吗？跑到咱们这东边来干什么？而且……”

胖狐不等他说完话，哼了哼，凑近一点，故做神秘的道：

“这是他们的地盘，他们是来帮咱们搜巡的，算是尽尽地主之谊吧！哈哈。”

这一下，为首的给胖狐笑糊涂了道：

“怎么上头的人没有通知我们呢？也没什么事干嘛……”

胖狐不等他太多思索的时间，又抢住他的话，低声道：“你不知道啊，这两天风声紧得很，上面不得不加派人手，人一忙有些小事就容易疏忽，大概是这样才忘了通知你们。”

重哼了一声，为首的汉子厉声道：

“胖狐你搞什么玩艺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你不当班又怎么知道？”

这问题问得又狠又准，胖狐差点答不出来，润润嘴唇，忙道：

“他妈的，老子就倒霉啊，上头见我不当班，闲着没事，要我带他们到处查查，别跟自己的弟兄起了误会，所以我只得带他们转转……”

为首的这人也不是小角色，他转眼向胖狐后面的人大叫道：

“天双一对！”

曹正鹿大摇大摆的跨步上前，道：

“洪青一流！”

为首的面孔上阴暗不定，他这么板着脸注视着曹正鹿！

胖狐一把推开了浓眉大眼的汉子，斜着眼，尖着声音道：

“喂！你别他妈的穷咋唬，得罪了主子可不是好玩的事。”

顺着胖狐的话，曹正鹿双目一瞪，不客气的道：

“怎么地？到了‘青藏派’哪一点对你们不好啦，要你对我们大呼小叫的？”

这个为首的，是“天鹰帮”的一个小头目，地位要比胖狐高了些，今听对方的口气，气焰不禁挫了大半，他迷惑的看看胖狐。

胖狐又凑上来，狐假虎威，故意道：

“金头目，人家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咱们也不知道是被请来的，还是自个来凑热闹的，你这样招惹人家，只怕说不过去。”

这位金头目，名叫金永才，想想胖狐的话也对，压着嗓子对胖狐道：“说真格的，胖狐我见他们有些怪怪的，你看真的没事吗？”

皱着眉，摇摇头，胖狐道：

“有没有事我胖狐可不知道，反正我晓得的事都说给你听了，信不信由你！”

金永才搓着手，他心里信是信了，却又有些担心，万一有事自己可担不起，又道：

“胖狐，当头的叫什么名字？”

胖狐故意小心谨慎的道：

“我胖狐是个小角色，怎么敢问人家大名，你自个儿问去。”

连着“唉”了两声，金永才心里可为难的很，细声细气的道：

“请问这位大哥高姓大名？”

曹正鹿脸一沉，冒火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帮主？门主？还是天皇老子？我要向你报告？”

胖狐在一旁数落金永才道：

“金头目，你也真是的，看看人家在‘青藏派’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在人家地盘上，你还是少开尊口的好。”金永才喘了口气，道：

“胖狐，你也得替我想想，万一上头问起来，我怎么回答？这排头可不好吃哦！”

胖狐翻翻眼睛，没好气的道：

“我胖狐现在不正在吃你的排头？”

金永才仍黏黏缠缠的道：

“胖狐哥，你行行好……”

他还在低促的说着话，后面的曾雄走了上来，满脸焦切的道：

“喂，你们说完了没？我们还有事要办，上头还等着咱们回去答话呢！”

曹正鹿背着手，大模大样的道：

“胖狐，既然他不肯放行，咱们一起到刘教头那边去，别回西边了，免得说我‘青藏派’的人仗势欺人。”胖狐尚未回答，金永才惶然接道：

“怎么会不放行，咱们只是例行公事，随便问问，随便问问，即刻放行！”

一面说，一面将手中大砍刀在空中速挥一个大圆圈，于是，严阵以待的那干“天鹰帮”的大汉立即退回本来的岗位。

窗口的人影也有了移动声，吁气声，以及放下兵器时的碰击声。

一直沉默未曾开言的“回春翁”也适时露了一手，吼道：

“你们到底在噜苏什么？不按时回去，掌门人骂谁？还不是咱们倒霉，快走啊！”

胖狐连忙摆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形态，道：

“你老人家千万别见怪，这些浑东西一个个迷糊糊的，看了就叫人生气，咱们马上就走！”

金永才一听，不像话，胖狐竟把自己一起骂进去了，眼前却又吵闹不得，光只恨得连牙根子都在发痒了，但他表面上仍惶然道：

“几位大哥大人大量，小的招子欠光，但是职责所在……”

曹正鹿眼皮子也不眨，鼻孔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谁有闲功夫跟你们噜苏？咱们奔劳了一天，晚上还得巡夜，他妈的，那是人干的？”

金永才抱拳躬身，忙道：

“各位大哥辛苦了，辛苦了！”

“回春翁”不耐烦的一探手，侧脸道：

“你们有完没有？你一言我一语的，打算搞到天亮啊？”曹正鹿也瞪了金永才一眼，道：

“好，胖狐快开路，别耗在这里泡磨菇了。”吞了口唾沫，胖狐凑合着道：

“开路，开路，现在就走！”

金永才尴尬的站在那里，一面耐不住偷偷瞧着身旁这些难侍候的家伙，

心里猛跳，只希望他们赶快走，哪里还敢插话！

于是，胖狐带着狄洵等六个人，大踏步向胖狐住的房间行走，鱼贯入了门内，曹正鹿忙将门儿推上，心头还“扑通”“扑通”的猛跳。

胖狐哭丧着脸，嗓音痛哑的道：

“各位大爷，小的这条命就靠各位帮忙了，万一被发现了，小的……”

狄洵笑道：

“你放心，跟着我们，我狄洵说话算话，不会抛下你的！”

“回春翁”疑惑的道：

“老弟，接下来咱们怎么做？”

微微一笑，狄洵尔雅的道：

“咱们去闯大厅，只要擒住龙头，就不怕他们不弃城投降！”

胖狐脸上的肌肉抽搐着，绝望的道：

“我……我怎么办？你们……走了，那我岂不是死定了？”狄洵探探手，道：

“一起走的话，你反而危险，怎生想个办法安置你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不奈烦的插了进来，道：

“你自己先躲起来，等咱们办完事再带你走，不就成了吗？”

胖狐正想答话，狄洵立即捂住了他的嘴，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不要出声。

此时——

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叫声：

“胖狐哥，你在不在里头……胖狐……”

这是金永才的声音，叫了一阵之后，见里面没有一点声音，才转身离开，犹听他喃喃自语：

“刚才那几位，后头两个怎么像女的？‘青藏派’什么时候也有女的……”

抹了一把冷汗，胖狐这把冷汗却是真的，他悄然对狄洵道：

“还好他发现的晚，要不然麻烦可就大了。”曹正鹿走了过来，轻轻的道：

“狄兄，咱们得快行动，他们万一发现了怪异往上报，咱们的行踪就泄露了。”

胖狐心惊胆颤的道：

“金头目会不会已经……”

沉吟了一下，狄洵道：

“一时之间应该还不会，时间久了就难说，所以我们要争取时间。”

“回春翁”双眼中煞光顿射，狠毒的比了一个斩切的手势：

“老子杀得他们跪地求饶！”

用舌尖润润嘴唇，胖狐青白着脸，以肥厚的手掌抹去额上冷汗，干涩的道：

“大爷你……你可一定要救我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冷森的道：

“你这种角色，老子还懒得沾手呢！”

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胖狐，如果你怕，你就躺到床底下去，办完事我们会来带你走。”

长长叹了口气，胖狐黯然的道：

“好吧！反正小的已经把命交给你们了，不听你们的又能怎么样？”

忽然——

守在门口的小雯以食指竖在唇中，轻轻的“嘘”了一声，随着她的这声嘘声，狄洵立刻听到了上头急促的步履声！

胖狐形色紧张而畏怯，他呐呐的道：

“会不会他们发现我……我叛教欺祖……他们……他们又折回来了？”

轻啜一声，狄洵走上来拍拍胖狐的肩头，轻轻的道：“不要害怕，他们只是路过，换班的时间到了，是不是？”正说到这里，脚步声已经远了，狄洵和蔼的道：“我说过没事的！”

胖狐打了个寒颤，虚虚的道：

“今晚要如此吓个两三回，我胖狐还有几年寿命好活啊，大爷……”

再次拍拍胖狐的肩头，狄洵缓和的道：

“天亮之前，我们会离开，你也会没事的，自己小心点！”

一沉脸，“回春翁”不耐烦的低吼道：

“我们大事还没有办，莫不成大家都在这里闲扯谈？他奶奶的！”

狄洵知道“回春翁”此刻的心情，不但心乱如麻，而且怒火攻心，所以走上前去，轻轻的按住了他，平静的道：

“咱们走！”

说着，他打了个手式，轻轻将门启开，六个人微微伏身，在无边的漆黑中，就像六头黑豹一样，快捷的闪跃而去！

他们利用建筑物的阴影做为遮掩，压低身子，迅速的闪跃前进。

这时，他们沿着巷墙街檐的地形，来到了一条小巷的转角处，六人凝目朝四周炯炯搜视着，“回春翁”压着嗓子道：

“老弟，这里我来过数次，我知道地形，由我来带路。”

略一沉吟，狄洵道：

“好，翁兄你走前面，小心些，你们一个一个紧跟着走，我来压阵。”

五个人齐齐点头，“回春翁”身形微微倏起，暗影中有如一溜轻烟，稍一闪动，人已在数丈之外，后面的人都迅速缀上！

在几度奔掠之下，已越过一排矮小栉比的房舍，从这些房舍的顶上望过去，可以看见一座建造得富丽堂皇，高大恢宏的屋子，此刻正有明灿闪亮的灯火映出，好像一头发光的巨兽，雄踞于树林中。

“回春翁”正想回头招呼时，狄洵已尖锐的听到那边有一阵清脆的步履声响传来，他急忙示意前面的人，贴到身后的一堵墙壁上。

他们才刚伏好身，这排房子的尽头已转出两行大汉，小心而仔细的往四周搜视不停，个个都是兵刃在手，看得出来紧张而匆忙。

他们很快的，已走了过去，“回春翁”一干人才想继续行动，又有一队人影快步向这里奔近，他们只得再静待他们过去。

狄洵的反应是快捷而尖锐的，他觉得事情有些不妙，对手本来化整为零，化明为暗，怎么出现了这么多人在外面搜视？

狄洵一向自负自己的推断，一经认定，就如同是亲眼目睹，这没有什么秘诀，凭的只是直觉的感触而推断判定的。

他已经知道大厅的地理位置了，时间非常急促，以至他不愿再浪费时间，他抢到前头，悄声道：

“翁兄，由我在前头开路，你们跟着我走！”

“回春翁”摇头道：

“不……”

狄洵不给“回春翁”再有思虑回旋的余地，他已闪电般的掠了出去。

于是，后面跟着前面的，流星般越过了那一排排房舍，朝着灯火明亮处急去！

狄洵倏然弹跃而起，在半空划了一道美妙的弧线，又再次往空中拔升，如此速展三次，他那形体已宛似一头大鸟般直凌云中八丈多高，贸然一见，任谁都不敢相信那竟是“人”的身躯！

后头的曾雄不禁捏了把冷汗，他以为狄洵如此飞掠，只怕要露出形迹了。

他的念头还在，果然，有一处暗哨有人影冒出来，仰首上望，满怀疑惑搞不清方才那腾飞在空中的玩意是什么。

他们一共三人全被狄洵引了出来，还弄不清楚空中掠飞的影子是什么，一条黑影已恶魔般凌头压到，“吭”“吭”的闷响声起，三人俱已脑浆四进，两眼翻白，张口吐舌颓然仆地……

只有刹那，这刹那之后，一切俱已静止下来，就似方才的景像只是一场幻影一般！

不过这一场幻影之后，地上已经多了三具尸体，躺在鲜血并溅流溢之中！

可怜这三个人，连一声哼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一命归阴了！

如此容易就解决一次暗卡，真是干净利落，几乎没有发出一丁点声息，事情便立即开始，又立即结束了。

狄洵低声对“回春翁”及曹正鹿道：

“有劳两位，还有几处暗卡，咱们一并解决，省得出纰漏！”

两人刚巧也是相同心思，他们摸向了右边的一道卡子，这道卡子也是三个人，曹正鹿冲了过去，大弯刀“呼”的砸进了一个大汉的脑壳。

另一位仁兄却被“回春翁”横着摔出十步之外，肚肠并泄！

剩下的大汉始才惊呼一声，“回春翁”已似一阵风似的将他硬生生震上了半空！

同一时间——

狄洵猛扑向隔着最近的一处敌人暗桩，在其中一人目梢子甫一瞥及狄洵的身形，嘴里惶惑高叫道：“奸……”

那个“奸”字还没有完全出口时，这位仁兄已闷哼一声，捂着肚子栽倒地下。

不待敌人展开任何动作，狄洵已经闪电般放倒了对方二人，他上身倏旋，双掌如刃，快愈电闪，又有两位大汉已倒仰着摔出了寻丈之外！

在他左前方的那处暗桩上也有三个人，他们好像察觉出情形不对，伸出头来张望，嘀咕道：

“老鬼，你听到什么了没有？”

这人正感到有一股凉气冒升心底，背后，小雯的长剑已刺倒了一个。

其他两个大汉始才惊呼半声，小郁的利剑已急出猝挑，这两位仁兄连对方是两位小女孩的长相都没有看清，便分朝两个方向仰了出去，淌着满脸满颌的血，死状非常恐怖！“回春翁”急切的道：

“怎么样，全摆平了吧？”

咬咬嘴，狄洵徐缓的道：

“但愿没有漏网之鱼，否则事情就棘手了。”

冷冷的“哼”了一声，“回春翁”寒声道：

“即使是龙潭虎穴也要闯它一闯！”

狄洵不再多说，他了解此刻任何语言都无法抚平“回春翁”的心情。

曹正鹿轻轻的道：

“咱们继续走吧！”

搓搓手，狄洵望了望天色，轻轻吁了口气，淡淡的道：“我们以寡敌众，一定要谨防敌人各个击破，所以我们要互相掩护。”

不待各人回答，狄洵的身形如流光电闪，已抢先跃出。他们没有发现其他的暗卡，或许“青藏派”以为设有几处已够了，实在太低估他对手的能耐，狄洵心里不由觉得好气，“噗”的一笑。

他们一起隐在一棵大柏树后，狄洵仔细的端详着眼前那幢巨大而深阔的建筑物，真是辉煌气派，倒像个王公诸侯的官邸，狄洵又想起他小时候在江南成长的老家，他十分怀念那座房子。

狄洵对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这里就是‘青藏派’的坐镇重心了吧？”

每一个字自“回春翁”牙缝中进出，恨道：

“不错，你看灯火辉煌，那个老匹夫现在一定在里头，我非找他算帐不可！”

狄洵清雅的道：

“翁兄，千万别冲动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账我们是一定要算的。”

狄洵又继续下去，这幢巨屋占地有六七百方丈大小，上下两层，在他的四周还有一大片空地，种了不少花草，颇为赏心悦目。

曹正鹿掩了过来，压着嗓子道：

“狄兄，这里连个人影也见不着，只怕不对头，依你看这一点狄洵当然也注意到了，眉宇皱了起来，低沉的道：

“他们的防卫一定躲在暗处，如果硬拚咱们一定进不了大门。”

轻咳了一声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那咱们怎么进去？”

第十八章

这座“青藏派”的中心，形势坚固，又占着地利之便，居高临下，如果想要硬攻，别说他们六个人，再多几倍，只怕也是办不到的。

略一沉吟，狄洵道：

“老办法，由在下再去探探，说不定会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进去也说不定。”

“回春翁”阻止他道：

“老弟，这一带你没有我熟，还是我去比较合适，况且这场麻烦我是主儿，没有理由让你去冒险，说什么也该我去。”

微微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，翁兄，习武之人有很多禁忌，最忌的心烦意乱，你现在正是这种现象，如何能去探险呢？”说得“回春翁”哑口无言，正待他还要出口，曹正鹿抢先道：

“由在下去好了，论武功、智慧虽然比不上狄兄，一般的角色还应付得过去！”

狄洵向两人露齿一笑，道：

“这件事没有什么好争执的，两位难道不认为由在下前往最适合吗？”

当然，在六个人之中，不论在哪一方面，都以狄洵最出色，只是两人心里对他都有份感激与歉疚，他实在做的太多了。

“回春翁”及曹正鹿两人互盯对望了一眼，彼此都有深刻的了悟，此事非狄洵去，只怕也办不了什么事，说不定还搞糟了呢！

狄洵一笑，道：

“你们隐好身，最好不要再开形迹，能避就避，我尽量回来，免得他们发觉异状！”

狄洵不等他们回答，立即伏着身子，迅速蹿跃向前而去。

他已经发现那的楼上四周有回廊相通，这是他的目标所在。

打定主意，他不再犹豫，只是一闪，人已上了五丈高的楼上，他的行动是如此迅捷，黑暗中看去，只是一抹似有似无的浮云罢了。

刚刚落在回廊上，他发现了一双眼睛，这双眼睛在附近的窗缝之后，只是一眨眼就消失了。

他正想展开下一个行动时，又听见轻轻的“嚟嚟”之声，他急忙伏下身来。

就在他左后方的一个窗户被轻轻推开，一个人头伸了出来四面张望，低声道：

“老五，天都黑了，我刚怎么看见什么在飞，现在一看又什么也没有。”

那一个被唤为“老五”的人，人在里头，似乎不为所动，沙哑的道：

“看见你的大头鬼了，你管他妈的什么东西在飞，关你屁事？”

先前的那个似乎疑惑了片刻，纳闷的道：

“我是担心有奸细混进来，你没见着掌门的，这两天紧张成那个样子，也不知道对头是什么角色，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的。”

老五不以为然，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

“他妈的，大顺仔你别像个狗熊好不好？前头有那么多人防着，别说是人，连个猫狗也进不来，你操个什么心？”原来另一个叫大顺仔，他不服气

的道：

“话不是这么说，否则上头也不要咱们来把着了，是不是？小心不蚀本。”

老五也把头伸出去，随便望望，骂了一声：

“你他妈的，看见什么了？别的兄弟都瞎了，就你看见？”大顺仔恨恨的道：

“我只是小心一点而已，我又没有说一定有人，你一大堆的不情愿，他奶奶的，出了事，你负责，还是我？还不是大家一起倒霉。”

“也不知道上头多给你多少好处，你这么尽忠负责？这种要命的苦差事，你还当宝？”

这下子，大顺仔可火了，不服气的道：

“听你的口气，好像‘青藏派’亏待你了？说这话也不怕脑袋搬家……”

老五怒道：

“你是老几，敢在这里发什么鸟威？脑袋搬不搬家干你屁事……”

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：

“够了没？这里是让你们看守，不是叫你们来吵架的，有本事故人来了再说。”

果然，两人立即静了下来，那个大顺仔还是不放心，小心翼翼游目四顾，在附近巡视起来，一边还煞有介事的抽出腰间的鬼头刀。

老五不耐烦得很，叫道：

“你把窗户掩起来好不好？谁让你这么明目张胆的？”

然后，狄洵听到一声轻轻的闭窗声，仅留一点点空隙监视外头。

狄洵稍微站直身，他大致看清这幢巨屋的地形环境，这是一座正方形的楼房，外围有回廊，中间亦有十字型的走道，彼此的连络很方便，也就是说，万一他被一人发现，其他的人很快的会来接应。

站在楼上，极目四周，远山近舍，景色十分幽雅宜人，此刻正值隆冬季节，更有一股子高逸的意味，这里实在不该沾有血腥。

脑子里不断的想着，脚下也不敢怠慢，他已迅速闪至一间房间的门口，看不到有值更守夜的人，里头也没有灯火，漆黑一片。

由对头将所有防范措施完全置于暗处来看，眼前的黑、静都不是件好的预兆，狄洵直觉得四周危机四伏，他不至于笨到闯进去。

他现在最想知道的是青灵居士，及那干魔头人在何处，若聚在一堂共谋议事，或可各自活动，他不是刺客，他只是想了解事情的真像。

狄洵极度小心的移动着身体，逐渐来到了上下楼房的阶梯旁。

忽然——

有一阵沉实的脚步声自楼下传上来，显然有人自下层往上走。

狄洵矮下身体，蹲在长廊的栏基之下，停止不动，静静凝视上来的人。

一会儿，有四个人两两并肩走了上来，楼梯口有两个人朝四人躬身行礼，这四个人连眼皮子也不撩一下，快步往狄洵匿藏之处的另一边的回廊行去，四人都默不出声！

狄洵凝目注视两人行走的步履，他可以确定的是这四人的身手都不错，在这里应该也算个重要的人物，只是狄洵都不认识。”

他们四个很快的又转了弯，离开了狄洵的视线范围。

狄洵心中想道：

“如果我要到楼下去，这里是唯一的通道，可是此地有人站守，扳倒他们不是难事，可是如此一来，很快的便会被发现……”

沉吟了一下，狄洵决定冒一次险，方待起身行动，又响起了轻微的窸窣声，在他的后方走来了二个人，匆匆的从狄洵身旁经过，还好对方目不斜视，而且快步经过，否则狄洵是很容易被发觉的。

狄洵一向细心，他仍然双眼一眨不眨的注视两人，这两个人是下楼去的，他看得非常专心，他相信如此，可以使他慢些时间被发现。

他移目向四周搜寻，耳朵也努力的留神八方，他确定暂时没有人走动了。

想了一会，狄洵抿抿嘴，慢慢的朝楼梯边靠过去，他脚步轻得即使在身边也不易听见声音。

到了楼梯旁，右掌“唰”的一伸，左边的那人已经被点了穴，一动不动的站着。

他对面的仁兄反应也够快，但见人影一闪，张开嘴巴准备大叫，可是连一点声音也还来不及发出，他也遭了同样的命运，僵住了。

狄洵笑了笑，走到两人的中间，只见两人睁着眼，嘴巴张得老大，一脸惊慌，却一点皮条也没有，静静的瞪着狄洵。

狄洵将两人的头颈微微压下，双手紧贴着大腿外侧，一副很恭谨的样子，如果不仔细看，实在不容易看出破绽。狄洵知道能在这里出入的，在派内的身份地位一定不低，这两人恐怕来一人要低一次头，干脆让他们一直低着头省事些，他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大家来去匆匆的，一时之间不会被发现的。

看他们两人的样子，狄洵不自觉的笑了笑，开始快速的往楼下掠去。

下面的格局跟楼上大同小异，一下楼梯，看见四面都是走道，他暗里吁了口气，楼上既没什么可疑的，楼下就是中心点了。

狄洵四周望了望，他决定往灯火最亮的地方走，这幢房子实在很大，走在里面有一个阴冷的感觉，每遇上窗口、门口，或有任何空隙的地方，他就尽量把身子压至最低，以免被窥见。

当他从一个窗口下面通过时，突然听到一个暴烈的口音在咆哮：

“我操他娘的，黑木怎么这个时候还不来，老子已经十多个时辰没合眼了，那小子一定还在做他奶奶的春秋梦另一个声音含混的道：

“小声点，搞什么鬼？唯恐别人不知道啊？我看就来了吧！”

先前那人又不干不净的低骂：

“他奶奶个熊，每回跟他换班时，他妈的就像老太婆生儿子……”

另一个声音又没好气的道：“好了别嚷了，前面正在议事，万一被听到，不只黑木，咱们也有排头吃了。”

低促的吵嚷了一会，两人都静了下来，狄洵突然学猫叫“喵喵”的两声，又低下身去。

哪一个脾气暴烈的，正有一肚子气，无处发泄，“呸”了一声，怒骂道：

“哪个死猫叫什么叫？叫春也不是这么叫法的，吵死了。”

另一个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你这人真奇怪，猫叫也碍着你什么鸟事……”正说着，里面猛的一声响，急道：

“哪来的猫声，咱们里头没养猫呀！”

两人都觉得不对劲了，狄洵猝然一跃，隐身在天花板的横木上。

两人开了窗，探出头来，仔细的搜寻，狄洵在上头还听到几句话：

“咱们还是出去看看的好。”

“不会有事吧？”

“看看比较放心，万一出了纰漏，咱们也都承担不住。”狄洵看到门开了，两人鬼头鬼脑，神经兮兮的在他们负责的范围来回搜寻。

“妈的，刚才明明在叫，怎么现在连个鬼影子也没有？这个猫还会化了不成？”

“没事了，不要疑神疑鬼，要有什么，前面的人早发现了，咱们招子又不比别人亮，他妈的，这黑木真的还不来？”“咱们别走远了，赶快回到屋子里要紧。”

两人低着头，同时踏进门，还随手把门给关上了。猛一抬头，两人傻眼了，原来狄洵带着笑意挺立在两人面前。

两人直愣愣的瞪着站在房内的狄洵，好半晌，一个才怔忡的道：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狄洵搓搓手，笑吟吟的道：

“我代替黑木来换你们班的。”

另一个愣头愣脑的，道：

“以前我怎么没有见过你？你是哪位兄弟的手下？还扎着红带子干什么？”

狄洵慢条斯理的道：

“兄弟刚从外头回来，黑木被派到外头去了，所以临时派我来。”

两人互视一眼，一个又道：

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怎么一声不响？我们也没有见着你进门啊？”

狄洵淡淡闲闲的一笑，道：

“你们真不开窍，给你们留了后路怎么不会走，还一直往前钻。”

其中一个较为机警，一听不是路数，张口结舌的大叫：“你……是……奸……”

他话还没有完，狄洵平静的点点头来回答他，突然飞出一掌，“唰”的一声，那人连吭也没有吭一声便软软倒了下去。

他的同伴蓦然像被人捅了一刀，猛的跳了起来，慌忙转身要走，狄洵欣然掠进，右掌一伸，将人像捉小鸡一样的捉了起来。

狄洵淡淡的一笑，道：

“老兄，如果还想保住一条小命的话，最好不要出声。”狄洵将他捉到躺在地上的那位仁兄前面，看看那张扭曲的面孔，惨白的脸色，唇角淌溢着鲜血。

狄洵一指地上的那人，开口对手中的人道：

“他得了头彩，是你的榜样。”

被狄洵捉在手上，那人浑身一哆嗦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狄洵把那人放了下来，脸色立即沉了下来，冷厉的道：“听着，乖乖给我站好，不要玩花样，我可以在你张口之前把你杀了。”

这话他完全相信，他的同伴已经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证明了。

狄洵冷冷的看了他一眼，道：

“你的头目现在在哪里？我指的是所有来此相助的个个重要人物。”

这人蓦然痉挛了一下，嗫嚅道：

“在……前厅……商……讨大……计。”

狄洵紧迫的道：

“这附近的守卫怎么埋伏的？”

有一股寒气像一条冰滑滑的蛇体顺着背脊往上延伸，他不可抑止的颤抖着……

狄洵阴恻恻的看了对方一眼，徐缓的道：

“在我还没有心烦之前，好好的回答问题，等我出了手，一切都难挽回了。”

一咬牙，那人道：

“每一个房间都有人轮流把着，而且……”

狄洵毫不放松，又道：

“而且什么？别吞吞吐吐的。”

那人哑着嗓子道：

“这幢房子的四周围都埋有火药，必要时会全部引爆狄洵心头一跳，表面上却装出十分平静的样子，继续问道：

“你们自己人如何逃出火窟呢？”

那人苦着脸道：

“有……地窖……”

顿了顿，他又急道：

“可是我不知道秘密通道在哪里，真的……不知道。”狄洵心想：

“真狠毒，他们根本不顾及这些弟兄的死活，显然要他们与敌人同归于尽。”

狄洵冷然一笑，道：

“负责引爆的人躲在什么地方？”

那人四肢有些抽搐，惊骇的叫道：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

狄洵冷冷一哼，道：

“你知道我一向没有耐性听别人撒谎，而且非常痛恨别人骗我，说！”

那人一哆嗦，口里仍然强硬的道：

“真的不……”

狄洵“唉”了一声，道：

“虽然我刚才进来时打定主意不杀人，现在可能得改变心意了。”

那人犹豫了一下，终于，点了点头，道：

“好，我告诉你，但是你……你不要杀我，而且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说的。”

狄洵心里不禁觉得好笑，但他仍表现得很和气，笑道：“那是当然，在下很讲义气的。”

咬咬下唇，那人道：

“从后门出去，有一座假山，里面有个山洞，只要这里一看情形不对，发出暗号，负责的人就会引发火药。”狄洵表示很满意的点点头，朝前移了一步，放低了声音，道：

“我救了你一命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这里火药爆炸了，你还能活吗？虽然你帮了我一点忙，我回报的将是更大的。”

那人疑惑的望着狄洵，突然觉得腰间处一麻，整个人软软的倒向地下。他睁大眼睛忐忑不安的瞪着狄洵。

狄洵笑笑，一抱拳，道：

“得罪了，我不过点了你的软麻穴，多谢你的指点，失陪了。”

话声中，他身形倏然掠出，往着后门的方向行去，黑暗中他经过了长长的走道，来到了后门，所谓的后门是与正厅相对而言，因为这幢房子是正方形的，四面都有门，有大门、后门，还有边门。

后门并没有人看守，只有一把大锁锁着，不过他认为外面一定有人看着，他们不可能如此大意，百密一疏的留个漏洞。

他还是决定由此出去，大门一定走不得，两旁的边门情形一定也差不多，所以他还是走这里，直接到假山省事些！

稍为休憩了片刻，狄洵定定神，朝着桃木的门行去，隔着约有五丈远，有人从旁边走了过来，径去开锁，一下子门儿轻轻启开。

一个冷峻的声音自外头响来：

“兄弟，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开锁的这人大咧咧的道：

“掌门人要招虎头目回大厅议事，我来请他。”

外面另一人又道：

“令牌呢！”

里头的人从腰部掏出一个令牌，外面的人一看，就让他出去，门再关起来。

狄洵看明白了，看守的人留在外头，里外都有锁，当听见有门开锁时，外头的人也把门开了，反正只有自己人才有锁，而且要有令牌才能通行。

这一些小杂碎，当然难不倒狄洵，可是他在里头见不到外面有多少人，如果一下子解决不了，引起声响那就不妙了。

他躲在黑暗的转角处，他在等待机会……

没有多久功夫，门又被打开了，从外头走进来两个人，后面的一进来，立即把门锁上。

两人朝着狄洵藏匿的地方走来，狄洵确定此处没有人把守时，待两人行到他的身旁……

狄洵倏然掠前，双掌一圈倏抖，行来的两个人已齐齐撞上墙，又被猛力弹回来，沉重的摔倒在地，两人俱已闭气了。

毫不稍停，狄洵把两人拖至暗处，三把两把已将一套衣服剥了下来，他穿到自己身上，拍了拍胸襟，再搜出钥匙及令牌，头也不回的，就往木门行去，大摇大摆的开锁。

很快的，里外的锁都开了，门外一个神色冷峻的中年汉注视着他，生硬的道：

“干什么？”

狄洵冷冷的看了他一眼，道：

“来换班的。”

那中年汉子打量着狄洵，边道：

“换什么班？还没有到时候，你是马尿灌多了，搞迷糊了。”

狄洵心头一跳，装出十分不悦的样子，道：

“兄弟你还说呢，我也一肚子不高兴，可是上头的话谁能不听呢？”

中年汉子冷然一笑道：

“是谁让你来的？你是哪位的手下？”

狄洵毫不思索的道：

“虎头目让我来的，他刚进去，说有位兄弟不舒服，让我来替替。”

那人又上下打量狄洵一阵，严肃的道：

“你的令牌呢？”

狄洵立即掏出一块木制的令牌，他此时方才看见令牌还写着“准”字，非常有力的。

那汉子伸头望了望，不耐烦的道：

“快去，叫换了班的快点进来，一个晚上一大堆人进进出出的，烦死了。”

狄洵心里骂了一声，脸上却堆上笑脸，道：

“是，是，你辛苦了！”他赶忙走出去，没走上两步，听到那中年汉子喃喃自语道：“什么时候来了个小白脸，怎么以前没有见过？这几天后面的话因风大就听不见了，狄洵不敢停下脚步，他怕旁边有监视的人，别露了马脚。

后有假山、花棚、鱼池、水榭，布置得比前面的还要漂亮，他一面走着，一边心中忖思：

“青灵居士对于日常生活享受看来十分注重，比起寻常的江湖角色，显然高明些，只怕此人不是好惹的，以他的领导能力看来。”

想着，他努力的看清四周的地理形势，虽然他没有看见守卫的人，但直觉上，他好像感到有数十双眼睛同时盯着他，他不敢怠慢，直往假山里走。

想到假山的入口，他不知里面有无玄机，突然一个声音响起：

“什么人？”

狄洵忙道：

“虎头目让我来，他说这两天风声紧，要加强戒备。”说着，有一个大汉从假山里走出来，那人一沉脸，疑惑的道：

“你是谁，我怎么不认识你？”

狄洵暗叫不妙，却仍然冷静的道：

“我刚从别处调到虎头目手下，今晚才第一次当差呢？”那人歪着头想了想，迷惘的道：

“虎头目刚走，怎么也没有交待一声？来了新兄弟我们都不知道。”

狄洵走上一步，低声道：

“太忙了，人嘛，谁有那么大的记性，样样小事都记得是不是？”

这中年汉子犹豫着，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让他进来，狄洵赶快加了句：

“我有令牌，你瞧！”

他把令牌往前一送，那汉子还来不及看，像块石头似的一下子“噗”的一声瘫在地上。

里头的人动也不动一下，只有一个尖锐的声音“哼”了一声，骂道：

“许克，你是昨晚在你老婆怀里躺太久了是不是，站都站不稳，摔死你这个老王八蛋。”

狄洵搓搓手，慢条斯理的往里走，里面约有两丈宽窄，里头悬着一盏气死风灯，晕黄的灯光映着七八条地上的大汉，宛如待宰的懒猪，那么懒散又那么杂乱，好像一点戒心也没有。

他们有的躺，有的坐，还有的从缝隙里，闭上一眼在张望外头。

他们根本不关心外面的人出了什么事，因为今晚四周很安静，根本没有事发生。

狄洵背着手，笑道：

“真是的，许克真的摔死了，谁告诉他老婆去，来为他收尸。”

有一个躺着的家伙，将双臂枕在脑后，没好气的道：

“虎头目才走，你就满嘴……”

正说着，他猛的又坐了起来，浑身一哆嗦，却蛮横的吼道：

“奸细，来了奸细……”

整个山洞中，所有的大汉慌忙站起，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，狄洵猝然大旋身，左右开弓，离他最近的两名大汉飞了出去，撞上土壁，沉重的摔倒于地。

他身形如电，凌空暴旋之下，再有两人喷着大口鲜血倒仰出去了。

另一位方才摸起自己的兵器，狄洵已一掌将他整个人腾空震起，脑袋“噗”的碰在洞顶上，“吭”的一响又摔了下来。

狄洵连眼皮子也不眨一下，两掌一斜猛翻，又有两个滚倒地上。

仅存的一位仁兄张口结舌的叫道：

“来……”

“人”还未及喊出，狄洵已一脚踢掉了他的半个脑壳！望望洞内中的八具尸体，狄洵长长吁了口气，自语道：“这些火药暂时起不了作用了，不过时间久了，一被发现，还是有麻烦，我得赶快行动。”

他立即又转回头，四周实在太暗，看不到暗卡的人，所以他想还是明来的好。

看门的汉子一见是他，一沉脸，道：

“怎么才一来，又有何事？”

狄洵“唉”了一声，道：

“洞里几个弟兄推我回去向虎头目报告，说还有位弟兄不按时换班哪……”

对方阴恻恻的看了狄洵一眼，冷道：

“这种事等虎头目来了再说，为什么要现在去报告，别私自离开岗位。”

狄洵故意垂下头来，装做难以启齿的模样，道：“大哥，你不知道不来换班的家伙，暴躁性子像火药桶，只有虎头目治得了他，他早该来了，你看，大冷的天，谁愿意替他，让他去睡大头觉……”

那人不耐烦的道：

“好了，好了，快去，快去，虎头目人怎么带的？乱七八糟的。”

狄洵又是拱手，又是作揖，一步踏入门内，那汉人忽然又叫道：

“要回来快一点，整晚都是你们的人！”

狄洵干笑了两声，回头道：

“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，大哥你辛苦了。”

狄洵已经换了衣服，所以大模大样的朝大厅的方向行去。

在一个转角处，他看见一个盆景，四周望望，然后抓起一把泥土，往自己脸上抹去，他可不想在此碰到什么熟人了。

他知道仍有许多人在盯着他看，因为他穿的是自己人的衣服，所以没有人出面干涉他！

狄洵听到在他右手边的通道有一个轻轻脚步声，朝着他的方向走来，他一低头，正待加快步伐，那人已发现狄洵，响起一个俏柔的声音：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原来竟是个女的，狄洵好像以前听过这女孩的声音，他不愿再生枝节，故意假装没有听见，他刚走了两步，那声音变得冷厉，道：

“我问你话没听到吗？”

一咬牙，狄洵回过身来，他一瞥此人，心不禁大大的一跳，原来这女孩就是曾到过“孤伶山”的朱青，朱固尊的女儿。

狄洵只希望朱青不要将自己认了出来，否则接下来的麻烦就大了，还好他已将脸抹黑，一时之间她大概不会认出。

朱青娇中带煞的声音又响起：

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不知道前头有事，这里不能随便来吗？”

朱青身上香气一阵扑来，狄洵镇定的望着对方，心中正思索着如何应付！朱青上下打量着狄洵，一张俏丽的面庞上如罩寒霜，冷冷的道：

“你是哑巴还是聋子？你再不说话我将你当奸细处置！”

狄洵心想：

“你是来客，大约主人对你客气点，你就神气起来了。”舐舐嘴唇，忙道：

“因为……因为看到姑娘太漂亮了，一时……”朱青笑啐了一声，却显然十分受用，大概还没有女人不爱听这种赞美的话。

朱青一笑道：

“你真会说话，咦，你脸为什么黑得这个样，也不洗洗。”狄洵悄然吁了口气，微低下头道：

“回姑娘，这几日十分忙碌，在下忙进忙出，一急摔了一跤，到现在还没有空洗呢！”

朱青眉儿一皱，道：

“为什么你的衣服没有沾一点土，脸却脏的那个样子。”愕了愕，狄洵低低的道：

“刚有位兄弟见在下往前面走，知道有事，见在下衣服脏得太不像话，所以跟在下换了穿。”

朱青盯着狄洵，好一阵子，她喃喃的道：

“奇怪，你叫什么名字，我好像见过你，声音好熟哦！”狄洵笑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道：

“在下在府内进进出出，碰过姑娘，所以姑娘听过小的声音，在下叫……仇无。”

朱青咬着下唇笑了笑，道：

“仇无？你也姓仇，好奇怪的名字。”

狄洵知道她的未婚夫是仇孟狄，故意跟他同姓，以博得她的好感，尽快摆脱她。

朱青问道：

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知道这地方不能乱闯，尤其现在前头正忙着呢！”

狄洵摆出一副惶惑之状，道：

“在下不知道，不过现在正有事要禀告，不知道前厅有事……”

朱青笑道：

“有事你去办，不过千万别到大厅里去，掌门人正在召集各路当家的商讨大事，此刻不便上去禀报各情，先退下吧！”

暗暗一笑，狄洵奉迎的道：

“多谢姑娘指点，要不然在下可惨了，姑娘真是菩萨心肠。”

朱青甜腻腻的道：

“嘴巴真甜……”

说着，朱青转过身去，柳腰轻摆，摇曳生姿的行向窄廊，那阵淡淡雅雅的清香味，就像扑面的微风，自朱青身上散飞出来，柔腻腻的，真个人心儿也在摇荡了……猛吸一口气，见朱青走远，他继续往前厅过去，远远的，他已经听见人声了……

狄洵知道在大厅内都是各路的当家，本领当然不差，自己如果太靠近，难保不被发现，他只有隔着远一点窥探，以免行迹败露。

在大厅的外头，有两座一人高的古瓷大花瓶，一边一个，狄洵躲在后面，从前面经过的人，应该不会发现。靠右边的这个。

这时，就是考验狄洵的内力的时候，他要聚精会神，才能听到里头各人的讲话声。

他提一口气，心无二用的屏气凝神，努力辨识各人声音，及说话的内容。

首先狄洵听到的是“洪威党”“灵猴”王昆的声音，道：“不是在下夸大其辞，狄洵这小子武功确实令人畏惧，我跟几个兄弟联手，不仅讨不到便宜还毁了……”后面几个字，大约是王昆转过身去，狄洵没有听见，不过大意他知道的，他笑了笑。

冷冷一哼，又一个声音道：

“王兄，人曰一朝遭蛇咬，十载怕草绳，其实狄洵也不见得是什么三头六臂，你大约见着风吹草动也会腿肚子打转……”

王昆咬牙切齿，怒道：

“申一康，有本事你当时为什么不露面，缩头缩尾的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！”

申一康，冷冷一笑，道：

“你不必不服气，这一回我会让你看看，是你本领差，还真的是对手强！”

王昆恨恨的道：

“他妈的你……”

申一康立即接口大吼道：

“你敢骂我？”

王昆反讥道：

“没什么不敢，我……”

突然——

一个声音大叫道：

“两位不要吵了，敌人就快来了，难不成自己窝里反，这点小事有什么好吵的？”

这人的声音粗哑，但有威严，里面马上静肃下来，狄洵却利用他大叫的声音做掩护，又快速的闪至大厅口，蹲着身，从门缝中往内瞧……

第十九章

狄洵看清刚才说话的人，坐在大厅正中央的太师椅上，块头十分高大，眼神凌厉，嘴唇削薄，双目如线，面色木讷深沉，充满了冷酷与寡情之像。

心中冷笑一声，想道：

“这人大概就是青灵居士了，好威风！”

又有一个声音，低沉的道：

“各位，不是我长他人的威风，各位想想，本党一夜之中死了数百人，轻重伤的还不论，而这些人一大半都是毁在狄洵那小子的手上，这些难道还假得了吗？对于此人，咱们不能不特别注意。”

狄洵看看说话的人，身材亦十分魁梧，肥头大耳，浓眉大眼，这人想必是“洪威党”的大统领，人称“千雪子”的西门立天了。

里面静了静，显然正在思索西门立天的这番话，有的人可能半信半疑，有的吃惊的瞪大眼。

狄洵仔细一瞧，里头坐了二十多人，“洪威党”的西门立天及王昆，还有申一康，“双龙帮”的李士熊、邱宇、云天鹏，“天鹰帮”的郑元平、廖鹤鸣、刁五娘，咦，杜老三也来了，还有“蓝玉山庄”的平家父子平贤风及平雁于都来了。

还有几位狄洵不认识，以前没见过的，一时凭长相也想不出来。

狄洵心中奇怪道：

“为什么集合了这么多人来对付我？他们平时有的根本不来往，有什么理由让他们携手合作？即使跟自己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也用不着如此大费周章的，一定有其他原因，那是什么呢？”

狄洵想着，又往里头一瞧，他又看见仇家父子，还有“太极门”的项豪，几乎所有狄洵想得到人全出现在这里了。

狄洵剑眉紧蹙，事情只怕不简单，别说外头那些碍手碍脚的家伙，光是里面的这些人，只怕自己都要吃亏了，即使再加上“回春翁”等人，顶多能多伤几人，助益不大。

重重一哼，西门立天道：

“虽然狄洵一身功夫甚好，但是集合咱们众人之力，不怕他什么通天本领，光是累就要把他累死。”

项豪没好气的道：

“这小子身手的确非凡，单打独斗，咱们没人能胜，大家合作，我想没有多大困难。”

申一康不屑的道：

“看你们把他说得跟神一样，‘百会镖局’那帮人几乎全军覆没，猛虎也难敌猴群，何况他碰见了我们，你们担什么心？”

仇千重迷惘道：

“说来说去就只谈到狄洵，那‘回春翁’及曹正鹿也不是好路数。”

沉吟了片刻，青灵居士道：

“说真的，‘回春翁’跟老夫数十年的交情，这次把他骗来，我私下亦颇感愧疚，所以希望各位下手时别真伤了他。”

申一康摇头道：

“他是咱们的对头，如何能对他仁慈？生死关头谁不全力以赴？掌门人

千万不可心存慈悲，否则吃亏可是自己。”青灵居士有些为难，道：

“好吧！不过不要杀死他，江湖上讲的是义气，此事要传出去，‘青藏派’及老夫的声誉全毁于旦夕了。”“震天魂”邱宇奉承的道：

“掌门人不必担心，在此的都是自己人，谁也不会把这事传扬出去。”

狄洵心想：

“你们这么多人联合，怕别人知道都来不及了，怎么还会传出去呢！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忽然道：

“等我们得手以后，我们怎么分配？人这么多，要公平恐怕不容易。”

“分配”？他们想得到什么？要分什么？狄洵在心中思索着。

咽了口唾沫，李士熊干涩涩的道：

“天鹏，有各位长辈在场，不要多嘴，掌门人自然会秉公处理。”

西门立天道：

“我们‘洪威党’只要是‘回春翁’，以及狄洵，其他的并不在乎。”

一直没开口的郑元平故作疑惑的道：

“西门兄真是清高，让在下佩服！”

青灵居士看了大家一眼，道：

“大敌当前，我们先不谈论这些，各位必须要有准备，等狄洵一行人一入本派，大家立即动手，攻他们个措手不及。”

平贤风恨恨道：

“在下曾吃了他的亏，希望各位仁兄助我出一口怨气！在下感激不尽！”

在场的人纷纷道：

“这是自然，平兄不须客套！”

“届时大家联手一定可以除掉那小子……”

青灵居士一摆手，道：

“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千万不可功亏一篑，现在各位请回房休息，一有情况，请各位全力以赴，非达目的决不干休。”

众人慢慢站起来，对青灵居士一拱手，各人往门外走来，狄洵迅速一闪，赶紧避至那个大花瓶后面。

狄洵晓得时间不早了，他闯进来已经耽搁了很久，得赶快出去，再设法应付。

狄洵等大厅内的人都出去后，迅速的退出来，他已稍微知道对方的防卫，出去要比进来时容易些，只要对方被毁的暗卡未发现前，自己是可以很顺利退出的。狄洵经过窄廊，黑暗中，他东弯西拐的走着，偶而有叱问声，都因见不到影子而不了了之！

此时，他已经离开了屋内，他的身法快如电闪，动似惊鸿，不过，他的运气也奇佳！

很快的他回到了“回春翁”等人的面前！

“回春翁”急促的道：

“里面怎么样？看你进去大半天，还以为出不来了呢！”微微喘了口气，狄洵将脸上的土抹去，小郁忙过去用手巾帮他擦干净。

狄洵简略把所见及所听的说一遍给他们听，众人一样百思不解，他们的目的何在？

曹正鹿朝四周打量着，边道：

“狄兄，如果硬拼，我们不一会儿功夫，只怕被踩成肉酱了。”

小郁低声道：

“我们不露面，他们也没有办法，不如咱们一走了之不什么事也没有？”

狄洵面无表情，低沉的道：

“不，既然来了，我一定要搞清楚他们对付我们的真正理由。”

“回春翁”望着前方，语声如冰：

“不错，今晚我一定要看看那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用什么手段对付我！”

狄洵仔细而扼要的把里面的地形详述了一遍，又将自己发现的埋伏一一指出，未了，他又道：

“你们跟着我，咱们进去找青灵居士，把事情弄清楚，万一动起手来，名位切记，不可恋战，大家一起冲出重围，不要被冲散，记得了？”

待各人点了头后，狄洵面容上带着微笑，但语声却是出奇的冰冷：

“很多人想要我‘降魔’的命，他们也常常以为自己办得到，今夜我要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办得到！”

目光隐射着一股寒冽得令人颤悚的气息，狄洵又凝重的道：

“我们人少，以极悬殊的比例来对抗这么庞大的一个势力，记得，咱们不许有任何伤亡！”

曹正鹿低声道：

“咱们宰他一个是一个，妈的，一想到‘矽风谷’之战，我就恨！”

狄洵摆手道：

“别动怒，咱们见机行事，一件一件来。”

只见狄洵身形甫动，人已闪出了老远，后面的不敢怠慢，立即纵身跟着！

狄洵略一打量地形，蓦地再腾空而起，用一口丹田清纯而流畅的真气，催动着身体的掠飞，像是一颗横过苍穹的殒星曳尾，只是眨眼之间，又快捷隐密的重回到巨屋里。他犹豫了片刻，等“回春翁”等人跟上了，他才又行动，好在他知道了里面的布置，所以行动起来，有着事半功倍之效！

现在，他们来到大厅附近，他低声对“回春翁”问道：“翁兄，青灵居士的卧房你知道吧？我却没有发现！”“回春翁”指着大厅的右侧甬道，道：

“老匹夫就住在这最后面的一间，他的前面一间有他护卫留守。”

狄洵点点头，道：

“好，翁兄这些由我们两个解决，让其他的人留在里头，大家好有个照应！”

他们以十分快捷轻巧的动作，瞬息间，已到了“回春翁”说的护卫的房间。

狄洵要其他的人伏在原地不动，自己与“回春翁”往里走没两步，一声沉喝已暴响而起：

“什么人在外头走动！”

两人低下身不动，里头一阵低微的骚动传了出来，然后开了门，两人把握刹那的时间冲了进去，立即动手制服了里面的两人。

狄洵一招手，曹正鹿领头，四人连忙闪进了房间里面。狄洵疑惑的道：

“青灵居士的护卫不该派用这样的小角色，未具有硬功夫！”

“回春翁”一看，道：

“这两个不是常年跟在他身边的人，我想那两个人一定在他房里。”

狄洵平静的道：

“总镖头，你们暂且留在此，把这两人拖到床上，有人来的话尽可能躲

一躲，在我跟翁兄未跟对方对手前，你们先不要轻举妄动！”

曹正鹿点点头，道：

“狄兄，放心，在下不会鲁莽的！”

狄洵颌首道：

“这次咱们冒了极大的险，每个人都要提高警觉，方能安全过关。”

他转头对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翁兄，咱们行动吧！”

长长吸了口气，两人悄悄的摸到青灵居士的卧室外，两人相互一点头，狄洵到了一扇柚木镶金边的花窗之前，他身形一翻，已那般险极却又毫无声息的贴上了窗边，牢牢的。

他运掌于窗门之部位，掌力透过窗框，里面的插门已被隔着，窗框震断，轻轻坠落于地！

虽然是极细碎的一响，却已惊动了房中的人，一个叱厉的声音响起：

“谁？什么人？”

狄洵与“回春翁”取得了默契，他一口真气徐徐冒注在四肢百骸，他要一击成功，虽然并不容易，但他非一击成功不可！

门被惊惶的打开，两条人影跳出来，只见狄洵躯体影闪，电火一样，两个人的四只眼睛还没有来得及找对方向，每个人的胸腹间便有如骤遭铁锤猛击，连吭都没有吭出一声，二条躯体已全然软软的滑倒在地上，静静的不发出一点声响。

同一时间——

“回春翁”已经推窗而入，几乎那门刚被打开，他人已经到了房内了。

借着室中桌上的银灯，“回春翁”可以看见青灵居士惊惧的神态！

青灵居士失去平，在派内的威风气概，面对老友，他语声颤抖的道：

“你……你……什么时候……来的？”

重重哼了一声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老朋友听说你病入膏肓，追星逐月的火速赶来探望，想不到原来你病好了！”

青灵居士站在床边，他伸出去的手稍差一丝，才能扯动警讯，狄洵已闪电般掠进房内，手中还提着两具躯体，放在地上。

这一举动，让青灵居士呆住了。而忘了去拉动那一条警讯的丝绳！

青灵居士看看狄洵，抖声道：

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

狄洵先不回答，他尖锐而迅速的将个卧房环视一遍，陈设非常华贵，称得上是美仑美奂，没有什么埋伏。狄洵点点头，道：

“青灵居士，我们只是来跟你谈谈而已，不跟你动手，不愿伤和气！”

青灵居士也是一派的宗师，他之所以如此失态，乃因对“回春翁”怀有一份深切的歉疚感，狄洵也是针对他的弱点，所以才让“回春翁”先进来。

青灵居士强制着内心的惶乱与不安，强硬的道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‘青藏派’岂容你们到此撒野！”

不屑的一扬眉梢，狄洵道：

“大掌门，你已亲眼所见我们不在乎你们，否则也不会穿过那些埋伏来到你面前。”

“回春翁”低沉而狠厉的道：

“青灵，你到底是不是人？为了你，我不远千里而来，你竟敢骗我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”

被“回春翁”的威势气焰所震慑，半晌，青灵居士才道：

“老朋友，我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！”

“回春翁”冷冷的道：

“为什么？你说！”

毫无情感的，狄洵冷酷的道：

“今天你只要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我们就不为难贵派及你的朋友。”

青灵居士惊恐的望着狄洵，道：

“你……你们都知道……”

狄洵淡漠的点点头，道：

“我们知道的不够，所以才来请教青灵掌门，你不会让我们失望吧？”

唇角微撇着，有一抹残酷与仇恨的阴影浮起，“回春翁”冷森的道：

“青灵，你如果再敢对我说一句谎言，别怪我手下无情！”

青灵居士怔了片刻，阴沉的道：

“事到如今，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，坦白告诉你们，这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。”

“回春翁”一听之下，怒火暴升，吼道：

“什么骗局？青灵你给我说清楚！”

静静的一笑，青灵居士寡情的道：

“如今说来，‘回春翁’你反而是被狄洵这小子连累的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冷哼一声，强压着怒火，道：

“快说，你不要吞吞吐吐的，大丈夫敢做敢当，看老子哪一点对不起你，你竟然如此对我！”

青灵居士已恢复正常，冷冷的道：

“本来西门立天跟我说，‘彩虹珍珠剑’在你手中，于是我们设下圈套，诱你到‘青藏派’，至于‘百会镖局’保镖，路上暗算你，都是故布疑阵，主要还是让你来‘青藏派’……”

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后来你们知道那把剑原来在我手中，刚巧我又与翁兄同路，你们就对我们一起下手？”

目光冷沉的看看狄洵，青灵居士道：

“原来你就是‘降魔’狄洵？好风采！”

一挥袍袖，狄洵道：

“多谢夸奖！”

青灵居士无谓的一笑，道：

“我承认有点对不起‘回春翁’，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可是‘彩虹珍珠剑’实在太吸引人了，我也是情不自禁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大睁着两只眼睛，厉声道：

“你这没情没义的老匹夫，看我今天宰了你，你还……”

狄洵按住他，低声道：

“先别动怒，翁兄！”

他一笑，对青灵居士道：

“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聚集在这里，都是为了‘彩虹珍珠剑’来的？”

青灵居士阴沉沉的打量着狄洵好一会，生硬地道：“不完全是，他们大都吃过你的亏，所以联合起来要收拾你，当然又有‘彩虹珍珠剑’，可谓一举两得。”狄洵冷冷一笑，道：

“好一个一举两得，只怕天下没这等便宜事，你们打的是如意算盘。”

青灵居士狠狠的道：

“狄洵别狂，这阵不比前阵，我就不相信你插翅飞走。”

用力“呸”了一口唾沫，“回春翁”愤恨的道：“奶奶的，青灵你实在歹毒的过份，为了一把什么鸟剑你竟然出卖老朋友！”

哼了哼，青灵居士冷冷地道：

“坦白告诉你们，让你们做个明白鬼也好，这把‘彩虹珍珠剑’不是普通的剑，他里面关系着一笔庞大的财富，几千人几辈都吃喝不完的财富。”

狄洵看到一个人贪婪的本性，眉梢子一扬，叹口气，道：“在下虽然不是很清高，但一生吃喝也足够了，不想要多余的钱财，如果早知道你想要，我送给你不就没事了？”青灵居士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的叫道：

“你要送我？”

“回春翁”怒叫道：

“不行，老弟，像这个猪狗不如的禽兽，宁可丢掉也不要给他。”

青灵居士嘻嘻一笑，压低了嗓子，道：

“何必呢？有好处老朋友不会忘了你的一份的，有福大家享……”

狄洵摇摇头，这或许是人性的弱点，总叫人失望。“回春翁”气得双目怒睁，鼻翅急促的扇动着，他用力一跺脚，厉烈的道：

“青灵，你把我‘回春翁’看成什么样的人？钱财我视之如粪土……”

冷笑一声，青灵居士哑着声音道：

“我是好意，你既然不想要，我也不会勉强你，狄洵，把剑交给我吧！”

狄洵心里有些感触，但他带着两眼的笑意，低低的道：“人都有好奇心，宝剑在我身上这么久，我什么也没发现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笔宝藏在哪里，算是交换条件吧！”

犹豫了一下，青灵居士吐了口气，道：

“好，告诉你也无妨，反正你一样带不出这里的，这把宝剑只要用松子油，在它的剑刃上来来回回的烧，上面会浮出字来，即写着藏宝之处！”

狄洵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大当家的，如何知道这秘密呢？”

青灵居士面无表情的道：

“这个你就不必过问，现在你把剑交出来吧！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。”

狄洵心里有些失望，他平淡的道：

“谢谢你的指点，不过在下有一句奉告……”青灵居士寒着脸，冷冷的道：

“你想食言？”

狄洵似笑非笑的搓搓手，硬板板的道：

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大当家的，你忘了兵不厌诈。”青灵居士闻言不由微微一怔，随即又急又怒的叫道：“你……狄洵，这是你成名江湖的作风？”

狄洵抿抿嘴唇，道：

“这不也是一种战略，你骗我们来，我们不过以牙还牙，以其人之道还

治其人之身而已，大当家的，我想无伤大雅吧！”

青灵居士怒冲冲地道：“

“狄洵你卑鄙、无耻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豪气飞扬地道：

“青灵，你不必乱吼，我正式向你挑战，单打独斗，你敢吗？”

青灵居士冷冷一笑，道：

“哼！对付你们两个，还用不着我沾手……”“回春翁”简直气昏了头，指着青灵居士，破口大骂：“狗娘养的匹夫，我就知道你是胆小鬼，你没有胆量与我交手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话还没有说完，青灵居士已狂笑起来，摇摇头：

“莽夫一个，成不了大器！”

蹙着眉宇，微微退了两步，狄洵道：

“翁兄，咱们走！”

“回春翁”气得开始簌簌抖索，厉声道：

“我不走，我要宰了这个老匹夫，叫他知道无情无义的下场！”

叹了口气，青灵居士阴沉的道：

“只怕你们想走也走不成，只要我一叫，你们插翅也难飞！”

“回春翁”踏前一步挑衅的道：

“好啊，你叫呀，我看看你们有多少能耐，把我怎么样？”

狄洵心里暗暗叫苦，他不假思索，拉起“回春翁”正要往外冲时，外头已经响起了一阵低微的嚎叫：

“稟掌门人，是不是有事？”

青灵居士急吼道：

“快进来捉刺客！”

狄洵一下子闪到门边，猛然隔着门双掌齐飞，于是，在“哗啦啦”的巨响声中，门扉粉碎，木屑四溅，三名大汉已滚球似的摔滚出去！

他们跌翻的一刹，四周刹时沸腾起来，响起一片惊呼声，叫喊声，叫嚷声，步履杂沓，显然对方已经发现异状了。

狄洵不想缠战，拉着“回春翁”电掠而去。

曹正鹿等人冲了出去，狄洵大叫一声：

“放火！”

曹正鹿与曾雄毫不过迟疑，急步回转，拿起桌上的银灯猛力掬向房中锦榻上，“呼”的一声，火舌顿时四蹿，在灯碎油洒中，床榻已立即陷入一片熊熊的烈焰里！

狄洵大叫一声：

“走！”

他反身一腿将追来的大汉踢飞出去，正好迎上了二名猛冲而来的大汉，同一时间，他双掌并出，将两人震出数丈之外！

此刻，整个“青藏派”已完全陷入一片匆忙紧张的情态中，黑暗里，刀芒映泛着寒光，低沉的叫问起落不息，好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！

狄洵在前带头，他目光仔细注视着四周的变化，并不夺路冲逸，他们尽量避开。

但是，那些守护者实在太多，很快的，他们的行迹已经被发现了，一阵阵吼叫声紧紧追在他的身后四周，令人心中发毛。

蓦然——

从暗处里，一蓬蓝汪汪的利箭正如暴雨罩来，狄洵低喝道：

“小心！”

就在利箭落空的一刹，狄洵身形倏然平空一弹，再一猛翻，掌影刃芒般纵横，五名伏在暗处放箭的青衣大汉已惨叫着分成五个方向飞了出去。

由于他必须顾及其他的人，尤其怕“回春翁”恋战，所以他移动的身法，不似平常的快捷，但仍非常潇洒利落！

斜刺里，时常有人抽冷子从横处斩袭，但是，若非在他们刚刚举刀的时候已失去目标，便是尚未及看清目标便被震飞半空。

他们六个对付这种小角色，实在不用费吹灰之力，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。

于是，那些人自四八方围抄追赶上来，他们惊骂着，更加杂着尖叫悲噪，情势已开始乱了，失去原来安排好的秩序！

冲杀着，闪奔着，在一蓬蓬的鲜血四溅中，那团团手舞足蹈的人影，活像团团抛起落下的圆球，一片血肉糊糊！

虽然他们这般的横闯直撞，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后面三四位功力不弱的高手，在拼命的追赶他们，已一步步追近。

狄洵望见屋子已出现一片腾腾的火光，火势猛烈得一下子便染红了半边天，有无数的人影在惊叫中，奔向了火起的地方，抢着救火！

喧哗声潮水的沸腾着，但是在后面的几位高手依旧紧追不舍……

一丝冷酷的笑意浮上了狄洵唇角，奔得更快，他要引这些人到林子里！

“回春翁”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，他是很想再干一场，但恐连累别人，也只好忍住一口气！

他们奔到了树林边，狄洵在半空中一挺一翻，飘然落地，后面的人也紧跟着落在他的两旁。

后面四个人气呼呼的飞扑而至，在一声招呼下，四个已分成四个角度站定，距离着狄洵六人约在五步之地，双方对峙！

狄洵一看这四个对手，原来都是旧识的，那位死眉死眼的、活像一具僵尸般的、冷酷无情的神色的是“太极门”的帮主项豪！

另外三位，就是杜老三，以及“昆山双鬼”的古尚、古浩！

项豪唇角略微勾动了一下，阴沉沉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跑的功夫练的不错！”

狄洵微笑道：

“哪里，各位也不差，不过这是保命的方法，各位非勤练不可。”

双目直生生的看着狄洵，项豪又冷冷的道：

“新仇旧账，咱们一起算算吧！”

狄洵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

“只来了四位，项门主，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能耐吗？”

项豪的双眼目光一硬，生冷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太狂，狂得太过头了！”

抿抿嘴唇，狄洵安祥的道：

“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没碰到好角色，也没什么好话可说的！”

项豪忍住怒气，微一招手，阻止了愤然欲动的“昆山双鬼”，冷冰冰的道：

“就凭你们几个，也敢来闯‘青藏派’？”

狄洵大大方方的点点头，道：

“不错，我们不但闯了，而且又出来了，各位好像奈何不了我们。”

项豪寒着脸没有搭腔，杜老三神色愤怒，道：“狄洵，你虽然出了‘青藏派’的大门，并不表示你们可以活着离开！”

露了雪白的牙齿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杜老三，我们算是有缘的，见了不少次面，你应该知道狄洵不会被唬倒的！”

眉毛微微一动，杜老三涩涩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也狂够了，今晚你休想留下一口气离开青河镇！”

有趣的一笑，狄洵轻蔑的道：

“杜老三，平常我不是一个慈悲的人，但是我好几次都没有杀你，你不要指望我常常用这种菩萨心肠来对待你！”脸部一下子僵住了，杜老三道：

“你有什么狠招尽管使出来，杜老三决不含糊，二十年后也是一条好汉！”

轻轻一拂袍袖，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想不到杜老三已经参透了生死关了！那么就让你在下来为你超渡吧！”

“昆山双鬼”神色愤怒，正想开口说什么，小郁、小雯双双闪出，小郁道：

“少爷，让我们来！”

笑了笑，狄洵道：

“嗯，小心些，他们可是凶的很！”

曹正鹿及曾雄一见两位小女孩如此勇敢，他们两人也摆出架势，刚巧四对四！

杜老三狡诈，已快逾石火般猛进倏翻，入掌有如流星般飞泻向小郁！

然而，当他八掌宛似融成一掌攻来的时候，小郁轻描淡写似的闪出五步之外，同时，他已向杜老三挥出了十二剑十六式！

项豪对着曹正鹿，一翻身，项豪一抹蓝汪汪的寒芒猝闪，他手中多出一柄怪异的利剑来，有如蛇信似的向敌人刺来！

曹正鹿抽出大弯刀，随着他的身形作成一圈圈弧形的闪戮，向对手猛攻！

“昆山双鬼”分别与小雯及曾雄斗了起来。

在血刃、掌影纵横里，杜老三不禁有些吃惊的连连跃避躲让，他虽然极力反击，但是，显然他力不从心，不是对手！

小雯的动作快捷如电，逼得古然节节后退，情况亦是狼狈不堪！

只一上手，除了项豪外，其他三人便开始东跳西蹦，招架不迭，虽然没有打输，味道上透着那么几分的不自在。

项豪对曹正鹿毫无问题，但见他们的窘状，面孔上依然没有表情，心肺却几乎气的炸裂！

项豪陀螺似的暴旋六尺，在旋转中，利剑形成一个个圈圈，宛似他身边有千百柄剑密密排合着一波波的刺展一般，怪异而奇幻！

曹正鹿心头一惊，左右倏晃，身子连连退了三步！

项豪利剑闪戮如风呼呼，条条蓝电晶芒交相织网，布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网……带着恐怖死亡气息的网！

狄洵大惊，忙喝道：

“快伏下！”

话声中，狄洵已跃入战场，滴溜溜一个跟斗翻了出去，双脚急快的旋转着，猛然回转，双掌自上而下，硬生生的把项豪震出两步，使他的利剑剑刃连连落空，解了曹正鹿的危机！

项豪一咬牙，连环二十一剑在狄洵的身躯一刹那猛攻，却道道刺空，蓝光闪烁中狄洵的双脚已来到了下颌，气得他大吼一声，反退了三步！

狄洵心中暗吃一惊，自己太轻敌，低估了项豪的功夫，他反应之迅捷，心思之狠毒，艺技之精湛乃是江湖上的顶儿尖儿了！

他打定了主意，他要迅速除掉项豪，狄洵单足拄地，一个盘旋飞出七尺，在他有如一个巨轮转动般飞出的一刹，双掌自肋下古怪的倒砍出去！

项豪被狄洵肋下倒翻的两掌逼得一窒，但立即又再扑上！

于是，狄洵有如一团滚动的龙卷风般狂然而强悍的翻飞纵横！

猛然，狄洵一口气逼在两掌之上，双掌划过一个大弧，由外而内，“呼”的再次迎向项豪，同一时间，他的身躯已做了一个横射，两脚在一闪之下猝踢项豪的下颌……

狄洵在项豪未及反攻之前，双臂急浪似的连连翻斩，已经看不清他的动作，只见一片片的掌影滚动掠射，那么密，那么广，那么无可阻止！

在这掌影甫现的瞬息，其凌厉与诡异简直是匪夷所思，纵横飞舞有如喷溅的千百水珠，连项豪这等高手也不禁大大震撼了……

项豪在厉叱声中，双目赤红的挥剑凌厉攻到，狄洵大笑一声，双掌闪电般翻飞劈斩，血刃似的掌影翩翩掠射，就像千百个恶魔的丑脸，无数人冤魂的尖泣，满空的魅影在嘲笑！

项豪如大风车般飞起闪了出去，一张素来无情的冷脸，也不由得变得紫中泛红，汗油沾满，他退了五步，方才站稳！

这时，项豪拼上了命，又反攻而上，利剑挥舞得宛如狂风滚云，怒浪惊涛，一层层、一重重，交织着，重叠着，那么愤昂激烈的卷来！

项豪以将多少年来的修为全运用在这次搏战上，如此悍野而狠蛮的攻至！

狄洵双臂的肌肉在急剧的抽搐，一股火辣辣的感觉直通到心底，甚至脑袋也有些晕眩！

狄洵在一闪之下，猛地迎向了项豪刺来的剑势，他迎得那么坦然，又那么迅速，以至项豪在愕然中还没有摸清这是怎么回事之前，双方已无可避免的接触上了。

突然——

第二十章

项豪的利剑在一闪之下便要刺上了狄洵，他出手快捷，招式诡异，但是，却在甫始刺上的刹那，倏而一滑一震，快得不可思议，项豪似刺向一团空气，一个幽灵，那般的飘渺空虚！

狄洵微退一步，右掌翻飞，十几掌急悍之至的反卷，双掌一抖，分左右猛劈敌人！

项豪孤注一掷，身躯平起，怒矢一样电射直插而进，在一弹之下分斩狄洵的颈项！

狄洵冷冷一笑，未见他作势，身形已“呼”的升高三尺，就在项豪的利剑要触及他颈项的瞬息间，他那瘦削的身子，竟匪夷所思的，猝然在半空中倒掠而起，使项豪一下子扑空！而这一生中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了，就在他方才感到不妙时，狄洵的十掌，有如天外飞来的，一气呵成之下，将他连连震翻出十个跟斗才一头栽跌向地下，脑浆四迸！

狄洵目光毫无表情的扫过项豪怪异扭曲的尸体，半晌，他才长长吐了一口气，用衣袖拭去鬓角的汗渍。

这时——另外三组六人之斗，也即将分出胜负，曾雄对古浩，稍微吃力些，但还是占上风，其他两人都把敌人打得无招架之力！

小郁一个奇怪无比的攻击，如烈阳的四射光芒，杜老三在厉叱声中连连后退！

杜老三已在拼命的招架，但仍然有连续十一招穿过了他，猛劈到他的身上！

“砰”声清脆的响起，杜老三大股大股的溢着鲜血，打着转子旋出了五步沉重的摔倒于地，却在死命的挣扎呻吟！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尖号一声，古然疯狂一样朝小雯冲了过来，又狠又急又快！

小雯倏起长剑，猝然猛挑，“唰，唰，唰”的三响连环扬起，古然的身体连中三剑，浓浓的鲜血暴雨般的洒了出来！

古浩，刚厉的声音异常的愤怒，沙哑的吼道：“老子跟你们拼了！”

冷酷的，狄洵厉声道：

“古浩，蝼蚁尚且偷生，想活命就快点滚！”古浩原在倾力攻拒中，咬牙瞠目的狂叫道：

“狄洵，你以为我古浩是贪生怕死之辈？我的主人、我的兄弟都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，今天我跟你们拼了，纳命来！”

他目光注视着凶狠的古浩，冷漠的道：

“古浩，在下等与你无冤，并不想杀你，去吧！要报仇的话，过几年再来！”

古浩已不能说话了，他喉头一阵阵的咕噜着，喘息粗浊而含混，但他竭力侧首看着狄洵！

没有表情的看着他，狄洵沉沉的道：

“再次动手，你不会有什么好处，不过都陪上一条命罢了，留住你的命，给你们的人收尸吧！”

古浩想举起手，手臂却瘫了一样抬不起来，两眼无情的望着他的敌人！微微抖索着，但连移步都似挪不动了！

狄洵等人擦过他的身边，慢慢走过，狄洵又停下来，回头道：

“江湖风险，这等血腥的日子，没什么好留恋的，何不退出这个是非圈呢，去吧！”

他们伏在一片树林间，发觉在“青藏派”那边火光通明，人影幢幢，正在往来奔走着，火仍在燃烧，但火势已然弱了下来！

忽然，当狄洵正在沉思时，蓦然有数十条人影从四面八方朝他们的方向奔来，狄洵机警的在他们未发觉时藏好身，迅速闪目四顾……

片刻后，一个沙哑的，刚厉的声音异常愤怒的断续传来：

“一定在这附近，项门主身上还有体温，刚死不久，大家快给我搜！”

接着是叱喊的吼声，是急促移动的脚步声，过了一会，另一个尖尖的口音道：

“平庄主，他们会不会已经离开这里了？”

原来那个冷冷的，沙哑的语声道：

“不可能，他们不会这么顺利溜出去，今天非杀了狄洵这小子不可。”

有一个惶恐的声音应道：

“禀两位大爷，小的刚才还看到项门主的侍卫之一古浩往镇外走，垂头丧头气的……”

尖嗓子怒叫一声，愤然道：

“他妈的，你搞什么鬼，这事为什么不早一点报告呢？现在才说，到哪儿找人！”

平贤风冷漠的道：

“田兄，咱们找人要紧，别真的让那小子跑了，以后麻烦就大了。”

尖嗓子愤恨的吼道：

“他妈的，你们这些死人，还不快给我搜！找不到你们也别回府了！”

于是，一阵杂乱的翻弄声与移动声微微响起，跟着又是一些人出力时的呼吸声！

狄洵没有看到，但是他知道这些人正在四处搜巡他们，有的可能在处理项豪等人的尸体！

沙哑的声音重重一哼，道：

“狄洵这小子只要敢露面，今天一笔血债一并向他索回……”

“呸”的吐了口唾沫，那尖嗓子又叫道：

“这小子要不是如此能躲，他还能活到现在吗？缩头缩尾的……”

步履声又响起，渐去渐远，又沉默了一会，那尖嗓子又道：“说来也丢人，咱们这么多人，被弄的天翻地覆，连他们一个也没伤着，便吃他躲藏了起来，这场面实在不太对！”沙哑的声音一定是“蓝玉山庄”的平贤风，没有错，此时竟也悠悠忽忽的道：

“真要宰了这小子，咱们付出的代价可能不会太小……”

沉思了半晌，狄洵暗示“回春翁”等人留在原地，他们的爪牙四处去搜，现场只有平贤风及那个尖嗓子了，狄洵一人对付起来不会太费事的。

又等了一会，狄洵慢慢的站了出来，冷冷一笑，不屑的道：

“久违了，平庄主！”

愕闷了片刻，那个尖嗓子抢在乎贤风回答之前，怪叫了起来，道：

“你……你是‘降魔’狄洵？”

四周是一片宁静，阴森森的宁静，血淋淋的宁静，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！

点点头，狄洵道：

“正是区区在下，怎么，不像？”

艰辛的咽了一口唾沫，吃力的道：

“你……这么年轻？”

微微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朋友是以为‘降魔’是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？还是满面的络腮胡须？”

平贤风沙哑的声音冷森的一笑道：

“姓狄的，今天该是咱们算账的时候了，本庄主说过我不会就此罢休的！”

狄洵生硬的道：

“平庄主看来并不聪明，项豪项门主难道不能给你血的教训？”

平贤风冷笑了一声，他重重的道：

“姓狄的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这一次我们决不善罢干休！”

尖嗓子大声吼道：

“狄洵，别人怕你，我洪雄可不把你放在心上，放马过来吧！”

狄洵的面上寒酷得似蒙上一层青霜，他阴沉的道：“洪雄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，连听都没有听过，跟我动手，你还差得远！”

咬咬牙，洪雄狠毒的道：

“让你见了阎王，听不听过我的名字，那都已无关紧要了！”

目光酷厉的盯着洪雄，缓缓的道：“我实在不愿意多沾血腥，如果你心中有一点点人性，别徒然让这么多无辜的人丧生！”

平贤风冷冷一笑，寒声道：

“狄洵，你心狠手辣，杀人无数，好不歹毒，难道你有人性吗？”

一拂衣袖，扬扬眉梢，狄洵生硬的道：

“如果你们不想被杀，那就快滚，在我还没有改变心意之前！”

蓦地狂笑一声，平贤风大吼道：

“洪兄咱们一齐下手，非除了这个狂妄的臭小子不可！”狂风猝闪，狄洵已电射而出，掌影飞射如电，一连串的猛劈而来，他的斩掌来得宛如雷轰电掣，满空如血刃般的掌影已那么无声无息，无预无兆的突然掠至，其快无匹！平贤风到底武功精湛，反应快捷，他名震天下的绝招已暴展而出！

洪雄左掌倏翻猛挥，六掌分成六个角度暴取扑向狄洵！平贤风暴叱道：

“今天一定要取你的狗命！”

狄洵正想再说什么，耳中已听到杀声震天，吼号响成了一片，“青藏派”的人正快速的冲扑上来，他不觉一惊，叫道：

“翁兄快带他们离开！”

平贤风目光一横，已不由吃了一惊，原来狄洵的人就躲在附近，急促的道：

“拦住他们，我们马上就来了！”

“回春翁”冷沉沉的道：

“老弟，咱们不痛宰一番，搞的他们鸡飞狗跳，我绝对不走！”

狄洵又急又气的道。

“他们人太多，千万别恋战，快走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坚决而执拗的道：

“狄老弟，那你带他们走，我一定要留下来，跟他们好好干一场！”

此刻，那边又传来了平雁于的清嗓子：

“快点，他们在那里，爹，我们来了！”

切着齿，“回春翁”狠毒的道：

“来的好，你们这些兔鬼子，老子今天不宰了你们，就不混了！”

狄洵连阻止声也来不及了，平贤风已凌空扑到了头顶！在这种紧急迫促的当儿，狄洵已顾不得其他，右掌倏翻猛挥，十五掌分成十五个不同的角度，暴取扑到的平贤风！

他的十五掌刚好迎上了平贤风，这威名烜赫的平贤风似乎已经气疯了，他双目赤红目光如焰，面容扭曲着，有如一头狂猛噬人的野兽！

从“青藏派”一涌而来的大汉，已将狄洵等人困在中心，狄洵苦笑一下，“砢风谷”的惨烈血战在此又要重新来过了。平贤风一见自己的人来了，刹那间勇气百倍，他目眦欲裂，掌影串串交织旋飞，宛如一溜溜闪泻的流星，而流星衔接回旋着，他喉头同时发出了一阵短促而沉闷的“哦——”声！

平贤风的功力是犀利的、凌猛的，更是雄猛而怪异的，与上回交手时，已增进不少！

狄洵瘦削的身形暴旋之下，两臂挥抖如电，看不清他反攻了多少掌，迎拒了多少招，只见翻飞的掌影漫空而起，呼轰推卷而去！

他才缓过手甫始透了口气，甚至势子都还没站稳，有七名执刀大汉乘隙而上，刀掌齐挥，同进劈向了激战中的狄洵！

狄洵的斩掌来得宛如雷轰电闪，就像千万把利刀，一下子从虚无中飞来，绵密，广阔、狠毒，而又其快速无匹！一片哀叫混成了一团，那七名带刀大汉回翻而出，在腥赤的鲜血狂喷中，一张张面孔，变成煞白的了。“回春翁”等人也加入了战圈，一时刀挥着、刀闪着，矢掠着，梭舞着，战况悲壮！

冷森的平贤风道：

“这下子，狄洵你死定了！”

一扬眉梢，狄洵淡漠的道：

“手下败将，尚敢狂言？”

嗤了一声，平贤风傲然道：

“狄洵，此阵不比前阵，你眼睛放亮点！”随着他的语声，一片火热的，强猛如山崩浪涌的气流，便在平贤风的掌力中，呼轰推卷而去。

狄洵身形倏闪，让过了一柄大砍刀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平庄主你的身手是进步了，但还不是对手！”一串紧密的、脆亮而急剧的肉掌扑击声倏忽传出，有如一张张魔鬼的丑脸，有如一片片带血的刀刃，旋转着，纵横着自迥异的方位，角度兜迎而上——

“哗啦啦”连连崩倒了五名大汉，模糊的血肉蓬溅四射，空气中飞溅，平贤风已踉跄的退出了七步，才站稳身！平贤风面色灰中泛青，双目也暗涩得紧，他髻发披散，唇角溢出腥赤的鲜血，那袭长袍，更是破裂撕开，零乱不堪！

平贤风呛咳了一声，狠毒的道：

“小子，你好狠……”

狄洵冷冷的看着他，道：

“这是一场杀伐，两军对阵，在这时，也就难讲什么仁义了……”

话未完，狄洵身子一闪，掌如利刃，溜溜斩射，眨眼间又有五名敌人咽喉割裂，捂着喉头滚倒地下！他左右倏晃，躲过了二柄急砍而来的锋利鬼头

刀，两手一翻猛挥，“吭”“吭”“吭”三声巨响连成一串，三名大汉又已头裂血溅，横尸残命！

狄洵不移不动，冷淡的道：

“看到了吧，平庄主！这就是血淋淋的杀伐，凭的是真本事！”

忽然——

哗然的大叫响自周遭，雪亮刀刃如雨如林般，从四面八方疯狂劈下！

在刃光与刃光的极小空隙里，狄洵极险的穿射而过，同一时间，他一口气反劈二十四掌，这二十四掌分自二十四个不同的方向挥出，却是难分先后，在漫天的掌影飞舞里，宛如二十四名高手齐齐出掌拒敌！

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掠穿闪着，掌势如山崩河缺，呼呼轰轰，“青藏派”的手下们所向披靡，有似风吹麦浪般纷纷仆倒，喷着血，抛着兵器，惨厉的呼号与惊怒的叱喊乱成一片！

目光如刃般酷森森的注视着围绕在他身边的这群大汉，狄洵冷冷的站着！

平贤风目光中闪射着血一般的烈火，愤恨的，他咬着牙道：

“狄洵，你心狠手辣，滥杀无辜！”

狄洵淡漠的道：

“那么就请平庄主让无辜的人离开现场，否则在下很难分辨！”

平贤风的唇角不禁抽搐了一下，他死死的盯着狄洵。道：

“你不觉得自己太残酷了！”

面无表情的一笑，狄洵缓缓的道：

“以牙还牙，当别人对我残酷时，我也不会对他仁慈。”平贤风火烈的低吼道：

“杀！杀！给我杀！”

他的语声沙哑而刚烈，在粗厉中含着铿锵的钢铁交击声！

三十多位高大的汉子往狄洵奔冲而来，大砍刀“呼”“呼”砍劈，一柄大刀“呼”的贴着他肋边擦过，连眼皮子也不撩一下，狄洵迅即抽出腰间的长扇一抖成一圈弧影，那猝袭的汉子，连连翻了五个跟斗，横摔到簇拥的人们身上！身形倏矮突斜，狄洵手、扇齐颤蓦挥，挡在前面欲退不能的大汉，血肉一面横飞，头颅骨溜溜的抛舞着残肢四落，号呼通过惊恐过度的喉咙，那呼号也就显得十分怪异了！

另一边——

曹正鹿大弯刀挥斩下来，五六名大汉头飞血涌，仆倒在地……

“回春翁”肉掌一抖，硬生生将三个大汉砸倒，破肉与骨掺在浓白赤红的脑浆血里，溅得他自己浑身都是红血小郁一把利剑挥去，刚好通过一名手握尖头锥的青衫大汉腋下，剑尖一直反透出这大汉的咽喉……

小雯被十多位大汉围住，她以利剑连穿透了两名敌人青河镇的周围，到处全是一些惨不忍睹的尸体，“青藏派”出来的大汉红着眼，暴起额上青筋，喷着唾沫在狂喊，利刃挥舞着，寒光闪泛，惨叫与怒吼透过疯狂了似的喉咙那边，几个大汉甫始栽地横尸，这边，更多的角色又旋转着断命，血，一蓬一蓬雨似的进溅着，看上去，也就特别的吓人与恐怖！

只见白刃挥舞，人进人退，跳跃着，仆翻着，各式各样的衣衫在转动，在旋晃，汗掺着血力映着胆，叱喝衬着怒喊，惨叫配着悲噪，花花绿绿的肠脏流泻满地，生命竟如此的贱微与不值了！

人在地下滚动，在地上奔跑，一张张不同的、却愤怒仇恨的脸容在旋转……

狄洵一挥掌，只见漫空中的掌影飞舞，又有五名“天鹰帮”角色哀号着栽倒，五大口热糊糊的鲜血彼此喷到身上，叠压着堆成了一团。

曹正鹿右手的大弯刀闪电似的挥舞劈掠，逼得他的敌人招架狼狈，他一边注意着靠到身边的狄洵，一边低沉的道：

“狄兄，我看不是好路数，咱们别巴巴的把命卖给他们了！”

狄洵斜睨了正在拼着命，大汗如浆的“回春翁”一眼，摇摇头，无奈的道：

“一时之间，翁兄不会离开的，再撑一会儿，咱们再冲出去！”

曹正鹿连出九刀，呼呼的喘息着，喟了一声：

“只有如此了！”

猛地暴雷般叱喝一声，曹正鹿的大弯刀猝翻急劈，十几个欲待围抄上来的大汉，全在刹那间滚跌回翻，兵刃砰然丢摔一地，鲜血喷溅，骨糜纷扬！

低促的，狄洵道：

“别与敌人脱离太远，免为所乘！”

小郁，小雯齐答道：

“是！”

人越打越多，打得连狄洵心中都有些忐忑难安起来，凭自己在任何时候想冲出去，绝对不是问题，可是其他的人呢？

“回春翁”盛怒之下，一定不肯就此离开，一下子，他又放倒了十多名大汉，“回春翁”这份把式，真可称得上雄深精厚了。

曾雄被几十个合围上来的大汉用鬼头刀，逼得手忙脚乱，招架无力，一个不小心，这名“百会镖局”的镖师摔倒在地，甚至尚未跃起，已被那几个大汉分了尸，一命呜呼哀哉！

狄洵面对眼前冷冷一笑，但是，他这笑声尚未收敛，已猛然凝冻了似的噎将回去，当他的目光瞥及曾雄的身影！

狄洵心头猛的一紧，不加考虑的冲天拔起，一掌震翻了挡在旁边的“双龙帮”角色，在一片哗啦啦声中，他人已斜着掠至曾雄身边，但是太迟了……

四周人影晃动，狄洵未能及时抢救被围住的曾雄，使狄洵心头充满歉疚！

狄洵“呼”的旋出三步，又猛然倒挥三十九掌，厉声道：

“你们要偿命！”

他的长扇猛劈，有六七名人物手脚俱已斩断，在地下哀号翻滚，还有三个他们的同伴亦全身湿透——鲜血浸透了！

蓦然——

霹雳似的暴叱传自两旁，三条人影隼鹰似的倏然罩落，四溜飞恍闪动的寒芒急攻而来，攻势未到，又倏忽一变，迅速翻截狄洵可能挪移的位置，这种火候，这种反应，可说是全到了家了！

狄洵在三人兵刃穿射而过，一口气反劈四十八掌，先发制人！

进扑狄洵的那三个人猝然分散，却又在分散的同时倏而紧拢，成三个方向围住了狄洵！

狄洵轻轻挥去长扇，一副洒脱自若的神彩，借以掩住他内心的忧虑及愤怒！

围绕在他身边的四个对手，其中一个，他认得，是“酸儒”仇千重，仇

孟秋的父亲！

仇千重一见狄洵，即暴烈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该死！”

狄洵心中不由加了三分怒气，仇家父子在江湖上，不属于任何一个帮会，一向独来独往，但为人并无特别的劣迹，此次为了“彩虹珍珠剑”内的宝藏，不惜助纣为虐，叫人不齿！

狄洵不移不动，冷淡的道：

“以前你是不敢这样对我说话的！”

这几个字后面，已引起四周一片低呼与窃语声，这些尽量抑止住的声音，却只代表了一个很简单的意义：“降魔”果然狂！

仇千重在“狐伶山”时虽未受辱，但那种场面下，他的确胆怯，不敢口出狂言，而今仗着人多势众，高手如云。不免趾高气扬！

仇千重两边太阳穴上的青筋“突”“突”的跳动着，他将左手的铁鞭，移到右手握着，憋着一口怨气，愤恨的道：“你想以这些人跟我们硬拼？”

狄洵颌首，缓缓的道：

“想试一试！”

混身的骨节一阵“咯崩”“咯崩”挫响，仇千重又生硬硬的道：

“‘彩虹珍珠剑’还在你身上！？”

面无表情的一笑，淡淡的道：

“当然！”

狄洵闲闲的收起一直张开着的长扇，接着又道：“在我身上，难道你也想动手拿去？最好先衡量一下自己的实力再说！”

神色中透出无可掩隐的暴怒与仇恨，仇千重脸孔泛着铁青，他一个字一个字迸自齿缝：

“好，狄洵，你等着吧！”

露出洁白的牙齿一笑，狄洵踏前一步，表面上仍平静不波的道：

“现在就是时候！”

“候”字还留着一个尾韵在狄洵的唇边，一片锐风已快得不可言喻的自斜里戮到，好阴毒，好狠辣，是致命的绝招！

“唰”的移开一步，就只一步狄洵双掌猛然朝一个方向斜斩，刺来的一溜寒光倏闪之下，又猝而缩回，攻击落了空！

狄洵已看清了那暗袭者是谁，嗯，正是站在右边的一个身着蓝文士袍，生着一张大红脸，一大把黑胡子衬着一双牛眼、塌鼻、厚唇，好一副扮相！

他使的是一把细细窄窄的长剑，闪溜着一抹盈尾的尾芒，在一缩之下又宛如似狂风暴雨般反罩而来，一招狠似一招！

这柄剑，比寻常宝剑窄上一大半，但较长，锋利无匹，尖锐至极，虽然剑身狭窄，但不仅坚硬异常，可削铁石，更有一股其他钢类所没有的柔韧之性，更不容易折断！

这种剑的长处在于狭窄、快速、凌厉，惯于以急攻急取，猝袭猝缩，最是狠毒难防不过，这人所执的就是“蛇身剑”！

这位红髯人急厉的剑势甫起，对面另一位体形修长，面如冠玉的中年人也同时发动，他右掌翻飞，一片如削的劲气倏取狄洵小腹！

仇千重右手的铁鞭一闪之下已撞至狄洵天灵盖三分左近！

三面受敌的狄洵镇定如故，他身子猛然倒仰，贴着地面猝然射向那中年

人的位置，掌影暴起翻飞，“嗒”一转，已奇妙无匹的借着对方所带起的劲力直腾空中五尺！

那位面如冠玉的中年人，却身形微晃，鬼魅似的刹时又劈来了十一掌！

狄洵的身形有如一抹极西的电闪，一晃而过、三人的攻势全落空！

仇千重的铁鞭顿时落空，红髯人的“蛇身剑”也失去了目标，两人在愤怒之下，尖叱一声，如两条长蛇似的电飞而上，寻追敌人！

此时，再见“蛇身剑”，狄洵已然明白了来者是谁，他凌空回旋，回旋中三十二掌狂风般洒落，长扇已迎面迎上，他一边冷笑道：

“‘蛇魂’赛阳，这次只怕找错主儿了！”

这位红髯人——“蛇魂”赛阳迅速退后反扑，“蛇身剑”伸缩如电，锋利的剑刃割裂空气，发出“嗤”“嗤”的响声来！

那位中年人的进逼了更深厚与威猛，而仇千重也飘忽不定狠戮急刺着！

在三名一流能手的围攻下，狄洵快速无比的精妙运用轻身腾挪之技，倏上倏下，忽左忽右，有如一片云，一抹风似的回转流环！

一溜烟，在凌云与凌云的极小空间里穿射，在劲力与劲力的排挡中游闪，宛如他一直便融合在空气中，那般的腾飞自如！

“嗖”“嗖”“唰唰”，有如大力士们一次又一次猛劈出去的刀刃所带起的风声，一听到这些破空的掌声即使是外行人，也立即可以明白被它们碰击在身上所将引起的结果！

一晃间，五十招过去了……

一下子，一百招又一闪而过了……

这三个人都是武林中第一等的强者，仇千重的武功猛辣沉雄，浑厚无比，赛阳的一柄“蛇身剑”又滑又阴，狡诈诡异，而那中年人的艺业精湛，千变万化，无可捉摸，都不是好对付的！

如今以三对一，三人哪一个也非易与之辈，哪一个也非省油，阵势较先前狄洵独斗平贤风，或与项豪等人时，更为坚强，狄洵明白，如今之计只可用险式取胜，不宜再拖下去了……

对那中年人，狄洵始终想不起是何许人，不清楚他的真正实力到底如何，对他武功路数亦颇陌生，所以他冷然道：

“朋友，报个万儿吧！”

那位面如冠玉的中年人，攻势毫不稍停，一顿抢声道：

“‘白玉’黎东川！”

狄洵心中沉吟了一下，却记不起在何处听过这“白玉”黎东川的名号，他冷然道：

“没听过，只是个无名小卒！”

双方立即都加快了攻势，两边全是顶尖的人物，出手攻拒换招变式之间俱是快捷如电，往往在一次攻击中便数招齐出！

这百余招的过程也仅是一闪即逝，只有连五分之一炷香时间都不到！

狄洵的出击如行云流水，在一次拦截便多式同展，或者攻出一半又连连变易，或是旋出几尺已再再反扑，奇异的令人咋舌！

一侧，忽然扬起了一声大吼：

“老弟，要不要我助你一臂之力！”

“狄兄，你应付得了吗？”

一听声音，原来是“回春翁”及曹正鹿，他们看见狄洵在独拼独斗，有

些憋不下去了，心理替他着急，急吼的询问他……

狄洵闪电般翻飞掠舞着，一面掌出如风，一面还留心小郁、小雯，他又猛然倒挥了二十一掌，“呼”地逼退敌人，叫道：

“我足够了！”

仇千重的铁鞭飞快的一连五次擦着狄洵头顶掠过，狞厉的大吼道：

“姓狄的，明年的今天是你的忌日！”

赛阳亦迅速攻上，在蛇身剑炫荡中，他冷森森的笑道：

“看你狠到几时！”

急速的六个旋转飞闪而出，在这六个又快又猛的旋转里，黎东川已连连攻出十二掌，但却一掌也没有击中目标！

只见掌力空洞震撞于地面，泥沙飞扬，“砰砰”之声不断不绝……

狄洵狂笑着暴迎而上，他长扇“呼呼”翻劈而至，右掌雷轰电闪的，分成十个角度同时罩下，快得分不出先后，分不出左右，就是那么一股脑儿，一口气的呼轰而来！

仇千重狂吼着，再度扑去，边大吼道：

“狄洵，还不献出宝剑！”

两侧，赛阳及黎东川也怒叱连声，自两边分别挺进，寒剑如带，掌风如浪，猝然猛袭！

狄洵早已估量出对方的实力，他明白持久的鏖战对他有害无利，但他更晓得要迅速地了结这场火并所须付出的代价——血与肉！

如今，他已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一咬牙，他身形蓦然暴侧，他侧转的势子是如此快猛，几乎是在这种急切的冲刺中是不可能的……

黎东川的掌风猝然落空，右边仇千重的铁鞭却擦过狄洵的肩头，“嗤”的一声，溅起了一溜鲜血，赛阳的蛇身剑也猛地在狄洵的小腿划了一道寸深的血沟，剑身“嗡”地猛颤——

就在此刻，黎东川的掌风又扫来，狄洵右手一抖狠翻，“砰”的一声闷响，黎东川的身躯已滴溜溜的翻摔出寻丈之外！

而当黎东川的身子，刚摔出的一刹，狄洵已骤然抬腿，右掌闪电般抹过了正在慌忙拘剑的赛阳头颈，他那青筋怒涨的头颈……

黎东川的身体沉重的落在地上，赛阳也全身痉挛着仆倒，两腿乱蹬，双手紧捂喉咙，在他捂着喉咙的十指指缝中，正有大量鲜血狂涌……

人影倏合倏分，狄洵已掠出五步，一个小旋回正面对着仇千重，狄洵目注面色青白，喘息急促的敌人，微笑着，道：

“这一下，如何？”

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，闪泛着瓷光的牙齿有如野兽噬人前的炫耀与示威！

狄洵的双目目光如剪，人缓缓的环扫着四周，四周包围的“青藏派”及各帮派的手下们，不由难以自禁地惊恐后退……

一步一步的，几乎有些麻木的后退，这其中还包括了仇千重……

冷凛凛的，狄洵道：

“仇千重，就只剩你一个了，宝剑在我身上，来取吧！”

仇千重一愣之下，倏然大吼道：

“上，一齐上，把他们都宰了！”

接着仇千重的语尾，突然响起了一阵喧哗叫嚷的声音，像是沸腾了一般

的人潮汹涌着，各帮派的人手都有，一齐涌进！

狄洵暗里不禁长长太息，他一面担忧与敌人混战的同伴，一面在预测经过这场血战，又不知有多少人命要赔上去！

江湖上的日子，也实在太险恶太辛酸，他有时迷惑自己为何要再现身江湖……

在无数声喊叫里，五条粗大的人影猛虎般扑了过来，另有一条银链子同时“哗啦啦”的翻飞暴卷，悍不顾身的击来！

狄洵及时而动，身形掠处，三名大汉已刀抛人跌，血溅五步！

又有七把鬼头刀也同时罩来，冷笑一声，狄洵再度暴起，鬼头刀被震得四散横甩，七名失刀的汉子怪叫连声，捧着破裂流血的虎口踉跄后退！

狄洵长扇挥起，五名蓝衣汉子仰翻倒地，咽喉间鲜血狂喷！

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你们头儿不出面，光叫你们出来送死，你们以为值得吗？”

这话果然灵验，这些久经战阵的汉子大大一惊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拼战的目的，他们没有一个溅血沥胆的好原因！

想想他们晓得是自己所属的帮派头儿们要他们如此，这些粗犷的汉子们不知为了什么而战，为了别人拼老命未免有些不值！

狄洵看准了他们心理上的弱点，再逼进一步，冷漠的道：

“你们上头的人关心你们的生死吗？他们为什么还不露面？”

他们越听心中越觉窝囊，越觉得惊疑，越想越不上算，在这边退边战的情势中，缠斗间也就失去了拼搏的干劲与勇气，一波波的更撤得狼狈快速了，即使撞倒了友帮的人亦不关心！

第二十一章

有些不退的，狄洵冷冷一笑，长扇再度猛挥，又有十三名敌人打着转子往四周摔出，浓稠的血滴一圈圈一圈圈的扬洒开去，映成了一圈一圈猩红刺目的朱弧，好不吓人！

“回春翁”与曹正鹿那种突目切齿，狂猛野悍之状，直似凶神下凡，煞星落世，十分惊人！

在“当当”的金铁撞击声中，小郁、小雯长发披拂，横冲直闯，不让须眉！

狄洵游刃有余的搏战着四周簇拥着的三十多个敌人，他腾挪如飞，闪掠似电，每在起落之间俱皆伤人残命，死伤无数！

狂吼一声，仇千重奋力激战，铁鞭闪缩如电，精芒旋舞，快逾石火般攻向了狄洵！

身形连连旋挪，掌影纵横如山，狄洵严肃的冷然笑道：

“仇千重，你太不聪明了！”

横弹而起，狄洵抖手长扇连出十一招泻向仇千重，双腿后翻，已把五名挥刀砍来的黑衣大汉蹴出六步之外！

汗水如浆，湿透了仇千重的重衣，他喘息着，惊怒着，倾以全力搏斗狄洵！

狄洵在回转奔移之下全能杀敌宰口，人数众多的“青藏派”方面的每个角色都不自禁的心惊胆颤，他们表面上是围攻着狄洵等五个人，但实则完全被对方所拘制了……

这一边——

曹正鹿的大弯刀挥展如风，疾速的盘舞着车轮般的大小圈弧，忽而横扫，忽而直捣，银闪闪的光芒跳跃连串的匹练，包围着他的二十多大汉任是团团乱转，窜走攻袭，却仍被逼得左支右绌！

“回春翁”一双肉掌，倏而斜劈，倏而猛砸，在他周围的大汉一被打中，不是脑破浆溢，就是瘸腿歪斜，狈狼不堪！

在狄洵十步外，小郁的长剑有如长蛇般“呼”“呼”飞舞，像长掠夜空的星尾，像奇异闪曳的光弧，使敌人难越雷池一步！

小雯的攻势如奔腾的流水，也像呼号不停的狂飙，有二十来个壮实的大汉力拼着她，但这二十多个汉子，除了刀刃胡乱挥砍，身形苍惶躲闪之外，甚至连碰击小雯的长剑一下也都不敢轻试！

仇千重的铁鞭刺戮闪射，卷缠纵横，却摸不准狄洵的位置，击不中对方的衣袂，他像是在攻扑着一条有形无实的影子！

一柄大砍刀“呼”的擦过狄洵肋边，刚刚擦过，狄洵左肘一沉猛翻，“当”的一声使刀之人已丢了兵刃，同时，他的下颌已被狄洵的长扇劈中，在热血喷溅中，一片血脸模糊，不支倒地！

又有五把家伙尚隔着狄洵前胸寸许，亦在他的左掌微闪之下，震得那五个挺刀刺来的大汉，分做左右不同的方向翻了出去！

仇千重的目光被狄洵在这种急速的转移下，晕花了，空有千钧力，万斤力，全然使不上地方那么虚蒙蒙的，淡渺渺的……

就在此际——

六条人影自“青藏派”大门那边狂奔而来，他们奔行的迅速快逾流鸿，

只是眨眼之间，已到了狄洵等人的近前！

狄洵斜睨了一眼，逼近的六个人竟全部认得，其中两人是“天鹰帮”的总教头刘元平及刁五娘，另外一位身着黄纹土袍，头扎同色文士巾，面容俊伟的是仇千重之子仇孟狄！

一人高胖如桶，头大手长的赫然是那个莽和尚铁头大师，剩下的两位则是“蓝玉山庄”的平家父子，平贤风及平雁于！

哈！平贤风想必是在不敌的情况下，奔回“青藏派”再找来人手，合力对付狄洵等人！

一见援兵赶到，仇千重不由精神立振，他拼命支撑，狂厉攻击！

仇孟狄飞快奔来，一面喘息一面大叫道：

“爹，你不要紧吧！快退下来休息！”

其他五个人方始散开，见状之下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地面的尸体竟如此之多！

急飞又落，大旋身，又有五名大汉狂叫着摔出，狄洵长扇一沉倏扬，又硬生生的将仇千重逼出了三步，他大笑道：

“各位朋友，好久不见，在下狄洵在此向各位请安了！”众人闻言之下，随即齐齐冷笑，刘元平仔细的看着狄洵，缓缓的道：

“狄洵，想不到咱们这么快又碰上了！”

狂声大笑，狄洵二十一掌翩翩掠舞，人仰马翻下，他狂然的道：

“这种场面相见有些伤感，对各位而言，只怕是祸非福！”

仇孟狄低促的道：

“咱们别跟他多扯，先下手要紧！”

仇千重冷汗如雨，他大声吼道：

“大家快联手，宰了这小子！”

大吼一声，仇孟狄首先抢入战圈，长剑流灿着眩目的寒光，狂风暴雨般扑向了狄洵！

刁五娘尖叫一声，手中的兵器倏抖猛罩，想起自己被毁的“燕子刀”，又气又恨的加入攻击！

刘元平悄无声息的摸向曹正鹿而去，铁头大师则对上了“回春翁”，平家父子却冷森森的飘出战圈，想拾渔翁之利！

剑眉斜竖，狄洵寒着脸，在闪过仇千重的十一鞭之后猛翻双掌又同时逼退了仇孟狄，他又飞起一腿蹴滚了两名大汉！

偏身斜举，又一口气迫得刁五娘手忙脚乱的躲了过去，冷酷的，狄洵厉声道：

“翁兄、曹兄，先宰了他们的主子，越快越好，开手杀！”

仇千重又紧逼而上，他的铁鞭急速卷掠，边粗声叫道：

“姓狄的，今天你们别想活着出去！”

身形倏弹猛扑，抖手三十三招将仇家父子与刁五娘再度拒退，同时还缀上了六条小角色的性命！

在一片惨呼号中，狄洵冷然道：

“那要看各位的能耐了！”

语音未完，狄洵的暴凌攻击便一大蓬，长扇展开一大片的泻斩而出，有如碎山齐崩，万石飞溅，豪烈而雄浑无比！

仇千重等一干好手，再加上手下的爪牙们，在人数上占足了优势，可是

狄洵却越战越勇，使他们连一丁点便宜也挨不上！

那种手足无措，仓惶挪闪的狼狈像，连他们自己看了，都觉得不是味儿……

狄洵吸足一口气，“冬冬”的铁掌加上长扇，击肉声里又加入惨厉的号噪，九个黑衣大汉宛如得了“失心疯”般打着转子纷纷朝外摔倒！

冷冷一笑，狄洵连眼皮子也不撩一下，倏进倏出，已伸手在“燕子刀”刁五娘的肩头上连拍了三记！

刁五娘惊慌的竭力跃开，回头拒敌，却看见正有三名大汉满口鲜血的倒仰而出，狄洵离她竟有五尺之远，她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！

仇家父子同时自两个不同的方向刺来，狄洵微一蹲身，让过两人的兵刃，双手伸缩如电，急抓铁鞭，他的动作是如此快捷，以至挥鞭的仇千重不由大吃一惊，忙乱的抽鞭后跃！

仇孟狄乘机长剑暴击狄洵双腿，锋利的剑身划破空气，激起“嗤”“嗤”的轻响，狄洵哼了一声，身形骤斜，人已横移三步！

周遭的情势十分混乱，兵刃碰撞声中，“青藏派”结盟的各帮各派的人们在四处奔跑号叫，多少人被掀上了半空，血洒着，肉撕着，那么不值的喷向四面，那么凄惨的溅贴向左右……

狄洵心中明白，他们不能再缠战下去，看情形，“青藏派”一下会倾巢而出，他必须带着“回春翁”等人突围出去！

双掌立推猛劈，在狂飙暴卷中，狄洵身形平起，他怒矢似的先向仇孟狄冲去！

仇孟狄暴叱一声，倏然侧旋，但是，狄洵却在冲到一半的时候，猛地反朝仇千重猝斩！

他的动作快逾电闪，狠辣绝伦，仇千重待要躲避却已不及，在刹那间，他双目怒瞪，牙齿齐挫，不退反进，铁鞭微偏突刺，左掌兜头力劈，同一时间，双腿也飞踢而出！

平贤风父子闷声不响，乘机鬼魅似的掩上，兵刃有似两条银蛇般迅速切向狄洵的背脊！

狄洵俊俏的面容上浮着一抹冷酷的，古怪的微笑，他“唰”的侧身，而就在这快如闪电的侧身之间，他左肩的伤口却突然箭似的喷出一股血水来……

只听得“噗”的一声，这股血水喷出来的势子又快又急，已完全不偏不差的冲溅到挺剑刺来的“清扬公子”平雁于的面孔上——

于是，平雁于猛一窒滞撑腿收势，跟着他的长剑全在瞬息间落空！

狄洵不容对方再有另一次机会，他的右手一翻而起，他的长扇已出，平雁于已闷吭一声斜撞出去！同时，平贤风的兵刃也恰于此处擦过他的双肋边掠过，却未能伤及狄洵！平贤风无心再战，扶着自己的儿子，迅速的奔离现场！仇千重父子面色已突然大变，仇千重双目骇睁，呻吟了一声，方待再攻，狄洵的长扇已雷殛般在他胸前，一弹倏缩！

胸骨的碎裂声清晰而刺耳的扬起，仇千重的身子摇晃着倒退，大口大口的鲜血狂喷，双手紧握的铁鞭无力的垂落下……

仇孟狄心头一紧，大惊失色，狂喊道：

“爹……”

仇千重的面色灰败如死，嘴巴也在急速的张合着，却没有一点声息……

仇孟狄蓦地长号一声，他没有冲上来为他的父亲报仇，疯虎似抱起他父亲的躯体反朝另一个方向飞奔而去，瞬息不见！

狄洵双掌连飞，呼呼轰轰的强烈劲力将舍命攻来的刁五娘被逼得发鬓披散，步履踉跄！

那边，曹正鹿正在激斗着刘元平，以及四周进退不息的“青藏派”的汉子们！狄洵猝然斜掠横阻，迅速出招，刁五娘宛如罩在一片狂悍的旋风中一样，失去控制的乱翻乱晃着，根本连把持住都不容易了！

而这时——

狄洵已瞥及刘元平在曹正鹿的背后偷袭，而曹正鹿浑然不知，大吼一声，狄洵急道：

“总镖头，留心背后！”

曹正鹿现在已是汗透重衣，气喘吁吁，地下，又多了十多具敌人的尸体，他那柄大弯刀沾满了血迹肉糜，但是，他身上也是伤痕累累，痛如尖刀刺骨，再加上刘元平的功力卓绝，出手如风，应对起来就越发感到吃力，而危险时起！

狄洵的急叱声始传入曹正鹿的耳中，他已觉得有一股锐风由后暴袭而来，狂吼着，曹正鹿的大弯刀微沉猛挥，但一下子扫空……

刘元平已在一闪之下，连环九掌，波浪似的急戮而至！

狄洵已奋力追上，他冷哼一声，四十二掌分成四十二个不同的方向角度飞泻刘元平，双腿凌空猝扫，五名扑上来的大汉哀号着自丢刀捂胸，被横捣了出去，惨嚎着摔跌！

刘元平咬着牙，切着齿，面色如铁，他恍似不觉背后的如刃掌风，闷着头照原势猛劈曹正鹿！

此际，几乎只差一线，刁五娘也抢步而上，手中的兵刃“呼”的力斩曹正鹿！

动作是快速无匹的，是一气呵成的，而高手相斗，急取的往往就是那一线之机，曹正鹿刚才一击未着，面色已大变……

狄洵争得热血沸腾，五内如焚，猝然斜掠横阻，暴吼道：

“曹兄快卧倒！”

狄洵那个“倒”字还在舌尖上打着转子，刘元平已连连悬空飞出，就在这一刹之间，他的双掌已重重的拍在曹正鹿的胸中！

曹正鹿的面孔是可怖而狰狞的，他的嘴巴冒着带有气泡的血沫，在一个歪斜下，手中的大弯刀奋力挥击，“当”“当”“当”的连串震响中，连着将刁五娘的刀子荡开三次！

可是，此时，一名大汉自后掩上，锋利的大砍刀却在寒光映闪里，进他的背后，深入得甚至连刀尖都自前胸突了出来！

一条人影凌空扑落，抖掌猛斩，那个大汉的脑袋已“噗”的一声被击成粉碎，血肉暴溅中，这条白色的人影已恶魔般来到了刘元平身前！

那人正是目眦欲裂，咬牙切齿的狄洵！刘元平大吃一惊之下，腾空飞起，双方的接触是快得不可言喻的，他的身子还腾起不到三尺，浓稠稠的血随着他身形的翻滚而洒滴于地，他四肢无力的在地上抽搐着，点点血迹，使他看起来有如一个血人！

刁五娘惊叫一声，短刀闪泛着冷森森的青芒当头砍来，狄洵却不躲不让，他左掌及长扇又准又狠的自两边猛往内合，短刀在两股压力之下，划破了狄

洵左掌心，但只划破了掌心寸许之后，便有如被铁钳夹稳了一般，丝毫不能再动了！

刁五娘用力猛抽他的兵刃，在一抽再抽的同时，狄洵的右脚已在弹抡之下，猛然将刁五娘踢飞出十步，这一脚，正好踢在他的腰部上！

狄洵大叫一声：

“翁兄，快救曹兄！”

“回春翁”无暇回答，抽空抛出一小瓶药，狄洵飞身接住，瓶上细细写着：

“续命金丸！”

正在狄洵喂曹正鹿药丸时，另一声令人毛骨惊然的惨叫已传入狄洵耳际，狄洵急速寻视，在丈许之外，小郁的长剑被三名大汉缠上，另外，有五名大汉在用他们的利刀猛砍着小郁的背脊！

小郁虽然左右闪晃，但刀过处仍见衣碎皮卷，一条条的刀痕，有如一条条深刻的沟渠，纵横交布，小郁细嫩的肌肤怎堪如此摧残！

狄洵这一看之下，连眼全变成赤红了，他狂吼如啸，声似裂帛，一头疯虎似的冲了上去，两名大汉横刀来阻，隔着尚有三步，已在狄洵雷霆电劈也似的暴凌掌之下，被震得急速翻滚而出！

一柄鬼头刀“唰”的砍向狄洵后头，来势又急又快，狄洵去势不变，反手猝斩，“叮当”一声，那柄鬼头刀已吃硬生生的震断，断落的刀锋“呼”的回闪，一下插进了挥刀暗袭人的胸膛！

来到小郁的身侧，狄洵的攻势突起如巨瀑倒泻，江河决堤，似满空的血刃翻舞，眨眼间，那五名猛砍小郁的汉子，已完全失去了头颅！

五颗尚在咬牙切齿的脑袋蓦然腾上了半空，五股热血怒喷如箭，而失去脑袋的身体却自然在狄洵凌厉的掌刃中跌滚撞击，五具无头尸身上刹时皮肉翻卷，血肉四溅，惨不忍睹！

站在小郁身边，狄洵强忍着心头的悲痛，他暗哑着嗓子道：

“小郁，不碍事吧！”

小郁已不能说话，但他竭力侧首看着狄洵，一次又一次将嘴唇咧成微笑之状，她要狄洵知道她心中并无遗憾狄洵望着小郁那张惨白的小脸，涩翳的眼睛，泛紫的嘴巴，望着那淋漓的鲜血，不禁难过异常，这位温柔善良、娴静的小女孩，难道真的就如此去了，去的这般凄凉……小郁全身一哆嗦，那悠远而凄恻的语声抽噎着，颤声道：

“少爷……我……本来想……侍奉你……一辈子……”狄洵机激灵灵的一颤抖，像一下子掉在冰窖里，他咬着牙，悲痛的道：

“别说话，小郁，你会好起来的！”

小郁忽然哽咽一声，却异常平静的道：

“少爷……我要告诉你……一句话……”

狄洵忙道：

“什么话，小郁，你说！”

一阵阵急促的呼吸，还有冰凉的泪水，小郁轻轻的道：“我……我一直想……想赶快……长大……然后嫁给你……少爷……”

狄洵身形摇晃了一下，他的嘴唇苍白得吓人，慢慢的，他点点头，语声坚定得似泰山的矗立，道：

“小郁，我会娶你，我一定会娶你！”

小郁脸上有了笑意，她将脸孔深深埋在狄洵的胸窝里……

那些漫长的夜晚，在凄风苦雨的山上，他们一起度过，他们寂寞，但欢愉的日子，那么美好，而今，又为了什么，使他们分离呢……

狄洵搂着小郁，这位硬汉觉得鼻腔有些发涩，他忍住了自己眼眶中打转的泪水，轻轻的道：

“小郁，你等着，我要娶你……”

狄洵此时有一种深切而镂骨的感触，这种感触是永难忘怀，他孤独的过了二十多年，终于，有一位冰清无瑕的女孩亲口说嫁给他，他已证明了世上的确有一个超越生死界的至高之爱……

幽幽的，狄洵道：

“小郁，我永远跟你在一起，心灵上我不会有一日没有你的存在……”

不管他再说什么，他怀中的人儿已寂然不动，悄然无声了……

狄洵摔摔头，猛然回身，在他周遭，数十名残存的大汉正颤栗的包围着他，鬼头刀高举着，刀芒如雪，但刀却全在不可抑止的轻抖着，反映出那一张张惊惧的面容……

刁五娘重新爬起，她手中的兵刃无力的执着，那张俏丽的脸庞苍白如纸，她喘息着，目光里，有掩隐不住的畏怯与惊骇！

狄洵抱起小郁，撕裂自己的白袍，将小郁绑在背上，徐缓地踱进一步，他目注着往后倒退的刁五娘，淡漠的道：

“你不是我对手，走吧！”

数十名包围狄洵的大汉，无人敢动，这包围的阵势，变得恹般软弱与可悯了！

刁五娘看见刘元平的死状，嘴角痉挛了一下，孱弱的道：

“你杀了他，你要偿命！”没有表情的看着她，狄洵沉沉的道：

“你的命不比他硬，刁五娘，是我给你留一条生路，别不知趣！”

顿了顿，狄洵又道：

“地上躺了这么多人，再多你一个，原也不费事，你不会有机会的……”

刁五娘没有回答，她再也忍不住泪珠夺眶而出，扑簌簌顺颊滴落，微微抖索着！

狄洵从她的身边擦过，穿过了一个个站在那里，呆若木鸡的大汉们中间！此时——

“回春翁”及小雯犹被困在人群中，两人奋力支撑，气喘吁吁，看来还不知道小郁及曹正鹿的死讯，唉！这场战！狄洵电也似的倏起倏落，飞快的奔到两人身边，低沉的道：

“翁兄，咱们走！小雯，跟着走！”

“回春翁”已打得气空力尽，如今不走，只怕得把命留下来，他一看到狄洵身后背着小郁，已知大事不妙，凄然道：

“小郁……”

狄洵摇摇头，接下了围攻“回春翁”的人，“回春翁”拉着小雯，两条人影倏起，瞬间飞出了十多丈，从人群头顶飞过……

突然——

当狄洵暗里吁了口气，正也想纵身离开，一声大叫，将他吓住了……

当他转首一望，差点昏了过去，原来，“回春翁”及小雯两人被一个大网给网上了，想离开已经不可能了。

狄洵脑子不及细想，立即飞身而来，连连踢翻了数十名阻拦的大汉……
他来到了两人身侧，正有五十多位大汉围在网前，将双方隔住，狄洵想举起手劈开这些人，救出被网住的“回春翁”及小雯……

这时——

一阵尖锐刺耳的笑声响起，随即一个低沉暴烈的声音道：

“狄洵，你还不束手就缚？”

狄洵抬头一看，在三丈之个，青灵居士及邱宇等一干人，全朝着狄洵瞪视，他们的眸子里有掩饰不住的仇恨与愤恨！

狄洵看清了眼前的情景，一面要了解四周的状况，一面还得准备在每一个可能的时间里暴起发难，以最快速度救出他们！

青灵居士毫无笑意的一笑，缓慢而悠闲的摸摸长髯，宏声道：

“如果想要‘回春翁’的命，你就乖乖的束手就缚！”

云天鹏非常得意，紧跟着扯开嗓子道：

“想不到你也有这么一天吧？”

狄洵暗里叹息着，他徐缓的道：

“你们比在下想象的高明，一步走错全盘皆输，你们高明！”

云天鹏打了个哈哈，暴烈的道：

“你终于认输了！”

狄洵冷冷一笑，道：

“你不必得意的太早，胜负还未定呢！”

平贤风怒道：

“在这个关头上，你还嘴硬？仅你一人，成得了什么气候，你认命吧！”

不屑的一扬脸，狄洵道：

“平贤风逃命的时候倒是很快，怪不得有空在这里说大话！”

平贤风一股心火倏然上升，但他强力压制住了，一咬牙，他又冷森森的道：

“姓狄的，老子今天要报我儿子一掌之仇，你……狄洵大咧咧的道：

“他命真大，两次都叫他活过来了，不过不会有第三次了，平庄主！”

青灵居士摆手阻止了怒火染目，咬牙切齿的平贤风，他面如寒霜的道：

“狄洵，咱们谈谈条件如何？”

狄洵面上毫无表情的侧首看了青灵居士一眼，略微颌了颌首，冷冷的道：“说说看，要怎么谈？”

青灵居士转首望着“震天魂”邱宇，邱宇点点头，大声道：

“第一点，你交出‘彩虹珍珠剑’……”

狄洵尚未回答，邱宇又道：

“对天下人昭示，你狄洵无脸再出现江湖，永远退隐至死不复出！”

狄洵冷冷的道：

“还有第三点？”

邱宇气焰凌人的大声再道：

“不错，你自废武功，或自毁双足……”

沉着脸，狄洵嘲弄的一笑，道：

“还有没有，请阁下一口气说完，好让在下琢磨！”平贤风巨眼暴突，一片精芒倏射中，他狠厉的大声吼道：

“姓狄的，你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，否则他们两个只有死路一条！”

一旁的青灵居士，悠闲的一笑，语声浑厚而有力的道：“不错，狄洵你没有第二条可以选择了，如果你还要他们的命的话！”

深沉的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青灵居士，‘回春翁’为了救你而来，你这么做不觉得太残忍了？”

青灵居士一挥袍袖，淡漠的道：

“经过这一次战后，已没有仁义可言，我们只求目的，不择手段，这一点，你已经看到了，我们的条件没有丝毫回转的余地！”

迟疑着，狄洵的神色俱极凝重，在沉重中，更有一股说不出的黯然……

青灵居士又启声道：

“狄洵，如果你不依条件行事，我们会先杀了他们两个，但也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狄洵的面孔上浮着难以言喻的悲怆，他面对着从未有的难题，他徐徐的道：

“青灵居士，你明白如果你杀了他们两个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……”

青灵居士浓眉微轩，残忍的道：

“姓狄的，老夫不接受你的威胁，如果你想亲见他们断头丧命，老夫可以成全你，你要知道，老夫所属，足够将你剁成肉酱！”

顿了顿，他对网内的“回春翁”笑道：

“老朋友，人生美好的事物还多，我想你不会甘心就此西归吧！”

“回春翁”沙哑而撕裂般的叫了起来，他的叫声含着泪咽，含着羞辱与不甘，更含有无比的激昂，他厉烈的道：

“老弟你快走……不要管我们……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无柴烧……是我连累你……我对不起你跟小雯……下辈子再报答你们吧……”三名大汉暴喝连声，出掌猛力砸砍“回春翁”的背脊，“砰”“砰”的沉闷声击肉声清晰的传了出来，宛似一声声的全碰在狄洵的心上！

双目血红，狄洵沥胆摧肝的狂吼道：

“你们不要命的小杂碎！”

狄洵身材倏起，青灵居士及邱宇、平贤风立即起身拦住，但那三名大汉却已丧命在狄洵手上！

青灵居士微微挥手，以人墙挡住狄洵，迅速将“回春翁”两人带离狄洵十丈远的地上，仍用网将他们紧紧捆住！不怀好意的一笑，青灵居士道：

“如果再拖下去，他们不过多吃一点苦头而已，别僵持了！”

狄洵抬起头，不带感情的道：

“青灵，在我们谈判的时间里，请你阻止你的手下，别用这种狠毒手段来虐杀他们，否则我们的谈判会破裂的！”青灵居士颌首道：

“可以，老夫答应你的请求！”

吁了一口气，狄洵淡漠的道：

“不是请求，是条件，谈判前的条件！”

青灵居士对一侧的邱宇道：

“邱兄，麻烦你传达老夫的口喻，好好善待咱们的人质！”

邱宇点头答应，大声的道：

“听着，别对两位俘虏下手，掌门人有令！”

就在这时，十丈外的“回春翁”怒睁着一双眼睛，声嘶力竭的吼道：

“老弟，老哥哥已经拖累……别让这些豺狼虎豹再控制你……”

有青灵居士的命令，看守他的大汉，虽然生气，但也不敢动手！

小雯面容惨白，冷汗如雨，她翕合着嘴唇，颤声叫道：“少爷，你快走……快带着姐姐走……你不要管我们……”狄洵的脸色在惨白中又泛了青，宛似害有大病般站立不稳，几乎晕了过去，微微摇晃着，喃喃的道：“带着小郁……带着小郁……”

背后的小郁已渐渐僵硬，好像一下子增加了数倍的重量，压得狄洵站不稳……

青灵居士深沉不露笑了一声，他重重的道：

“狄洵，既然你一时下不了决心，老夫给个一刻钟的时间考虑，过了时，就算你要答应条件，老夫也要杀了他们！”“回春翁”扯开喉咙，泣血般狂叫道：

“老弟……你如果答应他们，老哥哥……死了也不会……瞑目……”

鬓发凌乱，小雯死死的盯着狄洵，语声包含了刺骨的哀苦：

“少爷……小雯求你……求你快走……”

狄洵几乎要受不了这毒蛇啮心的精神酷刑，艰涩的唾了口唾沫，面色呈现可怕的惨白与灰黯，沉默了片刻，狄洵苍凉的道：

“我答应你们的第一个条件，交出‘彩虹珍珠剑’，你们放了他们！”

狄洵心已裂，肠已断，热血沸腾，他要永远记下来，镌在脑海中，心田里，他冷着脸，他要用鲜血报偿，以性命抵债！

青灵居士不禁面色微变，他双目寒光隐射，森酷的叫道：

“狄洵，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失败一方只有接受条件！”

在远处，“回春翁”的语声一个字一个字自齿缝中迸出：

“青灵，你这天打雷劈的狗贼，老子做了鬼，也决不放过你！”

语声含着强制的哽咽，豪烈而悲愤的传送了过来，字字入耳，句句清晰，所有在场的人全听得明明白白，人人为之动容！

青灵居士面上表情，依然不变，口里急促的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：

“邱兄、李兄两位如果听到狄洵说一个‘不’字，立即斩了两名人质，所有的兄弟严守于此，决不可让对方活着离开！”

铁头大师极不耐烦的叫道：

“将狄洵一起砍了，还跟他谈什么鸟屁条件？麻烦死了！”

重重一哼，狄洵道：

“青灵，你们抓了我两个人，但并不表示你们赢，你知道，‘降魔’狄洵一向不接受威胁！”

平贤风怒吼道：

“你不接受的话，你们三条人命就留在此地，莫怪咱们心狠手辣！”

狄洵嘶哑的仰天狂笑，他沙着声音大叫道：

“平贤风，我可以交出宝剑，但不接受任何条件，没有任何妥协！”

狄洵已说了“不”字，可是邱宇及李士熊却不敢真的杀了“回春翁”及小雯，毕竟他们对狄洵还存着莫大的畏惧！

青灵居士首次在他深沉威猛的面庞上露出了愤怒与忧虑之色，虽仅只有那个一丁点，但却也足够了，他肃然的道：

“各位仁兄以为如何？”

云天鹏厉喝道：

“把他们砍了！”

双目光芒似火，平贤风大吼道：

“对，先砍了那两个，再来对付这小子，不相信他会飞天遁地！”

嗤了一声，狄洵傲然道：

“平贤风，你为什么不上来试试，我知道你没那个胆识！”

踏进了一步，平贤风愤怒的道：

“本庄主决不含糊，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挖你的心肝……”

一拂衣袖，狄洵淡漠的道：

“胆小如鼠，你敢吗？”

切着齿，平贤风狠毒的道：

“不要激我，你未免自视过高，连自己的人都救不了，别打如意算盘！”

一扬眉梢，狄洵生硬的道：

“平贤风，在下比你还看重自己，畏首畏尾的，有点像一庄之主的声威吧！”

冷森的青灵居士道：

“平庄主，别跟他如此逞口舌之利……”

冷冷的，狄洵道：

“平贤风也只配他的口把式，手下功夫如何见得了人！”

平贤风暴叱道：

“臭小子，死期到了，你还口硬，今天不杀了你，老子就改姓！”

平贤风眸子里，射出了带着血也似的仇恨目光，他怨毒的盯着狄洵！

青灵居士冷沉沉的道：

“不要妄来，等事情有了结果再说，咱们东西比人更重要！”

平贤风回首一望青灵居士，急促的道：

“难道咱们眼看着这狄洵如此狂妄，目中无人吗？本庄主咽不下这口气！”

邱宇在旁边，语声冷森的道：

“平庄主放心，不过让他多活些时候罢了！”嘴唇轻启，狄洵淡藐的道：

“大话谁都会说，有本事的放马过来，我狄洵决不会含糊！”。

双方就如此僵持着……

第二十二章

青灵居士一双浓眉紧紧拧在一起，他沉重的道：“狄洵，你真不要‘回春翁’及那小女孩的命了？”在青灵居士的立场来说，再起战火，只有徒增己方的伤亡人数，以对方的实力来说，只怕要伤不是件易事！至于杀了“回春翁”，他一时之间也下不了决心，毕竟他数十年的老朋友了！

狄洵一言不发，冷冷的看着青灵居士等人低声的窃语……

此举，狄洵固然冒了极大的险，不过，他知道对方要的是“彩虹珍珠剑”，“回春翁”及小雯他们并不是真的很想要！

云天鹏不悦的道：

“这小子已成了瓮中之鳖，咱们集合这么多人，难道怕了他不成？”

邱宇瞪了他一眼，道：

“有这么多前辈在场，他们自有打算，你不要多嘴。”面孔一热，云天鹏甚为不快，自己贵为“双龙帮”帮主，老遭人喝叫，尊严何在？他非常气愤邱宇倚老卖老！

淡涩涩的一笑，李士熊哑声道：

“各位，狄洵这小子的武功，老夫是亲眼所见，的确不容忽视……”

顿了顿，他又道：

“合众人之力，当然不怕他，只是伤亡的人数只怕不在少数！”

青灵居士脸上浮着一抹难以言喻的神色，他低沉的道：“老实说，咱们目的只在宝剑，可是放了这小子，不亦纵虎归山，以后只怕没有好日子过，这一点是叫老夫头痛的原因！”

想了一会，邱宇有些尴尬的道：

“各位，既然如此，咱们不如让一步，叫他交出宝剑，然后保证从此不再来犯，如何？”

放低了声音，青灵居士有些忧虑的道：

“这小子相当难缠，只怕他不肯答应，咱们反而落居下风！”

平贤风急道：

“难道他真的不怕我们宰了他两个同伴？我们不如来个杀鸡儆猴！”

摇摇手，李士熊徐徐的道：

“人在我们手上，狄洵难免有些顾忌，要真杀了他们，只会弄巧成拙，对咱们反而不利，以老夫之见，此法不可用！”

平贤风焦急的道：

“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那到底该怎么办，大家快想个法子呀！”

沉默片刻，青灵居士道：

“老夫看，不如依了那小子，咱们得了宝藏，再设法来对付他，今日就放他一马！”

闻言之下，众人皆哑口无言，一时之间，竟下不了决心！

双目一瞪，铁头大师咆哮道：

“你们怎么搞的？杀就杀怕什么，杀了他再拿宝剑，以绝后患！”

邱宇火了，他重重的一哼，咬着牙道：

“你懂什么？少说两句话，没人当你哑吧，你主子死了，你也得会看脸色！”

铁头大师像泄了气的球一样萎顿下来，他默默垂着头，一言不发。

邱宇也沉静了片刻，然后他对青灵居士低声道：“此事还得你老作最后的决定，咱们别拖太久，免得被那小子看低了……”

微微颌首，青灵居士大声道：

“狄洵，你也知道咱们的目的在于‘彩虹珍珠剑’，只要你交出来，我就放人，不过……”

狄洵徐缓的道：

“不过什么，大当家的？”

沉默了一下，青灵居士道：

“你必须保证对今天之事不再提起，又就是不能再采取任何行动！”

狄洵没有表情的道：

“你是怕我报复？”

哼了一声，青灵居士愠道：

“咱们怕你也就敢安排这场血战了，老夫是不愿再伤及无辜，为了和气而出此言！”

狄洵冷森的道：

“多少血多少命，他们的鲜血是白洒的？命是白抛的？他们为什么要这等惨烈的牺牲？为了什么？为了你们的私心，为了你的贪婪……”

青灵居士咆哮道：

“狄洵，你还敢大言不惭，这些人是什么人杀的？不是你沾满血腥的手？”

连连摇头，狄洵道：

“怎么，我说错了？是谁让他们没有目的的冤死？谁是欠债的主儿……”

鼻孔中重重一哼，平贤风狠酷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不必为自己的血腥手段寻找借口，根本洗刷不了你的罪行！”

“罪行？”狄洵舐舐嘴唇，淡淡的道：

“凭你平贤风也配定我的罪行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狄洵的本性——恩怨分明！”

平贤风的一张面容在白中泛着紫红，他咬牙切齿的道：

“狄洵，老子今生与你誓不两立！”

狄洵用力点头，道：

“不错，我狄洵实在也不喜欢与你并生于世，你早些归阴的好！”

双目突暴，平贤风愤怒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这不知死活，狂妄的家伙，老子不杀了你……”

鼻孔中冷冷一哼，狄洵冷森而寡情的道：

“所有的血债，我‘降魔’狄洵一定会来要回，你们等着！”

青灵居士一愣之下，寒着脸，阴沉的道：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狄洵冷漠得不带一丝表情的道：

“你马上会知道的！”

猛一急闪，狄洵已在他们稍一疏忽间电射而出，人在空中猛叫道：

“好好善待我的朋友，狄洵还会再来的，届时有账再算！”

他一掠身，快得不可思议的倏然穿逝，就像一抹来自极西的流电，甫始飞来，即已消失向虚无！

青灵居士的肌肉紧绷，右手用力一挥，大声吼道：“快给我追！”

愤怒的暴叱一声，平贤风又急又气的道：

“狄洵是好汉，你就不要跑——”

“青藏派”所属个个奋不顾身，出手截袭，但是除了刮起一层石屑砂粉之外，却连人家一点衣巾也沾不上，早不见了敌人！

青灵居士到底是武功精湛，反应快捷，这就一刹，他已追出了五丈多远。

在追赶中，青灵居士暴叱道：

“给我回来，狄洵——”

话声中，他的双掌已暴展而出，掌影飞射如电，一连串的猛劈而去，如影随形般紧紧跟在狄洵那淡淡的身形之后！

狄洵回首，淡淡的道：

“血债血偿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青灵，你记下了！”

狄洵身后还背负尸体，可是，青灵居士还是没有追上！

一眨眼间，狄洵已跑了老远，有不知就里的“青藏派”的大汉拦在前头，刀掌齐挥，同时劈向了狄洵！

冷冷一笑，狄洵双掌齐出，手掌来得宛如雷轰电闪，满空如血刃般的掌影已那么无声无息，无预无兆的突然掠至，就像千万把利刃，一下子从虚无中飞来，惨忍，广阔，狠毒，而又其快无比比！

一片哀叫混响成了一团，五名大汉已回翻而出，腥红的鲜血狂喷而出，一张张青虚的面孔，在刹那间，变成了雪白的了……

狄洵冷森的一笑，像一双箭矢似的长射而起，在空中一个翻折，遥遥落在七丈之外，再起再掠，已经杳然无踪！

后面的平贤风气急败坏，咬牙吼道：

“快追！快追！”

平贤风及云天鹏等人急跃追去，青灵居士废然止步，叹息道：

“不必追，咱们不可能追上他的……”

邱宇低沉的道：

“青灵掌门，如此纵虎归山，怕对咱们可是极为不利！”青灵居士摇摇头，道：

“他的轻功，你也亲眼目睹，咱们有谁能够追上？即使追上了，又能如何？”

李士熊沉默了片刻，道：

“人既走了，懊恼已没有用，咱们请快设法来对付他……”

青灵居士神色黯了黯，摆手道：

“事已至此，唯有如此了，吾等正该计议如何斩草这厮，夺取宝剑！”

那边，仇千重蹒跚的行了过来，哑着嗓子道：“想不到这小子一身修为到了这种地步，简直出神入化，登峰造极。”

青灵居士关切的道：

“仇兄，伤的重不重？”

仇千重微微苦笑，勉强的道：

“这条老命真的从鬼门关捡回来的，不过，要完全痊愈，只怕得费时三五个月。”

青灵居士强颜一笑，道：

“仇兄，身子甚是硬朗，想必会很快的康复，你就安心疗伤吧！”

一干“青藏派”的手下正在忙着救护死伤，人多嘴杂起来！

有一名著青色长袍的大汉，来到青灵居士的面前，颓丧的道：

“启禀掌门，弟兄共损了三百六十三名，受伤的不计其数，本派共有……”

青灵居士一摆手，缓缓的道：

“别说了，妥善照顾那些受伤的兄弟要紧，死的也好好把他们埋了！”

李士熊望着夜色，而夜色浓得似墨，四更天了，在拂晓前总是最黑暗的，他叹了口气道：

“流了这么多血，人、剑都未能得手……”

青灵居士脸上的肌肉颤动了一下，他有些疲倦的道：“吩咐下去，加强戒备，分批巡视四周，大家警觉些，一有情况立即飞报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摇摇头，道：

“平庄主，狄洵这厮的手段，刚才你也领教过了，说句真心话，他是有名的煞星，见着他千万别冲动，凭咱们以一对一，只怕罩不住人家，大家须聚集应付才好！”平贤风默默颌首不语，心头有些颤惊惊的，他自己有数，狄洵只怕放他不过。

他可以想象出狄洵的手段，栽于他手上的江湖同道不知凡几，在外头闯世面的朋友，很少愿意正面招惹他的，自己一再和他缠上了，要脱手只怕也无法置身事外了！青灵居士拍拍他的肩头，道：

“咱们合力也不见得就怕了他！”

平贤风微微苦笑，勉强道：

“请青灵掌门你多费心，多担待了！”

青灵居士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问道：

“平侄儿的伤如何？重不重？狄洵下的手可真狠毒！”平贤风忙道：

“没有伤到要害，不过，内腑大约多少受了点波荡，现在好多了……”

青灵居士点点头，缓缓地道：

“那就好，本派有上好的肉伤药，调养几天，应该就可以没事了！”

邱宇脸上首次露出一丝微笑，道：

“咱们擒住了‘回春翁’，对狄洵不无牵制作用，投鼠忌器！”

青灵居士如释重负的吁了口气，欣慰的道：

“擒住他算是今晚血战的一点成绩，这个老骨头脾气还硬的很，老夫有点不敢面对他！”

邱宇笑笑，道：

“青灵掌门，双方对敌，根本没有仁恕可讲，没有怜悯存在，你也太仁厚了！”

青灵居士笑着点头，道：

“是啊，如今跟他那还有什么情份可讲，老夫一时太糊涂！”

李士熊缓缓的道：

“虽然咱们握有两条人质，但以诡计多端的狄洵，咱们也要小心提防，千万不能轻敌！”

众人皆点头称是，青灵居士又交待了手下几句，与各人道别，各自回房休息去了！

此际，空气中有着寒意，空中飘荡着冷清与灰黯，昨夜已成过去，东方的一抹鱼肚白已微微露出，天快亮了！

离青河镇约有五十多里处的一片出坡上。

这是一片地形起伏的丘陵，只有一条小径，似有似无的，小径隐隐约约的往前延伸着，弯曲的延伸着，一下转进小倾的斜面，一下又突爬在光亮的丘野，放眼看去，就像是一条懒懒的长蛇！

在一地较平坦的路旁，有一个小小的新起的土堆，插着一块不经任何修葺改造的木牌，上面简单有力的写着：

“吾妻小郁之墓狄洵刻”

墓前有一个人，呆呆的站着，双手低垂，那个姿势已经保持了很久，很久了……

狄洵心弦微微抽搐了一下，他凝视着木牌上的字，慢慢的道：

“小郁，你好好的睡，等我事情办完之后，我会再来接你……”

唇角微微痉挛，他又伤感的道：

“你流的血，必须要索之以血，我不会坐视你白白牺牲，我会为你报仇的……”

狄洵一下子想到曹正鹿，想到被捉的“回春翁”及小雯，及时，他再也憋不住了，仰起头来，他大声的对天喊道：

“我一定要报仇，报仇……”

他的心好痛，如果不是为了小郁被杀，他或许可以救出曹正鹿，他吃了“回春翁”的续命金丹，可是自己一时却未能先救出他……

幽幽叹了口气，狄洵喃喃道：

“曹兄，希望你原谅在下，在那种混乱情况下，在下只有一双手……”

对于“回春翁”及小雯他反而放心些，他晓得，青灵居士把他当人质，不至于伤害到他们，他们的安全可以不用太挂虑！

仇恨永远是越结越深的，但是，恩怨必须分明，江湖上，报复为解决夙怨的唯一方法，损的命，一定要索之以命，没有通融余地！

狄洵的个性倔强，孤傲、凛烈而又沉默，只要他决定要做的事，没有人，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令他改变，他要铲除他们！

沉沉吁了口气，狄洵掏出“彩虹珍珠剑”，这把掀起轩然大波，惹出多少血腥的祸首，他愣愣望着它，不禁轻喟了一声！

财富乃身外之物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不透这一层？为他流血流汗，甚至连命都赔上了，值得吗？没有命，财富有什么用？

狄洵拿了这柄剑，一点也不是为了它其中的宝藏，他只是好奇，在几年前，他就听过这把“彩虹珍珠剑”，却没有人可以说明它的来源！

为了一时好奇心，狄洵再出江湖，一连串的事故，一次又一次的战役，地不禁要问问自己错了吗？还是他们错了？

苦笑一笑，或许双方都错了吧！他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，“青藏派”方面固然折了无数的兄弟，自己却损了一位挚友，一位心爱的小女孩！

年轻气盛，狄洵绝不轻看自己，也不为自己做过的事后悔，如今，他面对小郁的坟墓，他却不能不有歉然的感受，是自己连累了她！

小郁还那么年轻，那么纯洁，却为了自己而断送了宝贵的生命，狄洵如何安心？如何不愧疚？如何不痛恨那群邪恶之人？

是的，他们都该死，他们自私自利，个个邪恶阴毒，赋性暴戾凶顽，他们狼狈为奸，已经罔顾了江湖道义，黑白不分，铲除他们，也是为天下万民除害，为江湖道义伸理！狄洵叹了口气，脑中浮现了在“青藏派”的那干人

的

嘴脸，他恨得咬牙切齿，凶光暴射，他突然想起“洪威党”的那个家伙始终没出现，他们实在太狡猾，太奸诈了！”

淡漠而冷酷的一笑，自语道：“你们等着，你们等着！”

狄洵刚才路过一个油铺时，已买了些松子油，此时，他起了起来，拿着火把，在“彩虹珍珠剑”上来回燃烧……慢慢的，剑身上有了变化——

有了黑黑的点，逐渐的浮现，但还看不出有什么东西！狄洵继续不断往烧热，但见那剑身中间越来越黑，但宝剑其他地方不管火怎么烧，却是丝毫不变，狄洵不禁啧啧称奇！

有了——

剑身赫然写着：

“‘独渺洞’后。……”

狄洵目光凝视，喃喃低语：

“‘独渺洞’后？‘独渺洞’后，……”

他再用火在宝剑四周继续燃烧，却没有其他的字或图形之类了！

他仔细端详着，他又发现在“独渺洞”三个字的下面一点点，还有几个黑点，好像是个记号，像块石头，又像是一棵树！

阴沉沉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是了，那个‘九幽郎君’朱剑魂一心想要这把剑，而他又住在这剑身上所指的‘独渺洞’，他一定知道宝藏就在附近，却一直苦寻不着……”

冷冷一哼，狄洵喃喃的道：

“我就跟你们凑凑热闹！”

丝毫没有笑意的一笑，狄洵冷漠的想道：

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无道之人，都该遭到报应！”

狄洵收回“彩虹珍珠剑”，他展开自己的武器——长扇，上面赫然写着：如意扇！

如意扇？果真如意？狄洵望了望，连自己都觉得有些苦涩！

他一直习惯只用双手应敌，只有在非常必要的时候他才用如意扇，他的敌人没有人看到扇上的三个字，因为那些人大都死了，即使没有死，在狄洵迅如闪电的出手下，根本看不清！

周边是一片寂静，狄洵靠在一块竖立的岩石上，懒洋洋的眯着眼，他在休息，而休息则是为了走更远的路，做更多的事……

空气非常清新，偶而有几声鸟鸣，狄洵总会想起“孤伶山”上的那幢小木屋，那么静谧，那么精致，如今已成一片废墟！

狄洵冷思的望着天空，过了一会，他慢慢的自语道：

“江湖的确风险很大，可是种种刺激感偏偏如此吸引人，叫人情不自禁的走上这条路……”

他垂下头，目光怔怔的注视着自己的脚尖不动，若非小郁及曹正鹿离他远去，他不会如此难以承受这种打击，或说是侮辱！

深深的吸了口气，狄洵颤抖着抬起头，努力平静着自己激荡的心绪！

一股冷厉而萧然的光芒闪过狄洵的瞳孔，他深刻的低道：

“小郁、曹兄，你们英灵跟着我，我一定为你们索回血债！”

狄洵牵动了一下唇角，他怨毒的道：

“是时候了！”

话声中，狄洵的身子凌空，双肩却宛如风也似的，看着快要落地，在微微转身之间，又那么美妙而准确的自两株松树之中掠了出去，这身法高妙极了。

狄洵轻飘飘的跃掠出林，宽大的白衣乘风舞起，就似一只驾云而去的白鹤！

他的速度快捷得仿佛横过天際的一枚流星，刚刚瞥及却已失却踪影。

衣袖飞舞着，一条身影越过荒地四野，沟渠，陵丘，如此流畅而洒脱的奔掠在天地之间，他并没有使出全力，但大地的长度却似在冥冥中收缩了！

这五十多里的路程，只是片刻，他已经望见了远处青河镇明亮的灯火！

狄洵的剑眉一扬，沉声道：

“你们不会想到我如此短的时间又转回来吧！好戏就要上场了！”

“青藏派”的屋舍栉比，任是远望去，也是那么广大深沉，高耸的庄墙将这片屋宇围住，灯火明灭着，似无数眼睛在眨闪，那么幽森森的，冷漠漠的，带着一股子火辣辣的味道。

狄洵的行动更快了，几乎像夜空中划过的流星，甚至连一点疾飞的痕迹也看不出，他早已过去了！

他奔掠之间更形小心，此刻，已进入了“青藏派”的禁地！

狄洵游过五处明哨，避过八处暗卡，让了二次巡行的队伍，现在，“青藏派”的巨大的门已赫然在眼前，那么宏伟的！

八盏气死风灯高高吊着，十二名青衣大汉分左右卓立，大砍刀映着灯光闪烁寒光，一队队巡行着往来不绝，守卫比上次更森严！

狄洵丹田气急往下压，身形已快得无可言喻的凌虚飞入“青藏派”，那情状，就像一条突闪又熄的冷电，快得令人不及眨眼！

狄洵甫始飞入，他并没有落地，有如一头大鸟一样斜扑上了一颗植在右侧的大松树上！

他面对着一条大麻石道，路面直通向一幢巨大屋宇，那幢屋宇实在是庞大，一对狰狞的石虎坐立两侧，更见气象森严！

那幢巨屋的后面，隐约可见楼阁连绵，房舍栉比，再向四周扫视，则是黑黝黝的茂密树丛了！

十名大汉迷惑惑的张眼四顾，一个生着斗鸡眼的咂了咂嘴巴，怪道：

“明明听到了衣衫的飘动声，却连个鬼影子也没有发现……”

另一个大胖子，鬼头刀一垂，懒懒的道：

“说你疑神疑鬼，你偏不信，有个风吹草动就吓得像见了鬼，再这样下去，那个狄洵不用来打，你他妈的就变成了疯子啦！”

斗鸡眼也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他妈的，你还以为我喜欢这样穷紧张？还不是为了保住吃饭的家伙！”

有一个矮个子的大汉眼睛一翻，道：

“他妈的，人家就一个人，咱们一大群，却叫人家吓破了胆，说来还真窝囊！”

斗鸡眼悻悻的道：

“可不是吗，还好人家是一个，要像咱们一大群，咱们还用着混吗？”

那个大胖子一咬牙，道：

“像狄洵那样的人材，百年难得有一个，如果一大堆，还有什么稀罕的？”

斗鸡睛朝天上望了望，叹口气，道：

“这年头，想混口饭吃，是越来越难了……”他们在下面发着牢骚，树上的狄洵已乘着这个空隙，将周遭的情形大略摸清了，借着大树的阴影，狄洵轻滑而又快捷的向前闪进！

在离开最后一棵柏树时，狄洵已猛的直接而上，有如一抹掠过夜空的闪电，刚刚映现，却已失却踪影。

狄洵瘦削的身形凌空一转，已平平的贴到这幢巨屋的石柱的尽头！

他在石柱上贴得那么紧，那么自然，就像是一条巨大的壁虎一样！

这幢巨屋的栗木镶着金色锥凸的大门半掩着，有微弱的灯光透出！

狄洵附贴在石柱顶端的身躯蓦然滑下，却在滑到一半的当儿，翻然平平射进了那两扇半掩的巨门之内！

狄洵身形方才掠进，双臂倏振，人已“呼”的直飞上厅顶，厅顶是用一色灰白木条钉布成的格子顶板，亦极华丽。

狄洵看清大厅内的环境发现一扇窗，长长的吸了口气，他轻巧得有如一头野猫般自壁顶往下出溜，溜到了窗口，他小心的挑开栓口，略一偏身，已悄然无声息的潜了出去。

狄洵四周找寻目标，而一条人影已随后掠过来，那个快法，就有似一头夜鹰！

狄洵双目微合，左掌高胸竖起，这时，他已看清来人赫然是一身灰衣，而且，手提大砍刀！

唇角轻蔑的一撇，来人已隔着自己附攀的窗槛尚有寻丈，狄洵已毫无声息的抖掌飞击！

掌影宛如一串流星，快得不能用肉眼辨明，那么凌厉的溜飞而去，因为去势太急，以至于空气中也响起了连串的“嗤”“嗤”之声！

来人未曾料到，吃惊之下左手倏然右挥，但已来不及了，“噗”的一声摔倒在地！

狄洵将他拖在暗处，身形凌空腾起，在窗槛上略一踮脚，又宛如流星曳空般，扑向后面那排连绵的楼台亭阁而去！

“青藏派”的屋宇建造得密集而紧凑，那栉比相连的房屋却排列极为整齐有致，条条洁净的小路四通八达，整个建筑范围十分宽宏，宛如一个自成范畴的小镇！

狄洵隐在一株合抱之粗的古松后面，他看着无数的大汉自不同的方向汇集向前面大厅，个个行动快速，沉静老练，显然在平时受过了极好的调教磨练……

他转过身，迅速再向右侧那幢巨屋行去，在避过了五处暗卡之后，他终于来到这幢像四方形的巨屋之前，他冷冷一笑！

巨屋门前有两只火把，斜插在铁筒里，油脂在火花的劈啪声中不住的向下流离，十名大汉分左右挺立不动，带着股子沉沉郁闷气息……

周遭没有一丁点声音，除了夜风吹拂着松林的呼啸外，简直沉静得令人有些窒息了！

这附近看看，就以这幢巨屋看来最有可疑之处，除了大厅外，以这里最隐密，而警戒却最严，这摆明了，此地无银三百两。

狄洵故意将衣衫擦过树枝，发出窸窣的声音来，果然隔着大门尚有寻丈之远，十人中的两个已并肩走出，同时将右手举起，一人喝道：

“什么人？”

狄洵站在树干，见两人到了身边，淡淡一笑，猝然飞跃，只见他凌空一个急转，对方甚至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，俱已重重的翻跌于地！

狄洵将他身上的青衣剥了下来，穿在自己身上，双手一拍，步履坚定而有力的往巨屋的大门走近！有一位大汉咂咂嘴，道：

“妈的，我操，大王，你见着什么狗熊了？去了老半天！”狄洵笑道：

“没有狗熊，只有死人！”

黑暗中，那大汉看不清狄洵的脸，疑惑的道：

“大王，你他妈的，晃了一下，连声音都变了，什么人，这两天折了不少兄弟，大家心时都毛毛的，你别死人死人的挂在嘴上！”

另有位瘦子，面无表情的勾勾嘴角，道：

“说死人你就心里发毛？真上了战场，你他妈的不吓得尿尿齐流！”

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各位可能还不知道，这里来了奸细了……”

两名青衣大汉互望了一眼，那个瘦子又道：

“什么奸细，在那里？该不会是那个大煞手狄洵吧！”狄洵古怪的笑笑，道：

“就是他，你真会猜！”

瘦子寒着脸摇摇头，冷冷地道：

“大王，你别乱开玩笑，大夥儿都在戒备中，你开什么鸟屁玩笑！”

狄洵从容不迫地道：

“在下这个玩笑开大了！”

这个“了”尚在舌尖打转，狄洵已猝然回斜，左掌一弹倏挥，其快如电，那瘦子连让出一步都来不及，“砰”的一声已被震翻出五步之外！

另一位退了半步，惊道：

“大王，你疯了啦……”

狄洵的右手倏然将这名大汉劈得鲜血狂喷……几乎同一时间，狄洵身形凌空暴旋中一掌砸倒五人，剩下三名大汉惊叫出声，两个反扑狄洵，一人飞快的奔向大门之前……

雪亮的鬼头刀砍向狄洵天灵，狄洵却连眼皮都不撩，身形微晃倏射，他的双腿分别踢向两人身上，两个大汉哀号号的摔落于地！

奔向大门前的汉子，一手指刚触到红白吊环，想去拉铃，狄洵的右掌有如魔鬼的咀咒，那么狠毒地倏斩倏扬，一颗头大的头颅那么利落的骨碌碌滚在地上，尚不待热血标起，这具庞大的无头尸体已被狄洵一脚踢出数丈之外！

从他开始动手发难到结束，只是眨几次眼睛的时间，九具尸体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上，那寂静的模样，宛如他们原先便是这么躺着的！

狄洵似笑非笑的搓搓手，然后开始重重的擂门，叫道：“开门哪”

擂门的声音在这么寂静的夜里显得刺耳惊心，没有擂上几下，那木门已缓缓启开！

有个声音在里头响起：

“干嘛！不知道这里是禁地？鬼打架似的大惊小怪的，找死？”

自半启的门缝中，一个三角脸的才露露面，狄洵右手并指如戟，闪电般戳在那人的“喉头穴”上！

那张三角型的面孔方才抽搐了一下，狄洵已将他拖出随手摔向后面！

狄洵偏身挤了进去，将门再锁上，里面燃着四盏气死风灯，四名大汉坐在木桌之前掷骰子，聚精会神的模样，根本不知道后面来了一只虎，一只只会吃人的虎，而且是最凶猛的！

狄洵硬板板地道：

“你们不是在值班吗，怎么赌起博来了？”

四个人围在一堆，不知是哪一个开的口，道：

“妈的，别打官腔，查监就查监，一天到晚来个几十个，谁真的认真？”

狄洵冷冷一笑，道：

“不知道为什么派你们这些饭桶赌鬼来守，难保不出漏子的！”

有个汉子刚掷完骰子，抬起目光瞧向狄洵，却不由微微一怔，道：

“你是哪一门的弟兄，眼生的很！”

狄洵眨眨眼，道：

“就凭你们还不够格跟我称兄道弟，连你们头儿都不配！”

另一个大汉，顾不得掷了，“霍”地抬起，怒冲冲地道：“你是谁？你……”
有一个突然大惊，急叫道：

“你……你……奸细……你是狄……狄洵……！”狄洵尔雅的一笑，道：

“你很有眼光，或许这样会救你一命的！”

话甫毕，狄洵双手微圈，轻收轻吐，一股丝丝的无形劲力将对方“吁”得向前，道：

“你站开！”

“砰”的一掌向右，“咔嚓”的一声，一名大汉胸前骨骼破裂声清晰传来！

另两个还未来得及有所行动，狄洵已捷如豹般扑闪了上去，身形暴旋，双掌在旋转中翻飞，那两位仁兄已经遭着连摔连弹，重重摔向石墙之上，滚侧着双双尸横地下！唯一活着的汉子，顿时瘫痪在地上，抖抖索索的求道：

“狄……狄大爷，饶……饶命！”

狄洵眉梢一扬，狠厉的道：

“你看到了，在下很少对敌人仁慈的，你不过幸运一点罢了！”

这汉子“扑通”跪了下来，叩头如捣蒜般哀呼：“英雄饶命……饶命……”

狄洵的面色寒酷得似蒙上一层青霜，阴沉的道：“你知道我来此的目的，我的朋友，快说关在哪里？”

第二十三章

那汉子跪在地下，抖抖索索的道：

“是，是，他们关在这里！”

冷沉的，狄洵生硬的道：

“石室的门怎么开？快打开，听着，别玩花样，你不会有什么机会的！”

艰辛的咽了一口唾沫，吃力的道：

“不敢……小的不敢……”

略一沉吟，狄洵冷冷的道：

“里面有没有机关？”

喘了一口气，那汉子结结巴巴的道：

“没……没有……”

狄洵莫测高深的一笑，道：

“最好没有，否则吃亏的不见得是在下我，快点打开，别拖延时间！”

这汉子嗫嚅的道：

“是……是……小的就开……小的就开……”那汉子用手摸着墙壁，在一块暗色的壁上，轻轻往里一拍，有一块小小的石钮，没有犹豫，他按了下去。

有一块约在三尺长的右壁蓦然翻转开来，狄洵淡淡一笑，笑声未完，“呼”“呼”几声，七八柄鬼头刀已兜头盖顶的砍了下来！

狄洵就地一个回旋，右腿狂风般横扫倏收，眼前人影连闪，惊叫惨号连串，七八个大汉已全滚地葫芦般滚了出去！

冷酷的一笑，他身形极快的晃走，双手倏然伸缩，就是一眨眼，那位开启石门的汉子已被他倒扯回来，那汉子正准备溜走！

狄洵一下子把他拖起来，一拖起来，便是重重的两记耳光！

这汉子满目金星暴射，唇角流着血，面颊也肿胀着，可怜兮兮的道：

“英雄……饶命……小的……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目光酷厉的盯着摇尾乞怜的角色，直盯得他全身哆嗦，手足无措，狄洵才道：

“说实话，里面还有什么？如果你再敢说一句谎话，我叫你不得好死！”

一股寒气泛自这大汉的心底，又迅速慢布他的全身，他呐呐的道：

“没有……没有机关……”

提心吊胆的偷瞥了一眼，这人又道：

“没有机关，可是有人看守……你的朋友被点了穴……所以没有机关……”

左手一探，“啪”的又是一记耳光，狄洵切齿道：“你说的是实话？”

急剧的抖索着，大汉一张面孔已发了青，他唇角抽搐着，道：

“小的……说的全……是实……英雄……小的……不敢骗你……”

狄洵生硬的道：

“好，那你跟我一起进去，如果你说的是实话，我决不为难你！”

像忘了面颊上的痛苦，大汉哀呼央告：

“大爷……你老……行行好……小的……带你过去……命就保不住了……”

冷峻的，狄洵道：

“不带我过去，你的命更保不住！”

怔了怔，汉子呆呆的思索着，半晌，才嗫嚅的道：“好，大爷，小的……带你去……但是求大爷……保住小的……一条命！”

里面是一条通道，很长，尽头有一间石室，房里灯光隐隐，还有嘈杂人声！

两人来到石室之外，有一扇厚木门半掩着，里面有热闹的喧哗声传来：

“妈的，轮了大半年，好不容易才轮到，窝在里面舒服一个粗嗓子笑了笑，乐道：

“可不是，在外面跑，里里外外，可没把双腿给跑掉了！”“呸”了一声，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喝道：

“别太得意忘形，看管犯人，是什么好差事？出了纰漏，脑袋会搬家的！”粗嗓子豁然大笑，道：

“糟老头儿，你就爱穷紧张，这座黑地狱比皇帝老兄的大内监牢还来得坚固，关几个鸟人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！”低沉的噪音又响起：

“你们这些小混球，难道忘了对手的厉害了？说不定哪天摸了来……”一阵哄笑淹没了这声音，一个人叫道：

“得了吧！糟老头，像你这把年纪的，早该告老还乡啦，胆小如鼠……”

带领狄洵的这汉子将门推开，狄洵看到窄窄的石室共有十个汉子，围坐在一张石桌周缘，壁顶垂悬着巨大的桐油灯，闪耀着白光，看情形，这石室十分温暖，当然敌过外头凄凉的冷风！

两人推门而入，一个面朝门口坐着满脸麻子的汉子，他愣了一下，道：

“王远，你不在外头，进来干什么？他是谁？怎么没有见过？”

原来带狄洵带来的汉子叫王远，他有些尴尬的笑笑，道：

“这位兄弟……他……”

一个大块头瞪了他一眼，骂道：

“你怎么了？叫舌头打结了？你值一次外头的班，怎么，就不情愿啦！”秃头汉子也道：

“王远，私自擅离岗位，脑袋是会搬家的！”狄洵搓搓手，道：

“你们别尽跟他说话，有事问我就行了。”刹时，整个石室里的人都怔在哪里，十双眼睛迷惑的瞪视狄洵！

有位大胡子随即像被蛇咬一口似的跳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妈的，王远……你出卖我们……”

话未完，所有的人神色一变，恐惧的抽出身边的家伙急急跳往一旁！

大胡子咽了口唾沫，硬着头皮道：

“你……你不想活着出去了？”

狄洵笑了笑，道：

“我只想要我的朋友，只要你们别动手，你们还可能长命百岁！”

悄悄的，那个秃头汉子趁着狄洵说话的当儿，他伸手向嵌在石壁的桐油灯旁的一个小把手……

他的手就快触到了，就在他指尖稍差一发的时候，影子一晃，他的头颅已“咔嚓”一声被断落下，鲜血的血还不断从缺口喷出！

此刻才听到了空气中传来的呼啸声，斩落他脑袋的，竟是狄洵手中的如意扇！

斗大的脑袋飞出去后，人整个身躯也斜摔了出去，颈口碗大的疤还不断

的喷出血来！

有一声号叫出自大胡子的口中，他拿起鬼头刀便劈向狄洵，可怜他连一个式子还没有来得及使出，狄洵的如意扇已斜飞削去他一半的头颅！

窄窄的石室，躺了两具尸体，洒有大量的在鲜血，两颗脑袋在他们的脚下，他们个个全身哆嗦着，愣呆呆的对望着……

整个石室一片死寂，每张面孔都是那么木讷，震撼，说不出的颤栗……

围在石桌旁的八个人互相觑视了一眼，那一眼中，写满了无告的窘迫与犹豫的惊恐，他们手拿着兵器，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反抗！

狄洵笑了笑道：

“地下的两颗脑袋已经代替了在下的意思了，我只要我的朋友，姓狄的不会加害你们！”

有一个惊恐的颤声道：

“你……你是狄洵？”

点点头，狄洵道：

“正是，很讶异吧！在下这么快又回到贵宝地来，实在念念不忘各位的恩惠！”

八个人忐忑不安的齐齐对望了一眼，紧张的神色溢于言表！

微微一揖，狄洵笑道：

“有劳哪一个识时务的英雄，带我的朋友们出来！”八个人再互望一眼，蓦然争先恐后的抢着道：“我去，我去……”

一个比一个快，他们在石桌下一按，后面一个石墙缓缓启开，里面黑压压的一片！

狄洵心头一紧，表面镇定的道：

“各位英雄，千万小心，别伤了我的朋友，我的脾气可不太好！”

这次八个人似乎答得更快了，嘈杂的道：

“绝对不会……咱们会小心的……不会弄伤的……”话声中，八个人一齐涌进了内室，里面，是一间密不透风的小石室，从外头看进去，好像空无一物，亦见不着人影！

很快的，八个人抬出了三个副躯体，狄洵一惊，怎会有三个人呢！

狄洵忙检视一遍，原来那第三个人赫然是那个曾帮过他忙的胖狐，因为自顾不暇，一直没有想起他，狄洵感到十分歉然！

“回春翁”怔怔的注视着他，像隔着一层雾，目光里，有着过度劳累与疲乏，也有一些遥远的陌生！小雯那张如花似玉的脸孔上，展现着一片令人心疼的迷惘，她形容狼狈而憔悴！

狄洵知道他们被点了穴，神智不太清楚，他勉强镇定的道：

“翁兄，小雯，我来了！”

说着，在两人身上轻轻一拍，两人全身蓦地搐了一下，似突地自一个噩梦中惊醒，“回春翁”语声存着过份惊喜后的颤抖：

“老弟，你来了……真的是你来了……”

小雯忽然哽咽一声，叫道：

“少爷……”

狄洵温柔的拍拍她的肩头，低沉的道：

“没事了，咱们就出去！”

狄洵又为胖狐解开穴道，淡淡的道：

“抱歉了，胖狐让你受委屈了，在下一时疏忽，你不生气吧！”

胖狐全身哆嗦着道：

“大爷……你可要吓死小的……我一直等你们……我不承认就承认……才能活到现在……”

王远僵硬的道：

“大爷……我怎么办？”

八人亦静静的等待狄洵的发落，略一沉吟，他淡淡的道：

“为了免得你们其中一个被指为叛党，在下将点各位软麻穴，不痛不痒，一个时辰之后将可自解，各位以为如何？”神色都松缓了下来，他们放心了，个个都是一脸活命后的侥幸与尴尬！

狄洵一动，每个人突然觉得一麻，几乎在同一时间里都软软倒向地下！

狄洵转头对一旁惊惧的王远道：

“你最先倒在外头，这样才可免引起别人的怀疑，是不是？”

“回春翁”沙哑的“呸”了声，愤怒的吼道：“对这群狗东西，那么客气，干什么？”

沉吟了一会，狄洵对胖狐道：

“胖狐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走，我们会带着你，只是我们随时有危险，假如你想再留下来，在下可以给你一样东西，让你将功折罪！”

胖狐犹豫了一下，谨慎的道：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狄洵笑笑，安详的道：

“只要你把这样东西交上去，不但可以免去通敌的罪名，还是大功一件，说不定还可以升级！”

胖狐眼一亮，喜道：

“真的？如果是真的，我就留下来，我……我在这里会习惯的！”

狄洵点点头，拿出“彩虹珍珠剑”递给胖狐，低沉的道：

“你只要将这宝剑呈上去，说是在下救人时，不小心遗落的，你就能保命了！”

胖狐望着剑，实在不太相信，半晌，道：

“这……”

狄洵笑了笑，道：

“别小看它，为了它，不知伤亡了多少人命，你们主子为的就是这把剑！”

“回春翁”激动的叫了一声，道：

“老弟，你疯啦！”

狄洵目光平视着“回春翁”，摇摇头道：

“咱们出去再说，胖狐你仍还在石室，他们很快会放你出去的……”

顿了顿，狄洵又道：

“不用担心在场的人会泄密，每个人都想保住自己的命，放心吧，王远，你跟我们出去！”

胖狐忐忑难安，咬咬下唇，横了心，道：

“好，我胖狐就再冒一次险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嘛！”狄洵站了起来，道：

“小雯你能走吗？”

小雯点点头，低声道：

“我没有什么伤，没有问题。”

狄洵转过头，又道：

“翁兄，你呢？你看起来很疲惫，自己能否走动？”“回春翁”硬着性子道：

“当然可以，我还可以再打一个大仗……”

四个人行出石门之外，看到躺到地面，寂然不动的大汉，狄洵道：

“王远，你跟他们躺一起，你的命可以保住了。”说着，他也不等王远表示意见，一出手，王远混身一颤，软绵绵的倒了下去！

四人迅速离开石室，来到树林外，一片通明耀亮的火把光辉映得三人双目一炫，前面，已静静的围立着无数的大汉！

他们的兵刃在火把的光芒中闪浮着寒光，再衬着那一张张冷漠生硬的面孔，更显得气氛僵酷而沉重 死亡的僵酷，沉重的阴森！

为首的，赫然正是“洪威党”的大龙头“千雷子”西门立天！

围在西门立天身侧，则是“青藏派”此次的结盟帮派的手下，约有百余人！

西门立天一双眼睛冷的带血，脸上毫无表情，他死死的盯着静立在前的狄洵，那情景，冷森得不带一点人味！狄洵低头轻声道：

“翁兄，小雯，咱们别跟他们缠战！”

受过一次沉痛的教训，“回春翁”焉敢托大，随即点点头。

眉梢子动了一下，西门立天阴沉的开了口：

“姓狄的，你今天走不了了！”

狄洵平静的站着，淡然的像是没有看见眼前的场面，道：

“在下想走的话，至今还没有人拦得住！”

冷冷一笑，西门立天道：

“不要过于自大，狄洵，老夫亲自出马，就是要你来去不得！”

抿抿嘴，狄洵低沉的道：

“到了‘洪威党’，在下要走，也没有人可以奈何，何况这里不是你的地盘！”

西门立天的鼻孔一张，他压制着愤怒，恨恨的道：“姓狄的，你欺我太甚，‘洪威党’几百条人命，你如何偿还？”

狄洵淡淡的一笑，不屑的道：

“为虎作伥，死有余辜！”

西门立天蓦地大喝一声，怒叫道：

“狄洵你这狂徒，今天如果不杀了人，为死去的弟兄报仇，异日江湖上还有我‘洪威党’寸土立足之地吗？你该死！”

狄洵忽然怪异的笑笑，道：

“想杀我的人很多，比你高明的，更不在少数，在下还不是活的好好的！”

一声冷哼，王昆出现在西门立天身侧，转朝狄洵，阴恻恻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只要拿出宝剑，咱们的账还可以缓一缓。”淡淡闲闲的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原来是手下败将，难道你已经忘了当时的狼狈像了，遗憾！”王昆额上浮突着暴出的青筋，他的语声自牙缝进了出来：

“姓狄的，你欺我太甚，只要你落入我手，非将你碎尸万段，不能消我心头之恨！”

狄洵笑笑，道：

“你心里明白，不会有那么一天，不是吗？”西门立天冷森的一笑，道：

“先别得意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姓狄的，狗急跳墙，人急了可会不择手段！”

说完，蓦地一挥手，在他身侧的大汉闪电般往两侧跃开，每个人的手上都执着一具两尺长的银筒，里面装的若非火药，定是毒气瘴雾一类！

狄洵心里微微一笑，他低低地道：

“翁兄你跟小雯先走！”

“回春翁”嘴角略一抽搐，叫道：

“不，老弟，咱们一起拼出去！”

狄洵笑笑，道：

“翁兄，咱们来个以毒攻毒，你忘了在‘矽风谷’时，你多给我一样东西？一直没有时候，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？”“回春翁”猛然想起，在“矽风谷”时力战“洪威党”徒，他怕狄洵殿后有失，交给他一盒自己的研制毒粉，但狄洵一直没有用它。

西门立天率众手执毒品，火药之类，对方如此卑鄙，何必再跟他们谈什么道义！

“回春翁”点点头，拉着小雯冷不防地，如怒矢般飞射而去！

西门立天显然没料到“回春翁”会先跪走，一愣之下大喝道：

“别让他们跑了！”

狄洵拦在前面，又露出他那凡事都不在乎的劲儿，淡淡的道：

“你们要的人不是我吗！我人还在这里。”

话声甫住，一条淡淡的白影箭似的射出去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响起了一连串“砰砰”的巨响，一团团的火焰，带着溅散飞舞的火星，那么迅速的来到那条白影身前！

此刻，飞舞的火焰，划过条条碧绿的曳尾，迸浮着一片碧莹莹的绿芒！

狄洵在须臾连出二十三式，同时有五名大汉已狂号着摔出三丈之处！

极其急速地，狄洵“呼噜噜”旋了五丈，在他旋转中，又有十多名大汉翻跌仆摔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看清对方是如何出手的！

成串的肉掌击声爆连，五名大汉俱皆闷哼一声，分朝五个方向落下，每张面孔都是一片死白！

西门立天狂骂的冲上来，双掌狂风骤起般攻向他的敌人，口中大叫道：

“不准让他走了，否则你们也不要活了！”

狄洵闻言，他一个旋身蹿了出去，抛肩挥手，一个半尺长的木盒子已“呼”的直飞向后面追来的西门立天等人！

木盒清脆的破裂声遥遥传来，顷刻之间，一阵惊慌的呼号乱成一片的自后响起：

“哇，痛死我了……”

“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，又痛又痒……”

“唷，我眼睛看不到……”

“妈的，你别撞我啊……”

狄洵哼了哼，长长的吸了一口气，双臂疾振，人如一道流光般倏然拔升空中，似一缕被狂风吹推的轻烟，那么快捷的飞掠而去，去得无影无踪！

惊呼惨号的吼声乱得心烦，西门立天大吼连声的猛追，怒骂着：

“饭桶，全部是饭桶！”

远远的，狄洵还听到西门立天跳脚怒吼的声音，片刻间，他已连起连落，把青河镇的人声，灯火，嘈杂全抛向脑后了！

他沿着山上的小径走，不知道“回春翁”及小雯人在哪里，他慢慢走，留神两人的行踪！

在一片隐隐的黑雾里，狄洵徐缓的在崎岖多弯的栈道上往前进，四周，除了寂寥，听不见鸟鸣，听不见兽嘘，连昆虫的细吟也没有！

忽然 狄洵停住了脚，缓缓的，眯着眼，聚集目力朝四周张望，一会儿，阴沉沉的一笑，道：

“出来吧，朋友！”

在一片疏树林之后，闪出两条人影，一男一女，一老一少！

“回春翁”的大鼻子抽动一下，道：

“老弟，你吓了我一跳，还以为那些家伙又追来了。”狄洵洒逸的笑笑，道：

“倒成了惊弓之鸟了，在下也以为是对手呢！你们的伤怎么样？”

“回春翁”带着苦涩的笑，道：

“老弟，别忘了我的本行，这一点皮肉之伤，难得了我吗？”

狄洵温柔的望着小雯，关切的道：

“小雯，这些日子来，连累你了……”

美丽而清澈的眸子，里内浮动着莹莹波光，小雯垂下目光，怜生生的道：

“少爷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……只是很怕以后见不到你狄洵轻轻一笑，道：

“不会的，不管我到了哪里，一定都带着你，你放心好了！”

奇怪的看着狄洵，小雯道：

“姐姐呢！怎么没有看到她，是不是受伤了？”微微有些抖索，狄洵怆哑的道：

“小雯，你要坚强……”

顿了顿，狄洵哑着嗓子又道：

“她死了……”

随着这一声“死了”，小雯蓦然抖索了一下，再也克制不住自己，一声硬咽中泪水夺眶而出……

“回春翁”也呆住了，此刻，他屏息住，连大气也没敢多透一口，他想到一个那么完美的女孩，还那么年轻……小雯全身几乎要瘫痪了，狄洵将她搂入怀中，紧紧的搂在怀里，小雯把整个娇躯深埋在狄洵臂怀里，她的泪像绵绵细雨……

四周寂静，无声无息的寂静，只有小雯强抑止的低泣良久……

狄洵摸摸小雯的秀发，怅然的道：

“小雯，小郁走了，再怎么伤心，她也回不来了，但我们会永远记得她的！”

淌着泪的脸蛋儿抬起来，抽噎着点头，哀怨的道：“姐那么好，她怎么会死……怎么会？”

狄洵深沉的道：

“血债血还，我们会叫小郁瞑目九泉！”

“回春翁”轻轻拍拍狄洵的肩头，哑着嗓子道：“老弟，为了我，伤了小郁……我……我一辈子心里过意不去！”

狄洵放开怀中的小雯，他一张俏俊的脸容漾起一些光采，诚挚的道：

“翁兄，千万别这么说，不是你的错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祸首不会一直逍遥的！”

皮肉不动的一张牙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哼，这群该死的狗杂碎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决不能看他们为非作歹！”

苦笑了一下，狄洵道：

“只是势单力薄，倒真吃了点亏！”

点点头，“回春翁”突然想起一件事，问道：“老弟，你为什么把‘彩虹珍珠剑’白白的给了那些禽兽！”

既简明又干脆，前后只是几句话，狄洵把“彩虹珍珠剑”上的字，及他的计划，叙述得一清二楚，末了，他道：“我们去等着他们到了‘独渺洞’，再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仇恨！”

“回春翁”有些了悟了，又道：

“他们到了‘独渺洞’还不是一大群，咱们一样只有三个人啊！”

润润嘴，狄洵道：

“为了一批宝藏，他们不惜动用了这么多人力，牺牲那么多人，可见得他们贪婪之心，而今前去寻宝，知道的人越少，分的越多，你想，他们还会再多带一些不相干的人马吗？”

“回春翁”点点头，道：

“嗯！老弟，你说的有理，到了‘独渺洞’看老子不宰了那个青黄老秃儿！”

抿唇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翁兄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乃江湖规矩，这一次咱们放手去拼！”

一抹残酷的笑意浮上了“回春翁”的面容上，他嗯了一声，道：

“对那些狗杂碎，难道还用得着仁慈吗？”

两人激昂的研讨着复仇之道，默默地，小雯脸上充满了悒郁与忧虑，她低徐的道：

“少爷，我们真的要去！”

狄洵凝视着小雯，慢慢的道：

“你怕吗，小雯？”

唇角微微痉挛，小雯感伤的道：

“不是，少爷，这些日子来，我们一场又一场的血战，我……我手有点软了……”

沉默了片刻，狄洵低沉的道：

“小郁的仇我们一定要报，这些为非作歹的恶徒，也该给他们一点教训，否则公理何在？如果你害怕……你别去双眸波光又闪，小雯忧愁的道：

“只要跟少爷在一起，不管到哪里小雯都不会害怕，只是我好想姐……”

狄洵的心弦微微颤了一下，温柔的道：

“难为你了，毕竟你还小……”

幽幽叹了口气，小雯道：

“我无所谓，我不怕苦，也不怕……”

有些怔愕的摇摇头，“回春翁”低声道：

“少了小郁，老弟，对小雯咱们可得千万小心，不能再有错失！”

狄洵怅然若失的道：

“不会了，不管有任何情况，我决不会让小雯受到任何一点伤害！”

强颜一笑，小雯幽幽的道：

“少爷，翁大爷你们忘了，我武功也不错，你们看每一回我不是都没有一点损伤……”

调侃的打了个哈哈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好，好，小雯，你可得打保票，保证你自己毫发未损，否则我就不让你去！”

点点头，小雯可爱的笑道：

“翁大爷，你要不要先数数我有多少头发？回来后，再看看是不是少了？”

一怔之下，“回春翁”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不必数了，三千烦恼丝，你的秀发就是三千根，对不对？”

小雯也跟着笑了起来，狄洵一个人愣在一旁，一言不发！

“回春翁”严肃道：

“老弟，想到什么事，看你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有话就说出来！”

俊挺而清瘦的面容上浮起一抹默然，摇摇头，狄洵沉沉的道：

“曹兄不幸罹难，我们连尸首也来不及为他收拾，唉，‘百合镖局’从此消失在江湖上了！”

以前，“回春翁”不甚看得起曹正鹿，后来一经相处，颇喜他的侠义本性，加上与自己一路上并肩作战，对他有了好感，想不到如今天人相隔了！

“回春翁”亦感伤的道：

“他也是条汉子，可惜，英年早逝！”

狄洵平静的道：

“这笔账，咱们一并记下了，‘独渺洞’之行，一起要回！”

略一沉吟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说真的，老弟，你与那“九幽郎君”朱剑魂之约，我有点担心！”

微微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翁兄，怕我不是他的对手，叫他给吃了，是不是？”一怔之下，“回春翁”豪烈的道：

“你这小子的个性，老哥我还不知道？越强的敌人你越有兴趣！”

狄洵严肃的道：

“正是！”

呵了口热气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这老小子的名气大得厉害，不比你差，相当棘手，当今武林只要听见‘九幽郎君’而不皱眉头的，找不出几个来……”

淡漠而冷酷的一笑，道：

“不错朱剑魂的确是块料，我也不想结下他这个强敌，如果他讲理一点，大家可以平安无事，否则，我也不会含糊于他！”

“回春翁”冷笑一声：

“对，怕他做啥？大不了赔上这条老命，他不见得占得了便宜！”

狄洵寒森森的道：

“如今‘彩虹珍珠剑’已不在我身上，一场热闹是免不了的！”

大声喝彩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咱们搞他个天翻地覆，我老早就想收山了，这一下子，热热闹闹，在

江湖上留个名，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！”说罢，他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，狄洵闻言之下，也笑道：

“对于名利，在下不太热衷，平淡是福！”

喘了一声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你这小子倒会说大话，如今在江湖上，哪个人的名头比你响，却在这里假猩猩，说风凉话，我再混它个几十年也追不上你！”

微微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翁兄，在下不过告诉你本身的想法而已，你又想到哪里去了！”

“回春翁”正要说话，小雯却道：

“少爷，咱们得找个地方住下来才对，荒郊野外的，就这样耗下去？”

“回春翁”一拍后脑，叫道：

“小雯不提还忘了呢！我以为咱们正在什么舒适的屋子里喝茶聊天呢！”

此时，狄洵也觉到有些凉意，轻轻呼了口气，徐缓的道：

“咱们往北走，到‘独渺洞’是同方向，再过去不到十里，我知道有个小镇，咱们今晚就到那儿过夜，其实……天也快亮了！”

哈哈一笑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看，咱们两个大男人如此粗心，害小姑娘跟我们受罪，怪不得两人到现在还打光棍，事出有因啊！”淡淡的，狄洵带着诙谐口吻，道：

“翁兄这话何意？该不是老来俏，翁兄此时动了凡心了吧！”

一张脸红彤彤的，“回春翁”忙道：

“胡扯，胡扯，我活了一大把年纪，棺材都进了大半，还跟我开这种玩笑！”

淡淡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翁兄，太客气了，现在正值春秋盛年，说什么老呢！”

怪叫了一声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不跟你这小子鬼扯了，倒是你，老弟，像你这么一位英俊而不荏弱，儒雅而不轻佻的美男子，多少年青少女们梦寐以求的对象，什么时候请老哥哥我喝喜酒？有了家，你的生活就会安定！”

狄洵心头一震，他想起小郁，一段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感情，低沉的道：

“翁兄，别谈这些伤感的事！”

“回春翁”迷惑的道：

“成婚是好事，伤什么感？老弟，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”想说什么，狄洵又把话咽回去，小郁还那么小，就走了，什么都没有就结束，怎么对别人提起？

“喂”了一声，“回春翁”笑道：

“你怎么了，想什么？”

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没什么，咱们上路吧！”

第二十四章

在一个山洼之中，有一条山道，穿过这个山道，可以看到了一片密集的房屋！

这是距“独渺”十余里的典山集！

三条人影慢慢走来，此刻，暮霭已经缓缓升起，夕阳欲坠，西天一片酡红，自道路的背后向前望去，可以看见三条人影，不疾不徐向前行之——

他们三人的身上，都染上一抹晚霞，有那么一丝儿凄清的感觉。

三人静静走着，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，一些遥远的过往，以及一些未临的将来！

他们想一些与此行有关的，或是无关的，那些凄凄怨怨的怅惘，铁铮铮的狠毒，轻轻的聚合在他们心头，却又悠悠的飘忽过去……

真的在思维些什么吗？好像又说不出，不在想什么吗？心腔子里又老是鼓鼓荡荡的！

良久……

“回春翁”有些憋不住了，他龇了龇牙，道：“老弟，你心里想些什么？”

淡然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没有什么好想的，随便找些东西填填自己的脑子罢了！”

摇摇那满头乱发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怪了，我也是，老弟，你对那笔宝藏有什么看法？”狄洵徐缓的道：

“对于宝藏本身并无兴趣，倒是对它的来源感到好奇！”“回春翁”懒懒的道：

“说真格的，虽然我不想大富大贵，不过看了那么多人为它卖命，我实在忍不住想看看那些宝物，老弟，你不会笑我吧！”

低沉沉的，狄洵道：

“翁兄说的什么话，人性嘛，君子取之有道即可，是不是？”

小雯侧首问道：

“少爷，还有多远！”

狄洵望望前方，朝前面右边一指：

“过了那座山顶，就已经不远了。”

小雯看看白白的山头，兴奋的拍手大叫：

“少爷，那儿有雪，有雪，就像咱们以前住的地方，那儿有雪……”

小雯说到这里，突然静了下来，狄洵知道她想起小郁，想起家，想起他们三人共同的生活，他何尝不想呢？但是想又有有什么用呢？

狄洵慢慢的道：

“我了解你的心情，小雯。”

“回春翁”略带怅惘的看了狄洵一眼，喃喃的道：“你们两个打什么哑迷，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？”狄洵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没什么，随便谈谈！”

“回春翁”用舌尖舐舐上唇，道：

“天黑了，老弟，咱们直接上去，还是等明天再走？”狄洵沉吟了一下，小雯却抢着道：

“我们直接上去，我好久没有摸到雪了，好不好，少爷？”狄洵颌首道：

“我跟朱剑魂约的日期是后天，咱们今晚上山，在山上呆一天，说不

定青灵居士那干人也来了！”

一听到青灵居士，“回春翁”的火气就上来了，怨毒而暴烈的道：

“他妈的，那群猪狗不如的畜生，奴才的奴才，个个全长了只狼心狗肺，挖出来俱是黑忽忽的一团，连他妈的一点心窍也找不着，我操……”

他突然醒悟有小雯在场，连忙住了口，有些腼腆，但神情仍气愤不平！

狄洵清雅的一笑，徐徐的道：

“不要紧，老兄，咱们很快可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的！”

狄洵甚了解“回春翁”的为人，他一旦认清的朋友就是生死之交，如今青灵居士如此待他，怎能咽得下这口气！三人早就准备好了干粮，简单的用过之后，他们走过了典山集这个小镇，直住他们的目标——“独渺洞”前行。渐渐的，他们已进了山区，山上的夜更显得冷清、寂静，只因为有雪所以并不觉得暗！

他们踏着皑皑白雪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小雯兴奋得像在温暖地带第一次见到雪的小孩，高兴的来回奔跃，狄洵及“回春翁”也受了她的感染，有一份喜悦感！这茫茫山坡上一片雪白，四下并无路，更有一种“前古无人，后无来者”的悠悠感受！

眼见离峰顶只有两三里路途，狄洵笑道：

“翁兄，目的地就快到了，咱们并不急，今夜何不在此歇歇，过了山峰那边风雪可能比较大！”

“回春翁”笑道：

“山上的情况还是你比较了解，看你怎么说就怎么做！”他们找了一处较为藏密的山洞，小雯有块布巾，铺下来，三人就席地而坐。

“回春翁”忽然后道：

“老弟，你看我们是直接去会会青灵那般人，还要先见朱剑魂？”

隔了片刻，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咱们还是先去找朱剑魂，有约在先，不可爽约！”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万一让那干人得手了，他们下山去，咱们不是心机白费了吗？”

狄洵尔雅的一笑，道：

“你放心，这笔宝藏如果真如传说中那么多，一定非常隐密，想找到，也不是容易的事，要不然朱剑魂也不会选择这里居住，可见他至今仍找不到，这足够他们忙的！”“回春翁”轻叫道：

“那最好，那些宝贝宁愿永远埋在地下，也不甘心给那伙人得到！”

忽然——

狄洵端正坐姿，冷冷的道：

“有人！”

稍停，“回春翁”也颌首道：

“好像正朝我们的方向来，只有一个人？”

眯着眼一龇牙，“回春翁”又道：

“这冰天雪地，有谁这么雅应来赏雪？还独自一人！”狄洵目注声响的来处，低沉的道：

“此人身手非凡，不是等闲之辈，咱们别轻举妄动！”嗤了一声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或许有志一同也说不定呢！”

狄洵站了起来，目光不变，低沉的道：

“翁兄，那人到了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一龇大牙，轻叫道：

“这么快？……”

他随着狄洵的目光望去，可不是，正有一个人大步往这边行来，年约六旬，体魄修长，面孔上的五官出奇的尖刻冷锐。

黑暗中，只见他身着蓝白衣衫，有一股特异的深沉冷凜之气，他的神态中，隐隐透着不可言传的狠厉，双目的光芒中，含蕴着威猛！

只要一见，就会使每一个目睹者兴起忐忑颤栗的感觉，这是镇定。残酷、智慧而又倔强的那一类型的人，在芸芸众生中并不多见！

再走近一看，他身上的蓝色长袍，闪亮如波，简单挽起以发冠相束，目光冷漠的逐渐接近，“回春翁”差一点脱口叫出来……

以他这种打扮形态，狄洵一眼就认出，“回春翁”却大吃一惊，这人赫然是——“九幽郎君”朱剑魂！低低嘀咕了一声，“回春翁”骂道：

“这老家伙来干什么？”

朱剑魂看到“回春翁”微微点头，眼皮子也不向狄洵撩一下，语声冷傲的道：

“你们来得好快！”

点点头，狄洵无畏的道：

“与前辈之约，不敢怠慢！”

斜斜睨了一下，道：

“东西带来了？”

狄洵简单的道：

“没有。”

“朱剑魂神色突变，他踏前一步，厉声喝道：“连我朱剑魂的东西你也敢耍，莫非活得不耐烦了！”“在下与你之约未爽，而且在下也从未答应过你把东西交给你！”

朱剑魂勃然大怒道：

“我要的东西，从来还没有人敢不给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”

狄洵重重一哼，阴沉的道：

“这剑原来在朱固尊手上，你为什么不去拿？等落到我手上，你才出来耍！”

朱剑魂冷冷的向狄洵上下打量了一阵，生硬的道：“坦白告诉你，这宝剑本来就是我的，朱固尊不过拿去保管而已！”

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那么说出个道理来，在下绝非不明理之人，如果宝剑真是你的，在下决不私吞！”

朱剑魂冷酷的盯着他，毫不带丁点感情的道：“别人或许看你是条汉子，我可不在乎你，不要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！”

狄洵笑了笑，毫不在意的道：

“既是如此，大家算扯平了，你不用跟在下说什么，在下也没有必要交出宝剑！”

朱剑魂亦禁握剑柄气得逆血反涌，五内生烟，吼着大叫：

“你敢这样对我说话！从今天起，江湖上再也没有你这号人物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在一旁懒洋洋的道：

“朱剑魂，你未太不讲理了，东西又不是你的，你逼着人家要，这是哪一条理？”

寒着脸，朱剑魂萧瑟的道：

“‘回春翁’，我欠你份情，决不跟你为难，但是那宝剑确是我的！”

“回春翁”激动的道：

“那你就告诉我们又有何妨？该是你的东西，我们不会要的！”

朱剑魂的五官因为过度的愤怒而显得有些扭曲，但他随即平静下来，道：

“好，我就告诉你，好叫你们死了心！”

朱剑魂把眼光望向远处，悠悠的道：

“这把‘彩虹珍珠剑’在五十三年前恩师将它交给我，从此就成了‘双龙帮’的镇帮之宝……”

狄洵优雅的一笑，道：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朱剑魂沉声道：

“其实‘双龙帮’是我所创，后来才交给朱固尊掌理的……”

狄洵与“回春翁”面面相觑，这话太令人意外了！朱剑魂不理两人，又道：“我与朱固尊是至交好友，我非常尊敬恩师，所以将帮主交给朱固尊时，要他以‘彩虹珍珠剑’为镇帮之宝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改变，剑在帮在，剑失帮亡，永远传下去！”怔了怔，狄洵疑惑的道：

“你为何要退出‘双龙帮’，又为何要拿回这把剑？”朱剑魂看看狄洵等三人，又道：

“我的妻子反对我组织帮派，力劝我放弃，但我执意不肯，我妻是贤慧之人，见我沉迷，她只得全力帮我，凡事起头难，等帮务已渐上道时，我妻竟积劳成疾，撒手西归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这位当代英豪，也不禁感伤起来，气氛一下子沉静了下来……

好一会儿，朱剑魂继续道：

“为此，我灰心丧志，所以才决心把‘双龙帮’交予我的兄弟朱固尊！”

“回春翁”点点头，急切的道：

“你现在……”朱剑魂突然颇为不悦，道：

“你们只要知道那把剑是我的，交还给我就可以了，其余的事，你们别管！”

狄洵严肃的道：

“你既将剑交给‘双龙帮’为镇帮之物，你如今又要取回，这不自相矛盾吗？”

朱剑魂脸色极为难看，有些强辞夺理的道：

“朱固尊以下没一个成材的，我将宝剑拿来也没有不对的！”

狄洵一笑，道：

“恐怕不是吧，因为它其中关系着一大批财富，是不是？”

朱剑魂清瘦的脸孔泛起一股暴怒的火焰，厉声道：“狄洵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那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这批财富因何而来，当初你为什么不知道？”

朱剑魂双目倏然怒瞪，额角青筋根根暴起，狂厉吼道：“我不须要告诉你！”

狄洵冷沉的一笑，道：

“那在下也不须要告诉剑在何处！”

“回春翁”焦灼的道：

“大家别吵，朱剑魂，我们没有恶意，也不想得到那些东西，你直说无妨！”

一咬牙，朱剑魂道：

“好，我现在不想跟你动手，下次我不会放过你的，狄洵！”

狄洵深沉的道：

“那下回咱们再说吧！”

沉吟了片刻，朱剑魂道：

“好吧，我就把全部的事情告诉你，那些宝物原来在先师在世之时，是与几位师叔伯进入皇宫大内偷来的，后来因朝廷查缉得紧，他们只得把它埋起来，此事轰动许久，师叔伯一个个去世，先师年岁一大，对以前的行为亦感厌倦，所以决定让那些东西永埋地下……”

平静的笑笑，狄洵道：

“后来你怎么知道了，为什么不遵照令师的心愿呢？”

略一沉吟，朱剑魂道：

“先师知道我把宝剑把给了朱固尊，先是一惊，让我把他唤了去，将这个秘密告诉了他，却让我给偷听到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频频点头，道：

“你师父为什么要告诉朱固尊，而不直接告诉你呢？”

朱剑魂有些尴尬，道：

“或许他知道我会掘宝吧！”

缓缓的，狄洵肃穆的道：

“说真格的，在下自信眼光不差，不管江湖中人如何批评你，但是以在下看，你不像个爱财之人，冒昧的很、你为什么掘宝？”

朱剑魂的表情十分奇怪，他低徐地道：

“为了给我之妻建一座城堡，生前她一直希望自己住在一座很漂亮的城堡里，她生前我无能为力，她死后我既知有这些珠宝，我自然全力以赴！”

狄洵将目光投注在朱剑魂脸上，见他回味过往的日子，表情中有股奇妙的异彩，狄洵内心深深受到感动，不管他为人如何，倒也是个有情的人。

“回春翁”摇摇头，道：

“如果你师父什么都不说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，也没有人知道这种秘密了？”

朱剑魂沉吟了片刻，道：

“我也不懂先师为什么要告诉朱固尊，不过他倒是叮咛了朱固尊，千万别去动它，这一点朱固尊倒是真的做到了。”狄洵平和的道：

“大凡一个人心中存有这么大的秘密，他会急于与他人分担，或许他相信朱固尊的为人，把事情告诉他，一吐为快吧！”

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狄洵又道：

“既然‘彩虹珍珠剑’是‘双龙帮’的镇帮之宝，朱固尊为什么没有交给云天鹏，反而交给仇孟狄，这一点不太合理吧！”

朱剑魂与“回春翁”互觑一眼，“回春翁”摇摇头道：“或许他不喜欢云天鹏这个人吧！”

朱剑魂也有些奇怪的道：

“本来‘彩虹珍珠剑’不应该传给外人的，朱固尊这么做什么意思？”

狄洵打打嘴，低声道：

“女婿是半子，或许朱固尊有私心，希望将来仇孟狄接掌‘双龙帮’。”

“回春翁”笑道：

“管他那么多，反正朱固尊已经死了，他的真实用意，真是天晓得！”

朱剑魂迷惘的道：

“如此一来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掌门人呢？朱固尊这一着太奇怪了。”

淡淡的，狄洵道：

“在下有一个猜测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连忙道：

“老弟你想到什么？”

狄洵一抛衣袖，儒雅的道：

“或许朱固尊根本不想再有‘双龙帮’的存在，只是朱剑魂尚在，帮非他所创，他不可解散，又逢帮内多人争夺宝座，所以他故意来这么一下，让‘双龙帮’在自然中消失！”

朱剑魂寒森的道：

“果真如此，朱固尊也太过分了，我三番两次向他要回宝剑，他总是以先师为朱挡箭牌，不肯交出来，反而交给一个不相干的人！”

狄洵低沉的道：

“不过他也是为了遵照令师的意思，况且你已经知道这把剑的秘密，而仇孟狄并不知道，他也不让你知道宝剑现在何处，或许就可保住那一笔财富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颌首道：

“嗯，老弟说的是，想不到朱老头儿还挺有头脑的，可是他为什么自杀呢？”略一沉吟，狄洵道：

“这一点在下也想不透。”

朱剑魂又回复原本傲然的神色，道：

“那是因为如果不把宝剑交出来，不如就以死谢罪！”

狄洵叹了一口气，沉重的道：

“如此说来，朱固尊将宝剑交给仇孟狄可能有另一种用意！”

重重一哼，朱剑魂道：

“有什么话你就直说！”

面露微笑，狄洵道：

“你别介意，依在下的看法，很可能朱固尊怕在他死后，你继续找‘双龙帮’的人出气，倒不如悄悄的给了别人，让你也寻不着！”

点点头，朱剑魂不屑的道：

“算他知趣，不过，我非要回‘彩虹珍珠剑’不可，不管他落在何地，狄洵你说，宝剑呢？不在你身上又在哪儿？”平静得像一座不动的山岳，狄洵缓缓的道：

“我已经将它交给了青灵居士了！”

朱剑魂狠狠瞪了狄洵一眼，怒道：

“你什么意思，你明知我想要那把剑！”

缓缓的，狄洵道：

“青灵居士他们也向在下要了，可是在下事前并不知道那是你的东西！”

暴叱一声，朱剑魂瞋目道：“你竟然不给我，反而给了他，你分明故意跟我作对！”唇角露了一丝笑意，狄洵道：

“你不是知道宝藏就在‘独渺洞’吗？否则你也不会选择这里居住，是不是？”

朱剑魂的目光冷森而酷厉，冷冷的道：

“不错，我知道是在这附近，可是我费了十几年时间仍然找不到这些宝藏的所在地，所以才须要那把宝剑，你……”

狄洵微微颌首：

“这一点在下自然懂得，不过在下已经看到剑上的字，只不过写着‘独渺洞后’四个字而已，并无其他，不过怔了怔，朱剑魂迷惑道：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目光里闪耀着一片清澄的光彩，狄洵看了朱剑魂一眼，他又道：

“在这四个字旁边有几个黑点，好像……好像是山，又像是树……”

沉默片刻，狄洵续道：

“你在此居住，地形较熟，你可想得起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地方？”

朱剑魂垂下头来，一言不发的默默沉思着，良久没有任何表示……

叹了口气，朱剑魂沉缓的道：

“在这里住了这么久，却什么可疑地点也瞧不出，真是邪门！”

面容上忽然露出湛湛神情，狄洵沉声道：

“在下想，青云居士他们一行人一定可以找出可疑之处来！”

朱剑魂忙道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狄洵清晰的道：

“你在这里住得太久，其实有什么较特别的地方，你天天看，一定不觉得有什么，可是对一个初次来到这里的人或许他就会觉得有点特异……”

微微一笑，狄洵又道：

“而且他们人又多，大家集思广益，既知在此，要找出来应该不会太困难！”

猛的打了个寒噤，朱剑魂沉重的道：

“你是说许多人知道此事，会有很多人为此而来‘独渺洞’？”

狄洵面露微笑，沉缓的道：

“每个听到这件事的人，一定都想分杯羹，人之常情。”朱剑魂的面色涨得通红，脖子的青筋暴起，他瞪着眼，咬着牙，厉吼道：

“狄洵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也想得到那些宝物？”狄洵毫无表情的道：

“在下对于身外之物，并没有什么兴趣，只是好奇罢了。”

蓦地喝叫一声，朱剑魂暴烈的道：

“好，姓狄的，你说你为了好奇心，可是你如此一来，我几十年的心血都要被你毁了，你……你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！”

朱剑魂开始了缓缓的移动，他一步一步的，有如山移岳震，那么坚定，沉重，威猛而雄悍的逼向沉稳挺立的狄洵！

一侧“回春翁”激动的大叫：

“你们两位别动手啊！”

这两位当今武林的绝顶高手，无论在声威上，在所学上各方面、都可以相提并论，两人如果动起手来，只怕两败俱伤！

原本就寒冷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更冷了，寒冷得似冻结了一样，存着无比的慑窒感！

低促的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老弟，别跟他动手吧！”

没有作声，狄洵冷冷的注视着他的对手，现在，他早已全神戒备，以应付朱剑魂那必然是异常冷厉狂悍的一击……

缓缓的，缓缓的，朱剑魂一步步的走近了，紧张的气氛已钻进在场四人的心底了……

小雯惊惧的紧握着自己的小粉拳，两眼一动不动的看着两人……

出手了——

那种快法是不可思议的，见朱剑魂明明还隔着狄洵尚有丈许远，但只见身形一晃，右掌已到了狄洵的身前，直取他的咽喉！

狄洵蓦然一缩，如意扇飞旋手中，刹时速撩了二十一次！

朱剑魂一击未着，心中一惊，一探手，手上已经多了一把又细又长的匕首，这匕首映着雪光，通体莹蓝透亮，锋利无比，一股寒气隐隐成形！

朱剑魂不移不动，“呼”的斜刺出去，“当”一声巨响中火花四溅，两人倏而分开二丈多！

朱剑魂满含愤恨与疑惧的瞪着狄洵，老天，他不敢相信对手用的是一把扇子！

狄洵一身所学，曾令天下多少高手异人闻之丧胆，但面对朱剑魂时，他一点也没有自大，对手的内力，武功都是绝顶的！

怪叫着，“回春翁”吼道：

“小心哪，老弟！”

朱剑魂身形微闪，手中匕首已天河圈月般划出一道晶莹浑厚的光带，发出凄厉如啸的破空之声，像云影罩合星辰般那么又急又狂猛的犯掠骤追！

狄洵吸足一口气，人在空中飞闪，每在他一晃动，如电也似的锋利剑梢会在眨眼间紧跟着他的躯体擦过，险得不容一发！

狄洵倏上倏下，倏左倏右的翻飞腾跃着，他的如意扇挥起如乌龙出海，又似乌云层重，一片雄浑而暴烈的“呼呼”劲气中回绕纵横！

好几次朱剑魂的匕首与如意扇擦撞而过，只是两人都不敢以硬碰硬，因为高手过招，以内力相拼，不但危险而且容易造成两人皆伤！

狄洵身形沾地，绝不稍迟，他略一闪晃，倏然向左扑去！

朱剑魂长啸入云，倏然扑到，匕首正在一片蓝光中暴折而入！

所谓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，现在，经过这一刻短促而惊险的较斗，已证实剑魂与狄洵两人在江湖上称霸，武林中称雄，绝非浪得虚名！

一声狂叫，朱剑魂斜斜冲来，他的匕首倏抖之下，光芒已飞快的电射狄洵，势子之快急，也是令任何一个武林高手怵然心惊！

狄洵重重一哼，足尖一旋，如意扇轻吟而起，长江大河般倒泻向朱剑魂，快得像一溜烟，一阵风，人还隔着老远，才一动，就已到了眼前。

猛挫腕，飞出的如意扇倏然而回，“咔嚓”一声嵌削了一大片山壁的雪，几乎不分先后，朱剑魂已闪身急追，带着强劲的千钧之力，与狄洵的漫天扇影硬拼起来，倏合倏分！

由两人所使的武器，便可以证明了一点，只要武学到了某一境界，并不一定要用什么特殊厉害的兵刃，狄洵的如意扇，朱剑魂的匕首，都是极寻常的东西，但在两人手中使来，却宛如有神助般的凌厉！

“回春翁”目光有些急切意味的注视着狄洵与朱剑魂之战！

只见朱剑魂的匕首挥闪狂浪排空，群山并压，在一层层，一重重，一片片，一条条的灿光蓝芒中，丝丝如刃，锐风有如千百厉鬼齐啸！

狄洵的如意扇仍然纵横如风，旋舞有如雷霆之威，回绕四周，那么强悍法，令人一见，就会兴起一种似颖困而出的感觉……

朱剑魂的匕首在劈刺飞旋中已形成了一面密密的光幕，如此浑厚，如此深沉，又如此犀利，这面光幕便好像一只硕大无朋的透明碗罩着狄洵！

狄洵的身形，在一片蓝海中冲刺翻飞，有如一条强有力的黑龙在穿掠，在擦撞……

两人一来一往，谁也讨不到便宜，“回春翁”的惶恐焦灼是可以想见，他皱结着眉毛，板着脸，脸上的纹褶深深陷进，甚至连他呼吸的声音也是那般沉重。

略一犹豫，小雯低声道：

“翁大爷，那个人的武功好吓人哦，以前我没有看过有人能跟少爷打成平手的！”

“回春翁”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这老不死的家伙果然有几下子，还好是狄老弟，要换了别人，只一招，怕不被剥成肉酱了。”

心头“呼”的一跳，小雯神色中有无比的恐惧与关切，道：

“翁大爷，我少爷……”

沉沉的吁了口气，“回春翁”怔神不安的道：

“还有得打，一时之间尚难分高低！”

两人目光又转回激斗场面上去，“回春翁”恨恨的道：“要知道有这么一天，当初医活那老小子时，一把毒药叫他没戏唱了……”

话声未完，狄洵的身形有如一抹流光，那么惊人至极的一闪，一晃，就在他一闪一晃之间，已闪过倏来的匕首，又连出了三十一招！

朱剑魂神色愤激，双目如火，他暴叱道：

“好狄洵，今天我与你周旋到底了！”

狄洵形态冷森，生硬的道：

“在下绝不含糊！”

朱剑魂额上青筋暴起，双目怒瞪如铃，挥舞着他锋利的匕首，把全身功夫全用上了，顿时只见蓝光闪灿交织飞舞，锐风撕裂空气，发出啸声如虎！

“呼呼”震响中，朱剑魂冷厉的道：

“今天是生死斗，狄洵，你别存有侥幸，谁输谁就认命！”狄洵闪电般斜斜略退，倏弹犯翻，二十一招十一腿同时还攻，他冷冷的道：

“只要有兴致，在下一定奉陪到底！”

“呼”的避过朱剑魂的连出十一刀，狄洵一口气劈出三十招，他接着道：

“只怕你也讨不到好！”

他们俱属拼命，招招狠毒，式式精奇，谁也不为谁留余地，谁也不让谁略有转圜，在这种以命搏命的击斗里，毫也无巧可取，丁点亦无机可乘，全是凭真功夫，硬本领！

五十招过去了——

朱剑魂切着齿，扬出十五溜蓝芒飞泄而上，像是要一不子将强敌戳为千疮百孔！

狄洵毫不犹豫，他蓦然横跃，就在那十五道连成一排的蓝芒急速掠来的一刹，他瘦削的身躯已横着翻滚迎上，巧的不能再巧，险得不能再险，匕首擦掠着他的身体的上下闪过，而只是眨眼之间，他已来到了朱剑魂的头顶！

朱剑魂一惊失手，他的反应相当快，他就顺着挥刀的余劲，拼命往旁冲射，就在朱剑魂才冲出几步的距离，狄洵刚从他头顶掠过！

厉吼如雷，朱剑魂立即转身，匕首挥展如风起重涌也似，滚滚荡荡的迎面攻来！

朱剑魂一身本事精湛浑厚，又稳又辣，这一舞将开来，但见刀光如雪，刀影似挟着排山倒海之威，决堤江河之势，气象雄悍至极！

刀刃一片一片的流斩滚劈，劲风一溜一溜的纵横射掠，他的武学可说是深厚、纯熟无比！

在这刀影移动之中，狄洵的身形有如一股轻烟，一抹幽灵，飘忽而又迅捷如电的翻飞穿走，每每在千钧一发里做着匪夷所思的挪移，在生死一线内做着宛如暴雷般的攻击！

于是——

在寻常武林人物只能相较十数招的空间时间里，狄洵与朱剑魂已如同江河直泄般，彼此攻拒了三四十招！

在他们这惊天动地的快斩猛杀中，一旁的“回春翁”及小雯，惊得张口结舌！

在朱剑魂呼轰扬起的连环十七招里，狄洵如意扇回击了十九招，倏然闪退，刀光与扇影在劲风中相触，震烈出密密的“噗”“噗”声响！

两人已激斗了二百招以上，两人全身汗出如浆，喘息声远至丈外也依旧可闻，狄洵的头发披散下来，而朱剑魂面孔上的表情，更是狰狞悍野得吓人！

朱剑魂手上的匕首挥展如骤雨千条万点，如浮云鬼魅轻游，如怨浪排山倒海，如雷电猛击力劈，剑势之快，简直已达难以思议的地步了！

狄洵如意扇翻飞纵横，起如乌龙腾云，落似黑流入水，内掠仿佛鬼爪魔臂，轰砸直如六丁降杵，威力威烈，气势强悍！

朱剑魂身不转，目不移，反手二十一刀倒斩狄洵而来，去势的快捷狠辣，堪称一绝！

“呼”“呼”“呼”连滚三旋，狄洵蓦然拔高七尺，在方始跃升中，又猛而扑回，扬手如意扇挥劈，大斜身，右掌再出，又是二十一掌，这前后出招之快，就像数十个人同时现身攻击一样，劲气激荡，力道迫铁，有如无数枚铁锤在空中强烈的泻射飞穿，暴猛无比！

一掌落空，朱剑魂立刻侧走，狄洵的掌力刮起了满天积雪，而积雪又在半空旋舞撞击，发出“嗤嗤”乱响！

两人分开二丈远，面面相觑……

第二十五章

大大的喘了口气，朱剑魂道：

“以前我是太低估你了！”

狄洵淡淡的一笑，道：

“还过得去吧？”

朱剑魂斜眼瞄了瞄狄洵，他唱了一声，道：

“如果让你再练至我这把年纪，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，现在则未必！”

狄洵沉重的道：

“你一生所学，在下由衷敬佩，在下无心与你为敌……”

眼球子一翻，朱剑魂道：

“既然已经动上手了，再说废话已经无益了！”狄洵挥挥扇子，淡淡的道：

“在一不是在求和，只是认为为了一件小事，大伤和气，根本不必要！”

朱剑魂那线条冷硬。轮廓鲜明的面容，僵木紧板得没有一丝表情，冷然道：

“你说的倒轻松，一件小事？可知我费了多少的时间、血力，你却让很多人来与我抢夺，还说是一件小事？”

狄洵深切的道：

“令夫人在天之灵，一定不会愿意你如此为钱财而卖命！现在你即使有了足够的钱，造了一座美仑美奂的城堡，令夫人也回不来了……”

朱剑魂双目充血，叱道：

“想教训我？你还差得远！”

朱剑魂话声甫住，他紧握着他的匕首，施展着天龙云卷，又向狄洵突袭而来！

慢慢的蓝色寒光，由四面八方飞旋纵横，再向四面八方消敛隐失，如此周而复始，波波不绝！

宛如在手上的，不是寻常的匕首，似是天神手中的法杖，那么不可思议的呼风唤雨，摇撼生威，变出千奇百怪的景象，幻起超出物体功能以外的效力，之玄、之怪、之奇……

狄洵双目不瞬，眸瞳深处，闪射着一片紫中带红的煞光，以一把如意扇，两只铁似的飞腿，在那强敌电光石火般的犀利劈刺里有如一抹，掠来的毫光，在微小得不能再微小的空隙中穿射，在险恶到不能再险恶的情势下翻飞！

他聚集了所有的注意力，他的掌势宛如雷神的霹雳，连串连串的前泻猛斩，力震山岳，又似漫空的血刃飞舞——如恶意的咀咒！

狄洵仿佛已变成了一个千臂之煞，在他双眼的倏然猛睁在他的双眼倏然猛睁下，那等狂悻悻人，有一股子不可理喻的邪厉冷酷……

就这样，他们各自以本身的毕生功力相较，各自以本身往昔所学相拚，每一出手，俱皆狠毒无比，每一招式，更足残暴骇人！

瞬间，一百招又过去了……

三百招，三百五十招，四百招过去了……

狄洵与朱剑魂的厮斗仍然在继续着，他们彼此相当，全都是瞬息万变，难以预测的，更是诡异而幻迷的！

其进行的快速令人目瞪口呆，那种繁复而浩大的拚搏手段，竟全是电内

般一弯又挺，甫逝又至，令人不敢置信！

在一般武林人物交手时所需要的十倍以上的时间里，他们已做完了这些连连夺命以及保身的过程，层叠着，接连着……

在这个空旷的雪地里，除了那正在倾力玩命的两个人以外，就只有“回春翁”及小雯孤伶伶的站在一边，除了他们，四周全是一片空荡荡的，冷清清的，除了雪，还是雪……

狄洵与朱剑魂又延续了二百多招，如今，两个人全疲惫了，但越是如此，就越发接近了生死即决的关头，因为，他们正在进行着的是，没有退一步可能的杀伐啊！

狄洵的如意扇加上他的斩掌，两者并齐，齐出并旋，朱剑魂则以他的匕首温力以抵！

空气全在他们的攻拒过程中呼啸激厉，而积雪被劲风拂起，飘舞飘飞在他们四周，缤纷纷纷，异常悦目，像是千万朵雪花自九天降落。！

这时——

朱剑魂的匕首，闪出数道炫目迷魂的晶莹蓝光，尖锐的划起了大小不同的千弧万圈，密密层层地罩杀过去，每一次出手之间，剑刃与剑刃连接之间，可渭毫无宽隙，而移锋的威力所及，非仅全在他的实际接触之上，它所带出的劲风，亦同样可以伤人死命，其狠绝，已达超凡人圣之境！

没有犹豫，狄洵就在敌人的刀雨刃风罩到之时，闪电也似的展开了旋转，绕着对方出手下，威力范围之外的一线旋转！

狄洵十分明白，由人力难行的一切动态过程，将不可能永无停顿，更不可能永无间隙，它一定有破绽，有疏忽，也有喘息的时候！

在那种狂风暴雨也似的斩戮掠舞，一口气施尽之后，朱剑魂微一斜身，匕首其快无比的扬空而起，闪过一道刺眼的蓝辉，然后……

几乎就看不出有任何变换似的，改成另一种上下飞旋的势子再度冲落——

一切都在狄洵的预料中——

就在朱剑魂的匕首扫空，改势换招的一刹那，仅仅是中间，这一个用肉眼极难察觉的一刹那，小小的空隙，狄洵的身形已幻成一抹白光猝进倏退，快得就仿佛只是人们的错觉，就仿佛他原本便仍在现在的位置，未曾移动过一样！

而朱剑魂的匕首，也宛如欲追四千万条已逝的流光，“嗖嗖”地，自狄洵身体幻成的白色影象上掠过，那么疾速的。

“回春翁”吞着口水，心腔子猛的一震，他失惊惊道：

“连我现在都替老弟捏把冷汗……”

小雯抑止不住的，开始颤抖起来，神色灰白，喃喃的道：

“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……”

雪地上——

两条人影，已然分明，蓝袍的朱剑魂在左侧，与雪一样的狄洵挺立于右，两个人的两张脸，全是惨白得和地下的积雪没有两样。

他们就这样，机警散乱，浑身汗透，就直僵僵的站着，麻木了似的相凝注着对方。

空气中似已冻凝，没有一点声音出自他们两人口中，惨白的脸，如浆的汗以及跳动的唇角，浮突的筋脉，良久……

“血——”

小雯一声惨叫，“回春翁”才发现在两人脚下的白雪，各有一滴滴的猩红鲜血，慢慢溅掉，洁白的雪地上，印着点点滴滴鲜艳的血迹，古怪的令人怵目惊心，看上去是那等残忍酷厉……

时间慢慢的过去，半晌……

朱剑魂慢慢的蹲下去，他蹲下的势子十分缓慢，眸子森冷又微现速茫，终于——

在一声龙吟也似的的呻吟中，朱剑魂倒卧地下！像窒息的呆了一下，小雯蓦地跳了起来，又叫又笑，道：“少爷，你赢了，少爷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没有吭气，与小雯先后用最快的速度奔向了狄洵，满脸的惊悸焦灼之色，“回春翁”两边太阳穴突突的跳，道：

“老弟，你……你碍事吗？”

艰辛的脸上挤出一丝微笑，痛哑的道：

“我……还好，翁兄……看看他吧！”

出于意料之外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要救他？”

微微点头，狄洵沙哑的道：

“我们无冤无仇，拚杀战场上没有仁恕可言，而今一切已过去了，不要真毁了他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三不管的先上前检视狄洵的伤口，他脸上变色道：

“好险哇！老弟，你背后这一刀，伤口深可见骨，只要再深半分，你便不死，这一辈子也要终身残废，永不要再想挺腰杆子了，好险……”

小雯抚着心口道：

“吓死了，少爷，那个人真的好厉害，我差点吓死了，恨不得下去帮你……”

顿时，如释垂负，狄洵道：

“朱剑魂真的厉害，他是我碰到过的最强硬的对手，侥幸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咋舌道：

“总算不幸中之大幸，老弟，我可为你捏了好几把冷汗！”

狄洵看着“回春翁”的额际，果然还滴着冷汗，他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让你操心了！”

喘息一下，他又道：

“翁兄，你还是先去看看朱剑魂吧，他伤的比我重！”朝地吐了口唾沫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敌友总要有个先后，先治好你的，再看他的伤也不迟，放心，他死不了的！”

打了个激灵，小雯目光移向僵卧地下，双目仍然半阖半睁的朱剑魂，他的面上神色依旧是那股冷漠，那般深邃又那么森酸……

他静静的躺在那儿，丝毫不带挣扎或扭曲的异态，连一点痛苦怒恨不甘的表情都找不到，就好像他根本不觉得身上那些创伤的痛苦。

他是那般淡漠，又那般沉默，削薄的唇角，似乎还隐隐带着一抹无奈，使人觉得这件恐惨的后果与他没有关连一样……

呐呐的，小雯道：

“他……他那么静悄悄的，比死人……还要怕人，好宁静……”

吸了口气，狄洵道：

“不知道朱剑魂的伤会不会要了他的命！”

“回春翁”摇摇头，低声的道：

“老弟，别小看我，在武功上，我比不过你，在医术这一行上，我不是自夸，我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手哦！”狄洵颌首道：

“天下武林，谁不知道‘回春翁’的医术是如何的精湛，堪称天下第一，在下失言，在此赔罪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很满意的笑笑，自身上掏出他随身携带的刀创药及绵布，半跪在狄洵背后为他敷药治伤，低哑的道：“白生生的脊椎骨上还黏着碎肉血丝，老弟，你的命真大！”微微点头，狄洵低哑的道：

“所以别人想要我的命，总是拿不去，我才能活到现在！”

小雯忙过去为狄洵理理乱发，重新为他整理衣装，以前都是小郁在做的，小雯较生疏，一不小心碰了伤口，狄洵不由抽搐了一下，咬一咬下唇，“回春翁”忙道：“小姑娘，小心点！”

小雯伤感的道：

“我没有姐姐的温柔……”

叹息一声，狄洵道：

“小郁的确非常温柔，小雯，你跟她一样好，在我心中，真的！”

苦笑一下，小雯道：

“谢谢少爷，以前姐姐做的事，我会慢慢学，我一个人一样可以侍奉你！”

狄洵颌首道：

“你跟小郁都是难得的女孩，我很幸运！”

猛然一惊，“回春翁”检视朱剑魂的伤势时，发现在他的左胸中有一只鲜明的手印，深深嵌进了朱剑魂的肌肤，嵌进去的位置，偏了一些，否则真会要了他的一条老命呢！“回春翁”喃喃的道：

“是你老兄躲的快，还是我弟出手歪了准头，失了分毫就对准了心脏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注视着朱剑魂那安祥的，又移角鲜明的面孔，摇摇头说道：

“你还真有种，一点也看不出经过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拚斗后的，受了这么重的伤……”

狄洵也把他的目光移到朱剑魂那两只张着的茫然眸子上，如今看去，是如此的呆板，凄凉，不似先前的尖利与威狠，一个人只有眼睛不会说假话，这话一点也不错！

闭闭眼，狄洵道：

“朱剑魂是个英雄，他中了我一掌之后，脸上的表情出乎意料之外的深沉而平静，没有一般人的恐惧、苦痛，以及诅咒，我敬他！”

怔了怔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这是你要救他的原因？”

咬咬嘴唇，狄洵悠悠的道：

“这是原因之一，再者我们之间又没有仇恨，我不愿多沾血腥！”

“回春翁”望望他，沉沉的道：

“今天败的如果是你，只怕他不会那么仁慈的对你，他的风评并不好，人非常残狠……”

狄洵轻轻的道：

“我听说过了，不过，这一次或许会给他一个教训也说不定……”

停歇了一下，狄洵又道：

“我那一掌也够叫他躺上几个月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低沉的道：

“老弟，你真是宅心仁厚，不像别人所说的那么残酷不忍！”

沉默了好一会，狄洵伤感的道：

“为了那些身外之物，朱剑魂费了毕生的心血，只怕等他伤好之后，什么也没有了。”

轻啜了一声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这是人的观念，以及江湖血腥日子积累起来的终极结果……”

苦涩的一笑，狄洵徐缓的道：

“朱剑魂算是所有强敌中，最特殊最辣手的一个了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一面加紧为朱剑魂裹伤，迅急毛毛的叫道：

“咱们在这里磨姑，青灵他们会不会已经找到宝藏了？”沉沉的，狄洵道：

“放心，跑不了他们的！”

“回春翁”叫道：

“你怎么这么有把握？”

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积雪遍野，追踪最是容易不过，而且，他们人多，问题也就多，有得争执的！”

迅将朱剑魂各处为如意扇所伤的伤口包扎好了，一切包扎舒齐后，又马上在他嘴上塞了一颗药丸，一边嘀咕道：“这下子死不了你这个老家伙了！”

朱剑魂仍然不言不语，半死了一样，任由“回春翁”在他身上上药！

狄洵搓搓手，目光望看四周，低声的道：

“天快亮了，咱他可以开始行动了……”

小雯关切的道：

“少爷，你的伤真的不要紧吗？伤口那么深，会不会……”

狄洵一笑，道：

“放心，这么一点伤，难得倒我？要杀人，也要能被杀，不是吗？”

“回春翁”连连在口中“啧啧”了两声，赞道：“老弟，你真罩得住！”

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夸奖了，咱们将朱剑魂移到隐密的地方，现在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！”

咽了口唾沫，道：

“我活了这么久，还没有见过如此善待自己敌人的，老弟，你的心会有好报的！”

狄洵低下声来，道：

“栽在我手上的人还少吗？我还想什么行善，翁兄你说差了！”

摇摇头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只要杀的是该杀的就没有错了！”

咧嘴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咱们别在这里耗着，我们该去找青灵他们结结旧账了！”

“回春翁”接着道：

“对！现在还有什么事比这更重要的，咱们快走，别让他们得手！”

小雯扶着狄洵走了几步，狄洵入鬓的双眉微舒，笑道：“小雯，你看我需要人扶吗？”

小雯也跟着笑了，道：

“我不知道要如何才能把少爷照顾得像姐姐一样的无微不至！”

哈哈一笑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得了，在江湖中闯荡的人，哪还需要人照顾？要不他也活不到现在！”

狄洵微微哂道：

“翁兄你就别取笑小雯，她原本是一番好意，咱们过去搜搜吧！”

他们三个人表面上谈笑自若，丝毫未流露出任何事情，他们尽力掩饰自己的心情，这乃是他们异于常人的精神克制力的表现！

英雄之所以为英雄，好汉之所以为好汉，连小雯的表现都令人竖起大姆指，赞声：

“好！”

他们在一番搜寻之后，终于——

“少爷，你看……”

随着小雯的食指望过去，狄洵看到了一群杂乱的脚印子！

狄洵颌首道：

“是了，我们跟着雪印子追过去。”

吁了口气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这下子，看他们今天还能逃到什么地方！”他们三个人开始追踪那些凌乱的脚印，沿路追踪前去！“回春翁”火气冲天的嘴里咕噜：

“好的，我操，他们还真会跑，追了老半天，连个王八羔子也没有见着……”

虽然有脚印子，他们多少也赌点运气，因为这些脚印不但凌乱而且还奔向不同的方向。

他们尽可能找那些多而深的脚印，凭运气追踪青灵等人！

吐了口唾沫，“回春翁”目光四扫，怪叫道：“妈的，这些龟孙子还真能跑！”

小雯亦跟着观察，道：

“会不会我们找错了方向，少爷？”

狄洵有些吃力的抬头向四周打量，半晌，他有些疲乏的道：

“他们不是在逃命，而是在寻宝，不会躲起来，咱们只要沿路，一定可以找得到！”小雯看看狄洵，有些不忍的道：“少爷你真的不要紧，我看你好像很累！”

平静的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有翁兄的药，断气的人都可以起死回生，何况我这么点伤！”

小雯愕然道：

“真的？”

狄洵笑笑，道：

“要不，他怎么叫‘回春翁’啊！”

“回春翁”老脸一红，讪讪的道：

“老弟，这是江湖上人在胡乱给我取的外号，你别拿来取笑我……”

一抿嘴，狄洵道：

“结果翁兄舍不得放，连本名都给忘了，一直都用这个响亮的外号……”

眉毛倏竖，“回春翁”怪叫道：

“反了，反了，连老弟你都给我抬杠起来，好好，待我想起本名，再也不用‘回春翁’三个字了，气死我了！”“回春翁”又“呸”了一声：

“天下道理都给你说尽了，我……我服了，随你怎么说都怎么，我辩不过你！”

小雯笑得很迷人，娇声道：

“翁大爷，你好有趣，怎么连自己的名字也会忘了？”嘿嘿一笑，“回春翁”：

“想忘的事就别再想它，这是我的优点，其实……我是故意忘了！”

微微皱眉，小雯道：

“我搞不懂！”

哧哧笑了，狄洵道：

“他那人你要搞得懂，你就是天才，他如果那么容易懂，也不会叫他怪医了。”

贼兮兮的窃笑了一下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老弟想不到你也知道我叫怪医，不过，认识你之后，一点也不怪了，看我整天笑嘻嘻，想想这段时间比我以前十年合起来，笑的都还要多……”

豁然笑了起来，狄洵道：

“在下还不知道在下竟有如此魔力，常笑可以永葆翁兄青春不老！”

“回春翁”开颜笑道：

“跟年轻人在一起，我也觉得年轻多了！”

小雯同意的道：

“我觉得翁大爷你很年轻，一点不像比我们年长呢！”狄洵先找着块平坦的石块坐下，连上面积雪也不扫除，挺着背脊，淡淡的笑着道：

“咱们歇歇，留点力气对付敌人！”

呵了口气在手上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老弟，说真格的，你还能挺得住吗？千万别逞强，如果……”

转动了下颈子，狄洵笑道：

“自己了解的很，光是嘴硬是没有用什么，找到青灵之后，你就知道在下挺不挺得住，要不要打赌，我比你硬朗……”

狄洵的笑容是深沉又幽默的，好像他没有把身上的伤放在心上，他是那么平静，那么闲散，周身浮漾着一种极微的淡漠韵息……

小雯及“回春翁”不再出声，沉默了下来，他们全微合上眼，养神假寐！半晌——

狄洵苍白的面庞，宛似笼在一层古怪而迷蒙的氤氲中……

“回春翁”小心翼翼的伸了个懒腰，怕吵了狄洵，低声道：

“我们会不会追不上他们？”

小雯摇摇头，一副无知的样子，狄洵睁开眼，低沉的道：

“我们这就走！”

“回春翁”盯着狄洵的面色，道：

“如果你累了，咱们多休息会也不要紧，我不是要赶着你走……”

狄洵笑了笑，道：

“放心，我好的很，快走吧！”

三人开始朝乱石坡上攀升，这片乱石坡的倾斜角度相当大，高低不平，

岩石的形状，又千奇百怪，难以驻足，山石滑溜溜的，踏上去，就越发吃力了……

三个人费劲的向上爬着，最怕一堆堆尖锐的石块叠积在一起，尽量找着较为平整的岩石垫脚！

他们不运用轻功提纵术，那是一种须要消耗大量体力与需要激烈波震肌肤的动作，他们还得留点体力去应付，可能追擒到的敌人！

狄洵领先朝石坡上攀升，他攀升的速度加快了许多，“回春翁”及小雯紧紧跟随，没有多少，他们已来到这片乱石坡的坡顶！

“回春翁”嘀咕着道：

“妈的，那些王八羔子都躲哪儿去了？我操，这一大片地方，上哪儿去找！”

石坡后面，连接了一座莽莽峻山的山脚，那座深郁阴沉的大山之后，则又是连绵不绝的层峦群峰！

坡顶上，没有人迹，甚至一棵枯树都难寻，除了岩石，就是白雪，空空荡荡的！

像一只泄了气的球，“回春翁”破口大骂：

“我操你们这些狗养的二妹子，脚印明明朝着这里来，怎么他妈的就是找不到……”

狄洵的双目冷厉如刃般的仔细向四周搜视了几遍，沉思了片刻，他道：

“他们不可能守在坡顶，不过居高临下，我们仔细留心一下四周！”

哼了哼，“回春翁”火大的道：

“费了吃奶的力气，追到这里，除了追着片山石之外，连个鬼影子也见不着……”

狄洵莫测高深的笑了笑，平静的道：

“小雯，累了吧，要不要歇歇？”

小雯摇摇头，甜甜的道：

“不累！”

“回春翁”幸幸的道：

“老弟你……！你还想歇？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了！”

狄洵慢条斯理的道：

“我说过，他们是在寻宝，不是在逃命，所以我们不用追的太快，等他们找到，我们刚好赶到，不是更好吗？”不服气的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你打的如意算盘，你知道人家一定按你的意思做，万一想错了？”

一拂衣袖，狄洵道：

“错不了！”

“回春翁”揶揄的阴笑出声，道：

“老弟，你智慧、判断力一向高人一等，这一次只怕要错了！”

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事实上，我已发现了他们的行踪了。”

大大的吃了一惊，“回春翁”不禁心头一跳，问道：“在哪里，我……”

笑了笑，狄洵道：

“翁兄，你答应我先别冲动，我们静观他们在玩什么把戏！”

双目倏亮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只要找得到他们，我都听你的！”

点点头，狄洵牵着小雯，道：

“来！”狄洵带头，来到一块巨大而倾斜的岩石前，岩石的四周堆砌着数十块大小不等，形状迥异的石头，形成了一圈不太规则的墙，正好可以居高临下！

露出一抹讽刺的笑容，狄洵道：

“我们来看一场好戏！”

三人躲在里面，刚好可以挡住外人的视线，探身向前望去，只见下面刀剑闪光，有十多个人，他们手持兵刃，紧张兮兮的！

“回春翁”轻声道：

“果然是青灵这群王八羔子！”

小雯也轻声的道：

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

狄洵淡然的道：

“或许他们已经找到线索，发现宝藏就在那附近，他们正在寻觅中！”

他们三人沉默下来，屏气凝神，注意下面青灵居士等人的变化！

下面的人站在崖边东张西望，束手无策，忽见一个女子，赫然是朱固尊的女儿朱青，叫道：

“你们看，这个石头的样子跟刀上的异点是不是有些像？”

青灵居士抽出“彩虹珍珠剑”细细的看，面有喜色的道：

“是有一点像，咱们仔细找找！”

一大群人神情严肃的四处找寻可能藏宝的地方，约过了一盏茶时间，却丝毫没有收获，廖鹤鸣叹了口气，一屁股坐在一块大圆形巨岩上，道：

“妈的，搞了一整天，连个什么地点都摸不清，寻个什么宝？”

申一康为人最为险诈，又骄傲，当即答道：

“不耐烦的人可以回去！咱们多一人，少一人也没有什么关系！”

廖鹤鸣虽然气恼，但他的师兄刘元平已死，自己势单力薄，只得忍气吞声！

云天鹏脾气暴烈，又急着找到宝藏，看廖鹤鸣坐着不动，骂道：

“大家都忙着，你却坐着不动，找到宝藏时，你不要分了，是不是？”

廖鹤鸣比云天鹏年纪大，看他如此指责自己，当下大叫道：

“老子也是忙了一整天了，才坐下来，你小子嚷什么嚷？”

云天鹏仗着“双龙帮”人多，自己又贵为掌门，怕他作甚，手掌突然一翻，探手抓住廖鹤鸣的衣襟，左手正待要发——

青灵居士一把抓住他的右手，厉声道：

“咱们是来寻宝的，你们要打架，就滚远一点。”廖鹤鸣见云天鹏抓着自己衣襟的手才一放，一口唾沫吐了过去，喝道：

“不长眼的东西！”

云天鹏没有料到廖鹤鸣这一着，一口唾沫，正吐在他的鼻尖上，他大怒之下，右脚飞出，踢中廖鹤鸣的右小腹，同时双手击中对方胸中！

廖鹤鸣身子一震，立即还手，右手还了一拳，“呼”的一声，打在云天鹏脸上！

因为人多，地方窄，根本没有闪躲的空间，所以两人一来一往，几乎都击中对方，只听得两人吆喝怒骂，夹着砰砰之声，两人拳打足踢，招招都击中对方，到最后扭成一团，滚在地下！

众人甚是厌烦，懒得理会他们，心想：

“都打死了，还少两人分宝藏呢！”

忽听朱青高声叫道：

“师兄，不要打，我们寻宝要紧！”云天鹏哪里听得进，又听仇孟狄冷笑道：

“牛一辈子改不了性子！”

两人一怔，云天鹏知道仇孟狄的在说他，放了廖鹤鸣，又来寻仇孟狄，差点又要打起来，邱宇越看越觉不象话，自己的掌门人如此丢脸，喝道：

“天鹏，还不住手！”

云天鹏一听自己师叔的声音，只得停住，只见他眼青鼻肿，呼呼喘气，双手握拳，对仇孟狄怒目相视！刁五娘忽然叫道：

“你们大家看！”

在刚才廖鹤鸣坐的大圆岩旁还有块略小的石头，两块石头中间有一点空隙，从四面看去还不觉得有什么，如果站在上面由上往下看，就好像是两扇紧闭的石门一般！众人虽然各怀鬼胎，但宝藏有望，竟然大家同心协力，群豪之中以青灵居士为首，他略一沉，道：

“咱们试试打开这两块石头！”

铁头大师在一旁，道：

“别白费力气了，我看……”他话未完，大家齐齐把目光转向他，不怀好意的瞪了他一眼！

申一康为了表现自己的内力，走上前去，运气聚力一推，巨岩纹丝不动，不禁颜面有些挂不住，再用力上推，还是不动！

西门立天与他是朋友，不忍看他出窘，道：

“王兄弟，你去帮帮忙！”

王昆极不愿意，但大龙头的命令不敢不从，心中暗想道：

“等我推开了，看你脸往哪儿摆？”

他运了十足力，与申一康配合，猛然一推，岩石还是不动，两人甚是难堪！

西门立天对青灵居士道：

“掌门的，你看如何是好？”

青灵居士对邱宇独倚重，认为他最有智计，他转头对邱宇道：

“邱兄，有没有办法推开？”

邱宇只有在青灵居士面前最觉被重视，他仔细的在两块巨石周围看了看，道：

“雪冰终年不化，如果把冰化了，或许可以打开也说不定！”

西门立天亦觉有理，道：

“邱兄说的对，我们用火把冰雪融化了，再试试看！”青灵居士点点头，大家合力，拿出火折子，找来些柴枝点火，慢慢的两块巨石附近的雪都为水了。

第二十六章

有人持火把，有人用力推巨石，大家通力合作，一会儿，那巨岩晃了几晃，众人大喜，手上再加把劲，那岩石一个大晃动“扑通扑通”，竟滑下了崖底！

“啊——”

众人齐声叫了出来，那么大块岩石掉下去，总是令人心惊肉跳的，可是半天也没有听到岩石着地之声，由此可见这谷底之深了，如果是人掉下去，只怕粉身碎骨，连尸骨也找不到了。

大家呆了一会，忙回来看看岩石掉下后，留下来的缺口，见有个小洞口，他们已隐隐觉得宝藏就在这里面了，个个面露向往之色！

迫不急待，急想往里走，廖鹤鸣离洞口最近，动作最快，一马当先抢进去，申一康右手一扬，一块乌金板激飞而出，正中他的膝盖，廖鹤鸣差一点跪下去，申一康大踏步上前，也不等青灵居士和西门立天，自己先进去，后面的人也都涌了进去！

里面是个非常大的洞穴，他们沿着洞内的甬道往前走，里头有一块巨石挡住，申一康道：

“这里没有冰雪封住，咱们合力把石门打开！”

他们许多人不喜欢申一康，如今为了得宝，大家前嫌尽弃，前面的几个人合力，在青灵居士一句：

“起！”

他们把一道厚约二尺，高有六尺，宽有四尺的大石门给移开了。

忽然——

一阵金光照射，人人眼花缭乱，全身不由因惊叹而微微颤抖，他们个个凝神屏气，张大了口，合不拢来，他们发现了石室内绚丽的五色光彩的来源！

原来——

这一间石室，四面墙竟然是嵌上了无数的金砖银块，洞顶还垂挂着一串串菱形的多角状透明水晶，洞顶的四个角落还嵌有四枚大如鹅卵，光辉闪耀的宝石。

地上更堆满了闪烁着异彩的宝石、黄金、珍珠、玛瑙……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零乱的堆在地下，珠光宝气，形成了一片人间最难见到的奇异景色！

人类贪婪的本性，使大家的双眸有些花亮迷蒙，各人眼望金银珠宝，心脏几欲脱腔而出，全身不住的颤抖着，好半晌都说不出话来！

这是一笔多么令人动心的财富，一股出奇的兴奋，在大家体内燃烧，一时间洞中寂静无声。

突然之间——

欢呼之声大作，大家纷纷扑到那些珍贵的珠宝堆上面，大家又惊又喜的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他们把玩着这些宝物，别说这么多，只要他们一人随手抓一把，一辈子就可以吃喝享用不尽，他们爱不释手，细细的挑看着！

仇孟狄抓起一串珍珠项链，讨好道：

“青妹，这个你挂上，一定很漂亮！”

云天鹏忍耐不住，讥道：

“谁要你献殷勤，借花献佛！”

仇孟狄大声叫道：

“青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我献殷勤，干你什么事，要你多嘴！”

云天鹏怒道：

“狗杂种，你别想娶我师妹，你……”

仇千重吼道：

“臭小子，你骂什么人狗杂种，你才是狗娘养的三八羔子……”

李士熊见自己的掌门人受辱，不甘示弱，亦加入骂阵，喝道：

“仇千重，你嘴巴放干净，天鹏是我老帮主一手带大的，你休要出口伤人……”

四人的怒骂声大响，洞中回音又大，混在一起，根本听不清他们讲些什么，可是任何一方都不愿先住口，只有继续骂下去！

青灵居士连连喝了几声，可是夹杂在吵闹中，没有引起任何注意！

好一阵子，他们叫声才稍停歇，铁头和尚很不高兴的道：

“他妈的，耳膜都被你们震破了，要吵到外面吵去。”李士熊向来看不起“天鹰帮”，铁头大师虽然不是帮里的人，却是郑元平找来的助手，他怒吼道：

“臭和尚，你最好少开口，否则老夫一掌叫你铁头开花。”

铁头大师一怔，随即怒道：

“奶奶的，你们吵个没完，就不许别人讲话，你是什么东西！”

刁五娘也道：

“你们‘双龙帮’未免仗势欺人，咱们总教头虽然不在，你们也要留点分寸！”

李士熊狠狠的道：

“你这贱人，叫嚣什么……”

云天鹏与廖鹤鸣纷纷又加入阵中，立即又一场“双龙帮”对“天鹰帮”的激烈舌战，吵得叫人几乎要受不了！又听不懂他们在叫些什么！

铁头和尚见吵不过人家，提起戒刀，直奔李士熊而来！西门立天挡在他身前，怒气倏升，道：

“你们这些没有大脑的猪，要打要吵，统统给我出去！”李士熊在江湖上，声望亦不弱，一听人家骂他猪，冷冷的道：

“西门当家，你说什么人是猪？”

其实大家对李士熊还蛮尊敬的，西门立天指的是那些小辈，不想也把李士熊骂进去，他又不肯认错，一时恼羞成怒，道：

“难道不是，光会吵……”

双眉横竖，李士熊冷厉的道：

“你试试——”右掌虚扬，左手一伸，拉向西门立天的手腕，西门立天一晃，立即反攻上来，两人竟打了起来！

王昆见有人对大龙头无礼，暴跳不已，正待上前助手，云天鹏拦住，骂道：

“不要脸！”

两人也对起阵来了，青灵居士是带领的人，一看太不像话，拦住西门立天再动手，喝道：

“通通住手，大家不要伤了和气！”

青灵居士算是个主人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大家只得给他留点颜面，双方

四个人只好住手，但于心不甘的互相瞪视！

云天鹏骂了一声：

“操你奶奶个熊！”

王昆回敬他一句：

“我操你家二妹子！”

青灵居士怕双方又要打起来，狠狠瞪了两人一眼，云、王两人才低下头去！

申一康向众人横目而顾，道：

“这些珠宝咱们如何搬运得出去？”

廖鹤鸣道：

“搬了出去，咱们如何分配？”

众人一听问题又有了，各自低头沉思，云天鹏昂首道：“如何分配？还不是看各人本领，能搬出去多少算多少，分配什么？”

大家当然知道他是仗着他们“双龙帮”人来了最多，最为有力，当然是希望如此，而且他又是掌门，代表帮里的意见！

申一康自然不愿意，他自己一个人，如此一来，他最吃亏，阴森森的道：

“这是什么道理？要分配才合理，自然以各个单位为主，咱们共五个单位，分成五份……”

王昆对他的意见第一个不同意，道：

“你一个人算一个单位，这么多珠宝也不怕压死你？”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又吵了起来，青灵居士也拿不定主意，依云天鹏的意见，自己一个人不就吃了很大的亏？如果依了申一康，那申一康实在太占便宜了。

西门立天道：

“依我之见，如果一个人拿了这么多珠宝，一生也用不完，不如以各人所属的帮派人数多寡来做决定，各位以为如何？”

邱宇脸色一沉，在“天鹰帮”、“双龙帮”、“洪威党”、“青藏派”之中，人数以西门立天的“洪威党”为最多，虽然在“矽风谷”时折了不少人，但是他的成员仍然非常多，如此一分，他们占便宜了。

议论纷纷，根本没个结论，刁五娘及朱青两个女人，不理睬他们，双手直取珍宝，挑了最名贵的，不住的塞入自己的衣囊，愈取得多，愈是心热！

吵闹中，青灵居士、西门立天、申一康目光转到四下金银珠宝，又见两个女人的行动，自己也连忙捧了一把在手，不禁个个哈哈大笑！

于是，大家怕别人多取了，顾不得争吵，也一个个去拿珠宝，手中的金珠发出奇幻夺目的光彩，众人一见，胸口热血上涌，大家都忘了吵架。

这时——

有一个宛自天外飞来的声音，沉沉的落入众人的耳中：

“见者有份！”

大家几乎不约而同，惊呼一声，他们因为乐昏了头，竟然没有发现石门口站有三个人！

“啊”的一声，大家又叫了起来，眼睛为这些珠宝炫得晕花，现在仔细一看，才发现这三个人，赫然是狄洵、“回春翁”及小雯！

申一康不容狄洵说话，右手一扬，一串乌金板激飞而出，数十块，分打狄洵三人的要害，这是他苦练数十年的绝技，也曾伤了不少武林高手！

狄洵冷笑一声，踏前一步，但见他双手衣袖倏地挥出，已将数十块乌金

板尽行打落，一阵“咣咣”急响，如落冰雹，乌金板打落在珠宝上面！

申一康一生所学，尽在这上面，如今时势紧迫，立施杀手，用的力道，自是十足功力，却未能伤了敌人，全遭击落，如何不惊？

申一康一见之下，不由得心胆俱裂，急忙倒跃，退在西门立天身后，生怕狄洵一怒，对他下手，全身禁不住发抖！

狄洵笑吟吟的道：

“在下将‘彩虹珍珠剑’送给大家，怎么要来取宝，也不与在下通告一声呢？”

石洞内十几个人抬头向他惊悚的注视，他们的模样是惶恐的，震骇的，还夹杂着一些儿不敢相信的迷惘与怔愕……

他们已慌乱失措的互相挤进，又舍不得离开那堆珍珠宝物，就在那么小的空间里拥挤着，看上去，实在可怜，这一群贪财之人！

狄洵的脸色有些苍白，苍白中，有一抹深青，但是，他的神态却是那么冷酷，那么威猛，那么剽悍，又那么雄浑！

没有人回答狄洵的话，狄洵望着这些可悲的人，缓缓地道：

“太凑巧了，在下路过此地，又与各位相逢，各位能不说，咱们真有缘吗？”

如果在别处相逢，青灵居士这么多人，一定不会表示出畏怯，可是现在看到了这些财富，谁都不想死，他们都想好好享受后半辈子！

十几个人的表情全都是那么恐惧，在恐惧中含着萧瑟，在震骇里掺着畏缩……

咬牙切齿的狂吼一声，“回春翁”骂道：

“青灵，别他奶奶再装蒜了，给老子滚出来，老子要挖了你的心，看看你的心是黑的，还是红的，出来，龟孙子！”这时，他们心中都有个想法，既然“回春翁”单挑青灵居士，大家希望他出面了断，别连累了大家才好，个个把目光望向青灵居士！

抹了一把虚汗，青灵居士暴哮怒吼道：

“‘回春翁’，你不必逞威风，有事咱们改日再谈，现在没空睬你！”

面孔扭曲着，“回春翁”大叫道：

“老子不耐烦了，今天就做个了断，快给我滚出来，像个男子汉！”

冷冷一哼，狄洵道：

“各位好朋友，咱们翁兄要的是青灵居士一个人，如果你们不把他交出来，无疑摆明了跟我们过不去，一场打又免不了。”

大家对狄洵颇有戒心，又听他这番话，更希望青灵居士一肩承下来！

青灵居士何尝不知大家的心意，可是如今他跟大家一样的心儿——舍不得死！沉着脸，青灵居士道：

“不要逼人太甚，‘回春翁’，过了今天，以后咱们一是一，绝不含糊！”

有如狼嚎般大声大叫起来，“回春翁”“呸”了一声，阴毒的道：

“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谈，老子怎么待你？你如何待我？还不给我滚出来！”

虽然有点难堪，但青灵居士有恃无恐，只要自己不出来，对方也奈何不了他，如果对方冲过来，有其他人挡着，大不了再打一场混乱！

“回春翁”不停的叫骂，青灵居士只是置之不理，众人都觉得尴尬！

闲散散的，狄洵道：

“在下再说一遍，青灵你出来，与翁兄作个了断！”青灵居士恍若未闻，不作任何表示！

狄洵低头一看，但见珍珠、翡翠、宝石各种样的珍物，一弯腰抄起了一把珠宝，托在左手掌心，生硬的道：“出不出来，青灵？”

青灵居士扬起嗓子道：

“今日无暇奉陪！”

狄洵不再多说，右手食指一弹，立即有一颗玛瑙弹向青灵居士，那么准确的，青灵居士亦是一位高人，却未能躲过！

一颗才至，紧接着宝石、猫儿眼、珍珠、黄金……，各种珍物，一颗颗如雨滴般住青灵居士身上飞去，打得他剧痛难当！

青灵居士吓得纵高蹿低，竭力闪避，但是狄洵好像知道他欲躲至何处，在他来到前，好像这些珍宝比他先到，在那儿等他似的！

狄洵食指不住弹动，不管青灵居士如何闪躲，珍宝飞到，每一个准头都是不偏不倚，刚巧打在他身上，痛得他大叫……

他偶而躲到别人身后，想借人当挡箭牌，谁也不愿被连累，纷纷闪开，说也奇怪，洞中人数有十几位，别人武功比青灵居士差的都躲得过，就他一人闪避不及，使他又惊又急。

青灵居士狼狈不堪，见洞中一千人，竟无一人出来解围，慌得不知如何是好！

众人越看越惊，忙缩在洞角，个个贴身墙壁，一动也不敢动，吓得心惊血跳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，别说替人解围了。

青灵的处境越来越险，初时还能在山洞内四处奔跃，后来膝盖、足踝连中了几下，倒在地下，站也站不起来，在地下滚来滚去，哀声连连！

照这种情况看来，如果狄洵要他的命，不是一件困难的事，但他故意避开青灵居士的要害，要让“回春翁”亲手收拾他！

青灵高声号叫，叫得凄惨，好几次他都想开口求饶，但是痛得他无暇说话！

平静的，狄洵道：

“青灵，你出不出来？”

其实，出不出来都一样，因为众人已跟他划分了界线，没有人敢吭声！

他们一群人寒悚的拥挤着，有一股浓厚的悲楚在他们心中浮漾，他们眸子里有一股至极的哀凉迷蒙，都是为了这些该死的珠宝！

在“回春翁”的狠毒嘲骂下，他们依然没有出声，也没有人抗辩！

“回春翁”不屑的道：

“青灵，你再不出来，别怪我手下无情……”青灵居士躺在地上，虽然狄洵已停了手，但他仍站不起来，口里也不吭声！

再也按捺不住“回春翁”，一挫身就往前猛扑，站在青灵居士面前，喝道：

“不要装死了，那几个玩艺要不了你的命的，青灵你给我起来！”

青灵一脸痛苦的表情，轻轻的呻吟，“回春翁”叫道：“你装死，我成全你！”

“噗”——几乎连呻吟一声都来不及，这位“青藏派”的首领，已经躺在地上，断了气，猩红的血掺杂着白黏黏的脑浆迸溅！

“回春翁”这狠酷的一击，已把全场的每一个人都震住了，青灵居士也

算得上是第一流的人物，却连反抗都没有的便丧了命！

眼梢子淡淡的扫过那具尸身，与尸身四周斑斑的红白之物，咬着牙，切着齿，他一个字一个字进自唇缝，恨恨的道：

“畜生，看你还能猖狂！”

只这下子，把他们的气焰给压制住了，没有人敢表示意见！

微微仰头，狄洵毫无表情的道：

“有没有人要替他出面的？”

众人像一群凄惶绝望的失群孤雁，几乎在此迷糊的愣愣的看着情况的演变……

大家看见青灵居士面目狰狞，脸上筋肉抽搐，异常可怕，不禁倒抽一口凉气！

刁五娘及朱青一见这样的死人，都差一点惊呼出来，身子一软，还好旁边有人抵住！

狄洵淡淡地，自左向右逐一望过去，眼光射到谁的脸上，谁就不自禁的低下头去，不敢与他目光相接，洞中寂静无声！

双眉一扬，狄洵冷厉的道：

“平贤风与平雁于父子呢？”

他们却未料到，狄洵有此一问，隔了良久，西门立天才道：

“平雁于伤重，所以……”

狄洵阴森森的道：

“翁兄的事情解决了，该轮到在下了……”

大家心头俱是一紧，不知这位大煞星下一步要对什么人下手。

闲散散的，狄洵道：

“各位，你们以前认为在下来做什么，为了宝藏？太可笑了，我首先要‘天鹰帮’人的命！”

刁五娘、廖鹤鸣及铁头大师大惊失色，一横心，刁五娘道：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冷冷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是你们的人杀了曹正鹿，我为他索命来的？”他们三人简直连胆都吓破了，浑身哆嗦，半晌，廖鹤鸣，道：

“杀他的是我师兄，可是他已经死了，干我们什么事？”狄洵冷凜而寡情的道：

“他死了，由你们来顶……”

顿了一下，厉声道：

“出来！”狄洵目光的煞厉简直就像两把利刃，看得三人脸上发青，狄洵再道：

“请你们自己出来！”

谁也看不出狄洵竟会在说着话的当儿，便突然动手，当他口中那个“来”字还跳跃在舌尖之上，隔着他十几步远的铁头大师已蓦然尖嚎，甚至连手中的家伙还来不及举起，已被闪电般扑去的狄洵，暴探二十一掌，震得在地下摔了一大跤，寂然不动！

刁五娘骇然惊道：

“狄洵，你要赶尽杀绝？”

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除恶务尽！”

一蓬旋闪的掌影，有如九天之上的群星崩落，挟着无可言喻的尖锐劲力猛罩而来，刁五娘及廖鹤鸣不及还手，仓惶拚命侧跃！

这时，“回春翁”与小雯的攻势也齐齐发动，阻止了刁五娘、廖鹤鸣的去路！

刁五娘及廖鹤鸣两人几乎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被逼得东窜西跳，狼狈不堪，两人团团打转，左支右绌！

冷冷一笑，狄洵身形暴折向左，他双臂轻舒猝合，两掌并竖如削，以难以想象的快速飞劈向另一边的刁五娘，刁五娘脸蛋儿煞白的，退出去了好几步，狄洵阴沉又冷硬的道：

“小雯，这女人交给你了！”

说话中，狄洵的三十掌已血刃漫天般将廖鹤鸣逼至墙角！

小雯的长剑满天飞舞，如风似的暴攻花容惨惨的刁五娘！

“回春翁”大吼一声，蓦然将全身大旋了一个半圆，在旋转的同时，右掌又快又狠又准的向廖鹤鸣迎面扑了过去！

“哇……”

凄厉的号叫，就像在杀猪一样，弓腰曲背后被震出十步之外，连手上的大刀也抛了老远，在满口的鲜血标喷中，他已断了气！

精疲力竭的刁五娘再也抵挡不住，她心神恍惚震慑之下后退的脚步没有踏稳，猛的一坐，小雯的长剑已飞快的袭来，刁五娘尖叫一声，小雯的长剑已当胸穿过刁五娘的身体！

在场的人，没有人出手相助，他们不但焦惶到了极点，简直因为这些过度的刺激与惊骇而弄得有些麻木了，他们无法移动，无法呐喊，他们唯一能做的，仅仅是由脸色间流露出来他们的感受了！

一片短暂的沉寂笼罩在石洞内！

狄洵在闪闪的精光冷凛映射下，他踏前一下，毫无表情的道：

“血债血还，这就是仇恨！”

闭着眼，狄洵冷漠的再道：

“像你们这种不仁不义之徒，没有余地可留，我本来应该亲手杀了你们……”

他们不由惊恐得瞪大眼睛，有几个人的身躯也无可抑止的在簌簌而抖，他们的面容惨白，他们的唇角快速的抽搐……隔了良久……

狄洵冷冷一笑，深沉的道：

“好！既然各位如此贪爱这些宝物，你们就留下来吧！”说着，牵着小雯，偕同“回春翁”转身便出！他们呆住了，他们万万想不到狄洵就这样放过他们，狄洵一向心狠的很！

但听他们三人的脚步声，逐渐远去，他们神色稍解，大大松了口气，有人又赶紧俯身去检拾自己喜欢的珠宝，忘了身旁躺了四具尸体！

出到洞口，“回春翁”窒了窒，道：

“老弟，我们真的要这样放过他们？”

深沉的，狄洵道：

“小雯，他们指使手下，杀了小郁，我们要不要放过他们？”

小雯这一次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坚定，道：

“不！”

狄洵点点头：

“我们是不能放过他们！”

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在狄洵口中，却带着那么冷酷而凛烈的浩大力量，好像他不是仅仅表示着自己的心意，而代表神在说话！

语声由他嘴唇里连连串成一个意义出来，其中却已含了慑人的力量，宛如只要他一说出口，即已等于铁的事实！“回春翁”不解道：

“可是咱们……”

话未完，他们听到山洞里面的争吵声：

“他妈的，你抢我的干嘛……”

“谁拿的就是谁的，谁抢你来着……”

“你拿那么多干什么？死了带进棺材里啊……”他们已经忘了刚才里面的血腥场面，拚命的争抢珠宝，恨不得自己多生两只手，多带几个袋子，只怕别人拿的比自己多！

狄洵冷酷的笑笑，道：

“让他们永远伴着宝物吧！”

三人随即合力挪动洞口另一块巨石，稳稳的把洞口埋住！

山洞里的人，突然听到一阵郁闷的轧轧之声，起初不很在意，转念之间，邱宇大叫：

“狄洵将咱们的洞口堵死了！”

“快，快，快去阻止他们……”

“糟了……”

他们个个惊得脸如土色，情急之下，争先恐后的拥出，但是一块巨石堵住洞口，洞口处又窄，众人无法合力，大家你推我拉，就是推不动岩石，里面哭喊惊叫，好不凄惨！“回春翁”笑吟吟的道：

“老弟，你这一招高明，不费太大的力气，一网打尽！”狄洵不置可否的一笑，道：

“翁兄，我们准备启程吧！”

轻轻地又幽怨的小雯开口道：

“咱们替姐姐报仇了……”

表情沉重的看着小雯，狄洵缓缓的道：

“小郁一定一直跟着我们，我相信她看到这一切，她会瞑目的。”

疲乏的吁了口气，狄洵续道：

“等我们有了新家，再把小郁的尸体带回去，她要永远跟着我们！”

龇龇牙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老弟，你的家有没有我老翁的份？”

狄洵微微一笑道：

“那是自然，少了你，在下也会觉得寂寞的，是不是小雯？”

他们离开了乱石坡，一路走下山去，因为狄洵的伤，他们走的很慢……

小雯转首看着狄洵，狄洵脸上正透露了无可掩隐的虚脱与疲倦，那是一种灰白的神色，衬得狄洵的两眼亦是如此凄黯……

小雯关切的道：

“少爷，你不要紧吧！”

狄洵苦涩的笑笑，道：

“只要没有人再来找麻烦，就不要紧了！”

“回春翁”担忧的道：

“老弟，我看咱们先找地方歇上一阵，然后找三匹马来代步……”

狄洵苦笑道：

“英雄所见略同，说实在的，只要我精神一松懈，只怕会倒下来！”

正色的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你的创伤对别人来说，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，老弟你都撑下来了，你的勇气叫人敬佩！”

狄洵深沉的一笑，道：

“过奖了，咬得住牙而已！”

小雯细声问道：

“现在我们去哪儿？”

怔了怔，狄洵沙沙的道：

“咱们慢慢走，等我养好了伤，找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住下来……”

小雯轻轻的道：

“我好想念以前那幢小木屋！”

深深一晒，道：

“小雯，你跟着我，有很多东西会失去，别再去想念已经失去的，咱们会有新的，不一定更好，至少是一种改变！”哈哈一笑，“回春翁”嘲弄的道：

“咱们狄老弟是一付喜新厌旧的心肠！”

有气无力的笑了笑，狄洵道：

“有些东西是新的好，有的则是旧的可贵，比如——朋友！”

眉头一吊，“回春翁”吼道：

“那也不见得，像青灵那种狼心狗肺的东西……”狄洵一下子窒住了，好一阵，他深沉的道：

“翁兄，过去的事，别太放在心上，他根本不能算是朋友，就当从没有认识这个人！”

“回春翁”一咬牙，道：

“也只有如此了！”

略一沉吟，狄洵道：

“翁兄，那个平贤风为人极阴诈，这一次寻宝，放了这么大好机会，他怎么会没来？”

“回春翁”一咬牙，道：

“他们那一群妖魔鬼怪，尔虞我诈，谁都怕吃了亏，少一个人分，自是好的，天晓得，那家伙死哪儿去了……”

他似忽然想到了什么一样，又突的道：

“你问起他，干什么？”

狄洵深沉的道：

“他向我挑衅几次，我想再会会他……”

嘿嘿一笑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看来这者小子命不长了，让老弟看上的人，早死早投胎……”

眨眨眼，狄洵道：

“也说不定，如果他躲的好，说不定咱们一直寻不着呢！不过，这种机会太少了！”

小雯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少爷，我们可以看到小镇了，真的，我……又饿又累……”

嘿嘿一笑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小雯，何止你，其实我肚子里早闹了空城计啦，咱们好好吃一顿！”

狄洵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现在，我们真可以说，了无牵挂了，逍遥它几天，让身心都松弛一下！”

气温寒冷得使人的血液都冻凝了，加上一阵一阵的北风削肉似的刮着，那股子萧煞劲可就更甭提了，四下连个鬼影子也没有！

呵了口气，“回春翁”嘀咕道：

“刚才在山上不觉得冷，怎么反而下了山，天气这般冷法？”

狄洵用手搓着手，道：

“因为在山上时，心中有事便忘了冷，现在事情解决了，精神一松，就觉得冷！”

这条镇上唯一的街道一片冷清，到处都是厚薄不均的皑皑积雪，窗前廊缘，更垂挂着一根根，参差不齐的冰溜子，晶莹透明得亮晃晃的，就好像在哪里倒挂着一把把利刃……

扛了个哆嗦，小雯道：

“这座镇上，怎么连个人也没有，冷清清的，好奇怪哦！”

舐舐嘴唇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大雪天，谁像咱们发了疯往外跑，躲在家里围炉取暖，不比什么都来得舒服！”

小雯看了狄洵一眼，道：

“少爷，咱们到哪里求宿！”

“回春翁”呐呐的道：

“快啊！我他妈的快冻僵了，你们……怎么好像不怎么冷？”

小雯笑笑，道：

“以前我们住在山上时，比这里还冷呢！我们习惯了，所以不觉得很冷。”

呵了口气，狄洵道：

“说不冷是骗人的，不过，像翁兄缩成那样，好像……太夸张了！”

“回春翁”瞟了狄洵一眼，道：

“这冷还骗得了人？你以为装的？我又不神经病，没事……”

“有了！”“回春翁”突然大叫，随着他的手势，狄洵看见在街角处有一幢土瓦大砖房，相当高大宽宏，招牌斗大的写着：

“五福客栈”

一扬眉梢子，狄洵道：

“我们是该歇歇了！”

“回春翁”点点道：

“可不是嘛，妈的，已不知有多久没有好好喝一顿，每天心中压着一大堆鸟屁事，现在终于全部他妈的都过去了。”

小雯开怀的道：

“像看到家一样的高兴！”

狄洵转头对她深沉的一笑！

第二十七章

三人迫不及待的来到门前，发现门是关着的！“回春翁”大咧咧的撬起门来，只听“砰砰”一阵猛响……

老半天，不见里面的人来开门，“回春翁”气得破口骂道：

“妈的，里面的人都死光了……”

骂着，骂着，才有人慢吞吞的自里面拨开插门，门才一开，“回春翁”即冲了进去！

里面的人神色有些慌张惊悸，他急忙阻止“回春翁”往里走，结巴的道：

“大……大爷，小店这两天……不做生意，请大爷们……往别家投宿去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勃然大怒：

“大雪天，你们不做生意，叫我们往哪儿投宿去？叫我们冻死在外头？”

狄洵平静的道：

“小二哥，你们镇上好像只你们一家客栈，为什么不做生意？”

这名小二面黄肌瘦，一身穿着甚是邋遢，蓬头垢脸的，此时，忙乱的道：

“大爷，对不住得很，实在……小店这两天实在不方便，否则哪有把财神爷往外推的道理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不理睬他的解说，吼道：

“我们又冷、又饿、又累，你们不做生意，就算做点好事，收留我们一晚，积点阴德，下辈子投好的人家出世，不好吗？”

这小二惊惶的道：

“大爷说的是，可是……小店因为有事……所以……”狄洵朝前踏进一步，道：

“小二哥，我们实在很需要休息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请你就行个好，我们加倍奉酬，如何？”

小二摇摇头，道：

“实在不行，大爷……你都多包涵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大吼一声，骂道：

“好说歹说都不行，揍你一顿，看你……”

狄洵拉住“回春翁”，对他摇摇头，狄洵道：“小二哥，看你满脸的惊悸，是不是有什么麻烦？说不定我们可以帮忙。”

小二的脸色大变，他哆嗦的道：

“没有事，大爷……大爷……你们请快走……别在这里逗留……这里……”

这一下，“回春翁”不禁怒火顿生，不容分说，猛然用力推开小二，吼道：

“大爷今天非住下来不可，我看你用什么把我撵走，哼……没见过这样的客栈，有客人上门，竟然不做生意，我偏要住！”

小二吓得面色大变，跑上前拉住“回春翁”，低声道：“大爷……你行行好，大爷……”

“呸”一声，“回春翁”不等小二说完，大咧咧的就往里面走！

那个小二可怜兮兮的，拦住“回春翁”灰头土脸的央求道：

“小店……真的不做生意……你来了也不能好侍候……”

“去你妈的熊！”“回春翁”牛眼一翻，摇身而进，吼道：“我得了瘟疫？看你吓成那个样子，一副没出息的模样！”

见小二这种表现，狄洵知道这家客栈一定出了什么事，他上前低沉的道：

“小二哥，如果有事你不必招呼我们，让我们歇歇脚，房钱我照付，这样好不好？”

小二哭丧着脸，道：

“不...！不行.....这位大爷...！你是好人，请你.....！请这位大爷.....不要进去.....”

狄洵苦笑着摇头，君子不强人所难，他实在不好再多说，当即道：

“翁兄，我看.....”

“回春翁”不理睬狄洵，再度发声叱骂：

“小子，你再敢说一个‘不’字，老子就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拆下来！”

小二经过“回春翁”火辣辣的恫吓，混身抖索，五官齐颤，涕泗滂沱的喊：

“大爷.....小的求你.....小的给你磕头.....小的求你.....”

说着，说着，小二真跪了下来，对“回春翁”猛磕头，这下子“回春翁”反而愣住了，好半天，才一把拉起来他道：

“别来这一套，老子今天非住下来不可！”

狄洵双目冷电似的投射向这位邈邈的小二，淡淡的道：“能不能请你们的掌柜出来说话？”

小二抹着泪，哭着道：

“掌.....掌柜的不在.....请大爷.....回.....回去.....”踏前一步，狄洵拍拍小二的肩头，道：

“小二哥，你放心，我们是好人，如果有什么事，你坦白告诉我，我们一定尽量帮你，你不要害怕，有话就直说！”擤了把鼻涕，小二道：

“没.....什么，小店现在.....只有我一个.....所以不方便.....”

哼，哼，“回春翁”目若利剪，像是能直透对方心里，平板的道：

“妈的，我们已经说过，不用你招呼，我们自己来，你还噜苏，小心我连店都拆了！”

小二一激灵，吓的不敢说话！

狄洵觉得这间店，透着古怪，神色倏沉，他不带感情的道：

“小二，莫非你们店里做什么不法的勾当，怕我们撞见，拆穿了！”

小二双腿一曲，“扑通”一声又跪了下来，涕泪纵横的，一下求“回春翁”，一下又转向狄洵，呼天抢地的哭着：“大爷.....你们就饶了小的.....小的实在.....实在有.....苦衷.....”

“回春翁”暴烈的喊问：

“什么苦衷？”

小二一下子窒住了，他支支吾吾的哼了老半天，没能讲出个道理来，又惊又急，直窘得脸红脖子粗，冷汗涔涔！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小二哥，大冷的天，你怎么一身汗？”

小二只是一个劲的哆嗦着，眼泪鼻涕加上口涎，全流得把脸弄得一塌糊涂！

冷冷一哼，“回春翁”恶狠狠的道：

“老子偏不走，你就一直跪下去，不要起来好了，我们自己来！”

小雯看小二眼泪鼻涕猛流，一副可怜相，有些不忍，悄声道：

“少爷，咱们不要为难他好了！”

“回春翁”眼珠子一翻，大吼一声，道：

“小雯，你要知道附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打尖住宿，难不成我们在大风雪中……”

那小二突然见了鬼似的尖嚎一声，不顾一切的大声叫道：

“大爷，小姑娘，你……你们……行行好……赶快走……”

狄洵冷道：

“即使要我们走，小二哥你也不必这样声嘶力竭的嚎叫！”

“回春翁”在一旁听着，正要说话，他见狄洵目光突然定住了，吃了一惊，他回过头，正有一个人站在哪里，火辣辣的瞪视他们！

“回春翁”一看对方那副样子，怒从心中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他正想开口骂人，却突然又把嘴里的邪门儿咽了回来，因为，这人他认识！

这人长得肥大雄壮，似头巨象的站着，有一个硕大无朋的肚皮，那汉子又粗又哑的嗓子，大咧咧的对他们吆喝道：

“哪个不长眼的，敢在这里叫嚷？也不把招子放亮一点

“回春翁”不由勃然大怒，因为他已看清了这人是谁，对方却还没有看出来，他踏前了一步龇牙一笑，阴阳怪气的道：

“呵呵，胖子你八成活的不耐烦，敢对你爷这样说话？”那汉子刚要还以颜色，但觉得对方的声音好熟悉，不禁大感意外的愣了愣，他疑惑的看着“回春翁”，再一看狄洵，吓得“通”一声，跪了下去，道：

“大……大爷……小的一时……一时招子不亮……大爷大人大量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这还差不多，看你神气活现的，老子真以为你升了天呢！”

狄洵优雅的一笑，道：

“士别三日刮目相看，胖狐你发了？”

那胖大汉——就是“青藏派”的胖狐，他听狄洵的话有讥诮之意，便陪笑道：

“大爷，你……你别生气，小的一时眼花，大人大量，不记小的过。”

“回春翁”两眼微翻，皮笑肉不动的道：

“想想咱们还被关在一起过，现在你在里头，却不让我们进来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，胖狐，我以前倒看扁你了！”“回春翁”之词戏谑，嬉笑怒骂兼而有之，表面是捧，骨子里是骂，胖狐明明觉得不是味道，却发作不得，笑道：“大爷，你说笑了！”

哧哧一笑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这家客栈，是你占了？”

微微躬身，胖狐贼兮兮的一笑，道：

“小的哪有这天大的本事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阴沉沉的道：

“这要什么本事？”

猛然面色大变，胖狐全身一震，两颊的肥肉也一起抽紧，颤生生的，小心翼翼的道：

“小的失言，小的……”

狄洵皱眉，冷硬的道：

“我们到底能不能住下来，胖狐？”

胖狐抽了口冷气，更加小心了，颤声道：

“大爷你说笑了，小二，小二，还愣在哪里，干什么？快准备酒菜！”

小二莫名其妙的，不明白这位凶巴巴的煞星，一下子变得这么和气，他不敢怠慢，忙往内室走进来，心里难忘还难安！

胖狐忙着侍候狄洵三人坐下来休息，与刚出现时，完全判若两人，不过，狄洵并不陌生，第一次见面时，他就是这副模样！

古怪的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老朋友，你现在应该解释一下这里的事情了吧！”擤了把鼻涕，胖狐带着哭腔道：

“两位大爷，是这样子，我……我不想再留在‘青藏派’，所以……”

狄洵不耐烦的道：

“你们为什么不准人家做生意，太不讲理了吧！”胖狐慌忙点头，续道：

“其实小的是跟平贤风平庄主父子出来的……”大大出了狄洵及“回春翁”的意料，胖狐怎么跟平贤风在一起，愣了一愣，狄洵道：

“快把话说清楚！”

胖狐道：

“因为平庄主父子都受了伤，小的陪他们要回‘蓝玉山庄’，他们在这里养伤，怕别人知道，所以才让客栈不要做生意……”

无动于衷的看看胖狐，狄洵又道：

“你把话一次讲清楚，简单扼要的讲，不要多说废话！”连连点头，胖狐道：

“在‘青藏派’时，我把那把什么剑的，交给掌门人后，不知什么事，平庄主与那个什么申一康的大打出手，平庄主受了伤，平公子那天也……”

狄洵点点头，平雁于那天也被自己人打伤了，可能不轻，胖狐再道：

“他们父子都受了伤，拿到那把剑后，掌门人跟几位当家隔天高高兴兴离开‘青河镇’，平庄主碰到小的，要小的陪他们回‘蓝玉山庄’，路过此地，公子伤势加重，要留下来养伤，他不要闲杂人出入，才要小二关起门来……”狄洵道：“小二为什么怕成那样子，您们对他怎么样？”摇摇头，胖狐忙道：

“没……没有，平庄主押了他们的掌柜的，说如果不听话就杀了他，不过，没有对他怎么样！”

狄洵无动于衷的道：

“可否请平家父子出来一见！”

沮丧的，胖狐道：

“大爷，你该不会……”

狄洵皱眉，冷硬的道：

“姓狄的，绝不落井下石，想跟他谈谈，说不定翁兄还能帮他疗伤呢！”

胖狐还没有回答，甬道尽头，在众人耳后，一扇门忽然“咔嚓”轻响之下，已悄然启开，一个冷漠而沙哑的声音传来：

“不劳费心了！”

狄洵似笑非笑的端详着正走过来的平贤风，他走的很艰苦，但又很笃定！

狄洵平静的道：

“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平庄主，在下给你请安！”打了个哆嗦，平贤风一

张脸泛了白，嘴巴发苦，连舌头也不灵光了。

呵了口热气，狄洵又道：

“听说平庄主有伤在身，在下决不会趁人之危，你放心好了！”

平贤风咬着牙，然后道：

“本庄主不在乎，如果你要下手，就请吧，平某眉头决不皱一下！”

“回春翁”贼兮兮的一笑，道：

“平庄主好气魄，不过生命是无价的，你不要太逞强了！”

摇摇头，平贤风道：

“本庄主遭人暗算，落至今日模样，什么都看开了！”

狄洵面如秋霜，毫无感情的道：

“在下说过不动手，就是不动手，就不必激我，来日方长！”

愣了一愣，蓦然打个寒栗，平贤风竟然落下泪来，叫道：

“你一掌把我杀了倒也省事。”

平贤风如此表现，狄洵迷惑的道：

“平庄主，你我之间虽然结有梁子，今日暂且不动手，你不如将你受伤之事，说给我们听听！”

“回春翁”哈哈大笑，道：

“平庄主你不过受了点小伤，为什么如此消沉，我如果动了忍心，一帖药，包叫你内外伤全好，有话你说吧！”酸酸鼻子，平贤风忧伤的道：

“我的伤不要紧，我儿却……已经奄奄一息了……”

狄洵冷冷的道：

“在下伤得他如此重？”

沮丧的，平贤风道：

“不是，是那个申一康，我做梦也想不到这王八蛋竟然无情无义，可恶可恨到这等地步，下回让我碰着了，非要他的老命不可！”

狄洵先不点破申一康被埋在石洞里的事，淡淡的道：

“申一康怎么啦？”

平贤风伤心的道：

“唉！那一天，青灵掌门集合我们说要到‘独渺洞’寻宝，大家兴高采烈了一阵后，各自回房准备，申一康那老贼来我房里，要我将‘蓝玉山庄’让给他，说他的基业被狄洵毁了，我当然不肯，天下岂有这种道理，他竟趁我不备，对昏迷中的我儿下手，我一惊打了起来，谁知不是他对手，被他打伤了，隔天他们浩浩荡荡的出发，谁也没有理会我们……”

喘口气，平贤风又道：

“我终于觉悟到‘青藏派’终非久留之地，等他们走后，我带着我儿，又领了胖狐，回到山庄后，让他当总管，三人走到这里，我儿伤重，无法再走，我们只得住下……”

哧哧怪笑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原来你们窝里反了！”

狄洵在沉思着，考虑着，平贤风是自己的仇家，可是他如今的境遇够叫人同情的，在这种悲凉的情形下，要怎么办比较合理？老实说，确实叫人难以定夺……

平贤风又缓缓的道：

“我们身在‘青藏派’，受了这种耻辱，青灵那个伪君子恍若未闻，装

蠢作哑，要不是我儿伤重，我早跟他们拚了，如果我儿有个三长两短，我……我也不想活了……”这时——

狄洵终于下了快心，他望着平贤风，语声坚硬的道：“平庄主，我们的事以后再说，现在先医治平公子要紧！”

平贤风喜出望外，他抖着嗓子叫：

“你……狄洵……你要救我儿？”

冷冷一晒，狄洵道：

“我没有此能耐……！”

挥手阻止了平贤风再说话，狄洵又道：

“翁兄，这事麻烦你了……”

略一沉吟，“回春翁”犹豫的道：

“好吧！你既然有此度量，我也不好太小气，胖狐，你带我去看看吧！”

胖狐连声答应，带着“回春翁”往内室里进去！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平庄主不怕翁兄暗害令公子？”

平贤风闻言之下，不但没有紧张的表情，反而定下心来，缓缓的道：

“如果你想杀我们，如今一动手，我们连个招架之力也没有，你们不必费那么大的劲，而且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。”把一双眼缓缓闭上，片刻后又霍然睁开，狄洵双目中光彩如电也似的投注在平贤风脸上，断然道：“救令公子是一回事，咱们的恩怨又是另外一回事，以后冤家狭路相逢时，平庄主，你自己可得小心了，在下就不会这么温和了！”

平贤风感动的道：

“多谢你的宽宏大量，仁心仁德，以后我再不敢和你动手，下次相逢，要宰要刖，任凭你处置，平某皱一下眉头，就不是人养的！”

淡淡的，狄洵道：

“罢了！”

狄洵徐缓的又道：

“你的仇家申一康以及青灵永远不会再让你碰上了。”抖着嗓子，平贤风道：

“真的？！”

狄洵冷然道：

“他们爱财，我就让他们永远跟那些宝藏在一块子。”平贤风约略可以想出事情的大概，苦笑一声，悻悻的道：

“恶有恶报……”

呵了口热气，狄洵友善的看着他，以一种老朋友讲话的声调道：

“平庄主，这一次希望给你一个教训，交友要谨慎，不要误入歧途……”

混身一震，平贤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了，他傻子一样呆哪里，好久，迷惘的道：

“我以前错了……错的太离谱……”

狄洵深沉的道：

“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！”

平贤风被感动的热泪盈眶，情绪激荡，语不成声的道：“狄洵……！你真是人个君子，好汉……今生平某愿为做牛做马……”

狄洵平静的道：

“罢了，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就是好事一桩了！”“回春翁”走了出来，

笑道：

平庄主，你儿子死不了，让胖狐去抓药，很快就会好起来了！”

平贤风又是拱手，又是作揖，千恩万谢过“回春翁”，道：

“恩同再造，永世有忘！”

“回春翁”吁了口气，道：

“得了，得了，医治你儿子，我可是冲着狄老弟的面子，要谢，就谢他好了！”

平贤风感激的，道：

“两位的大恩大德，“蓝玉山庄”上下没齿难忘，在此先谢过！”

这时，小二已用一个竹盘将酒菜端上，摆好后，他哈着腰，道：

“各位大爷请用，大爷们一定饿了……”

狄洵等人来了，解除了客栈的窘境，所以心下感激，做起来也就特别用心，“回春翁”手一挥，小二躬着身退了。下平贤风为各人面前斟了酒，举杯道：

“本庄敬各位一杯，聊表心中的歉疚及谢意！”三人仰首尽了杯底酒，只有小雯不喝，平贤风再为各人注满，道：

“再敬各位第二杯，让平某有重新为人的机会，平某先干为敬！”

于是，在三人又干了，平贤风长长吁了一口气，舐着唇道：

“平某以前糊涂，冒犯了两位，承蒙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夹起一块肉放进口中嚼着，边唔唔地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就这些干什么？重要的是以后好好做人才是！”

狄洵笑笑啜了口酒，缓缓地道：

“平庄主，以前的事就别再提起，在下敬你，算是庆贺我们前嫌尽弃！”

平贤风连声道：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

“狄洵笑着道：

“小雯，没人招呼你，你就自己来吧！”

“回春翁”咽下了口中的食物，就道：

“小雯，在江湖上走动，要学得不拘小节，大块吃肉，大口喝酒，豪迈，你看——”

大大喝了一口酒，“回春翁”赞道：

“好酒”

狄洵笑笑，道：

“翁兄，小雯是个女孩子，要真象你那种吃相，她还找得到婆家？”

小雯粉脸一红，忙低下头去，细声道：

“我要一辈子侍奉少爷……”

放下竹筷，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别说傻话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以后有了如意郎君，跟他过一辈子才是正事！”

平贤风看到小雯眉清目秀，玉琢似的伶俐鼻子，殷红的小嘴，配在那瓜子脸上，美极了，肤色白嫩莹细如凝脂，心下非常喜欢，寻思：

“如果雁于能够娶到这么一位媳妇，那呆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。”

只是，他们才刚化敌为友，小雯年纪又轻，不好提出，不过，这事，平贤风记下了！

“回春翁”擦擦唇角的酒渍，“嘖”了一声，满意的道：“这些天，就这一顿饭吃的最舒服！”

狄洵轻轻的吁了口气，低缓的道：

“这些日子以来，腥风血雨的，的确够叫人心烦的，难得有清心的一天！”

平贤风微一拱手，道：

“两位大侠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就随平某至‘蓝玉山庄’，盘桓一段日子，好让平某尽一点心力，还有这位小姑娘，三位以为如何？”

静静的，狄洵道：

“在下生性不喜拘束，到了贵山庄平添庄主麻烦，你的心意，在下心领就是了。”

平贤风诚挚的道：

“你这么说就太见外了，请三位务必赏光，平某非常诚意的……”

狄洵站了起来，双手抱拳，坦率的道：

“在下多谢平庄主的美意，只要往后有机会，在下等一定专程拜谒……”

哈哈一笑，“回春翁”也宏声道：

“说实在的，平庄主，你看起来还不太讨厌，我们是朋友，将来有空一定去叨扰一番！”

叹息一声，平贤风道：

“既是如此，平某不敢勉强，希望以后三位到‘蓝玉山庄’逗留几日，大家多亲近……”

狄洵忙道：

“这是自然！”

平贤风感喟的道：

“平某三生有幸，能与三位化敌为友，骤然又是分别，衷心之内，太也怅然！”

急忙打了个哈哈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大家都是横马挎刀的须眉男儿，如此黏缠不清，像个娘们……”

狄洵低沉的道：

“山高水长，后会必能有期！”

四人悠闲的用过饭，大家相见恨晚闲话家常，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！”

夜深了，寒风呼啸，枯树干枝在抖索着……

距典山集十里处的一片旷野中。

平贤风及平雁于、胖狐与狄洵等三人要分手，大家依依不舍的……

狄洵微微点头，道：

“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平庄主，咱们告辞了！”平贤风有些痛哑的：

“聚散匆匆……”

强笑一声，平雁于道：

“狄大侠，以前冒犯之处，还请你包涵……”吁了口气，狄洵摇头：

“从今以后，再也不要提以前的事，让我们的友谊从现在开始！”

怔神了一会，平雁于颌首道：

“你大人有大量，在下望尘莫及！”

微喟一声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走了，走了，以后还会见面的，这么婆婆妈妈的，象话吗？”

彼此拱拱手，互道“珍重”，狄洵等三人转身向前行去，才走了几步，

胖狐叫道：

“狄大爷……”

胖大的身躯，追了上来，焦急的道：

“狄大爷，你在小的身上做了手脚，还没有帮小的解开呢！”

狄洵笑一笑，道：

“对不起，在下是骗你的，其实没有点你什么穴，你放心！”

胖狐脸色有些僵木，狄洵徐缓的道：

“你或许会有受骗的感觉，但是，在下是真心不想伤你的……”

狄洵拍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

“去吧！到了‘蓝玉山庄’好好干，咱们后会有期了！”怔了怔，胖狐随即笑道：

“是，小的谢过大爷，再会了！”

狄洵等三人沿路悠闲的谈笑着，无忧无虑，他们来到一座山前。

仰望高山雄伟壮丽，有如一个擎天巨人，别有一股浩然之气！

双眼凝注，狄洵低喃道：

“山水灵秀，不知这山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回春翁”一只小眼左溜右看，半晌，道：

“这山怎么也没有竖个牌子，如此秀丽，世人皆不识，太可惜了！”

狄洵清雅的一笑，道：

“人们识不识，对它又有何益识？不增其灵秀；不识，不减其妩媚！”

他们由一条宽敞的大道，直达山脚，登山之路隐遮于一片树林中，小雯道：

“少爷，我们到哪儿？入山吗？”

狄洵平静的道：

“我们去灵幽一番，如果有好的地方，不妨造个小大屋，我们快乐的住进去！”

他们自两块笼大高耸的巨岩中穿过，开始环绕着山势盘旋而上，四周景色秀丽，或有修竹摇晃，或有古杉泼翠，或临百丈深渊，或见怪石嶙峋，令人精神不禁为之一振！偶尔间，尚可闻到清越的猿啼鹤唳，空气鲜冽，意境超逸，确是人间福地也！

“回春翁”啧啧称道：

“乖乖，这里还真漂亮，我真不想离开了……”狄洵沉思了一下，微笑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要离开了！”

小雯叫道：

“少爷，我们要住下来？”

狄洵淡然一晒：

“这里环境如此优美，住下来不是很好吗？小雯你喜不喜欢？”

小雯点点头，幽幽的道：

“很喜欢，不过……这里没有雪，也少了姐姐，否则就更好了。”

他们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走，渐渐接近一片密密的林子，狄洵苍白的一笑：

“咱们找个好地方，然后接小郁过来，她一个人会害怕的！”

狄洵脚步慢了下来，踏着枯黄的落叶，沙沙地，抹去了脸上的汗水道：

“翁兄，你看这个地方好不好？”

林中的枝叶，将阳光剪碎，似圆圆片片的小精灵投之于地下，闪闪眨眨的！

四周寂静，树梢子被山风吹得摇晃，哗哗响个不停，“回春翁”神秘的一瞥，道：

“好是好，可是老弟你正值青壮，常年躲在深山里，岂不误了你的终身大事？”

狄洵抿唇一笑，又拭拭汗，长长吁了口气，淡淡的道：“我已经娶了小郁！”

“真的？”小雯一声惊叫，不敢相信的瞪大了眼睛。“回春翁”呵呵一笑，道：

“你真爱开玩笑，老弟……”

摇摇头，狄洵苍白的一笑，当下把小郁去世时的事说给他们听，二人皆感叹起来……

山腰之上，有道匹练似的飞瀑挂落，云雾迷漫，恰巧在若隐若现的半山之中，有一块空出的山崖是翠绿之色，刚好处在瀑布垂溅成的溪流上面！

狄洵抬头上望，神色间不了一股极端的宁静与安祥，他低沉的道：

“就是这里了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禁不住咂咂嘴，大大的赞道：

“太美了，好，就是这里……”

小雯舐舐嘴唇，静静的道：

“这里很诗意，姐姐一定喜欢，姐姐……少爷，我能不能叫你……姐夫……”

怔了怔，狄洵抿嘴一笑，道：

“当然可以！”

小雯嘻嘻一笑，道：

“姐……姐夫，咱们在这里造一间跟以前一模一样的木屋，弄个小桥，前后种满了花……”

想了一下，愉悦的道：

“太棒了，好美，好美，少……姐夫，我们快一点动手，我都等不及了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嘿嘿一笑道：

“是啊，这里简直是人间仙境……”

狄洵闲闲欣赏四周的景致，有薄薄的氤氲在林木间浮沉，没有人工的垦植，一切都美得那么自然……狄洵凝视远山，静静的道：

“在石壁之侧，筑一座小巧的木屋，壁间有泉水流下，小屋外，围以雅致的栏干……”

三人静静的站着，皆在勾画未来“家”的形象，站在这里能摇望远近的奇峰秀峦，可以伸手触摸飘浮的云雾，这像住在天上！

他们讨论房屋的形式、造型、走向，充满了美好的憧憬……

在狄洵的心里，他也在找一个地方，给小郁造个家，一个属于灵性女孩居住的家……

敬爱的大陆读者：

本人高见几，笔名柳残阳，这次我的作品有机会在大陆出版，我感到甚为荣幸，遗憾的是我的笔名在大陆屡被侵权者盗用，竟多达数十种。市面上还出现了“柳（残）阳”、“柳残（阳）”等鱼目混珠的书，为防伪冒，特开列以下我 1961 年至 1994 年所著武侠小说书目，请广大大陆读者鉴别。

柳残阳武侠小说书目

- 一、《烈日孤鹰》
- 二、《麟角雄风》
- 三、《巨灵出阵》
- 四、《眨眼剑》
- 五、《江湖之狼》
- 六、《牧虎三山》
- 七、《阎王梭》
- 八、《铁面夫心》
- 九、《忠义江湖》
- 十、《关山万里飘客》
- 十一、《血魂山之誓》
- 十二、《大雪满弓刀》
- 十三、《屠龙手》
- 十四、《追魂帖》
- 十五、《洪门传奇》
- 十六、《怒剑狂火》
- 十七、《索命鞭》
- 十八、《青龙在天》
- 十九、《天宝志异》
- 二十、《血魄忠魂困蛟龙》
- 二十一、《铁剑丹心》
- 二十二、《魔 箫》
- 二十三、《金家楼》
- 二十四、《独尊劫》
- 二十五、《渡心指》
- 二十六、《雷之魄》
- 二十七、《生死锤》
- 二十八、《邪神门徒》
- 二十九、《如来八法》
- 三十、《邪神外传》
- 三十一、《苍 鹰》
- 三十二、《十方瘟神》
- 三十三、《天魁星》
- 三十四、《大煞手》
- 三十五、《竹与剑》
- 三十六、《大龙头》

- 三十七、《火符》
- 三十八、《傲爷刀》
- 三十九、《神手无相》
- 四十、《修罗七绝》
- 四十一、《幻剑毒刃》
- 四十二、《星魂》
- 四十三、《血斧》
- 四十四、《劫后恩仇》
- 四十五、《金雕盟》
- 四十六、《荡魔志》
- 四十七、《霜月刀》
- 四十八、《拂晓刺杀》
- 四十九、《剪翼》
- 五十、《七海飞龙记》
- 五十一、《千手剑》
- 五十二、《铁脚媳妇》
- 五十三、《伤情箭》
- 五十四、《血刀江湖载酒行》
- 五十五、《血烟劫》
- 五十六、《沥血伏龙》
- 五十七、《凤凰罗汉坐山虎》
- 五十八、《杀伐》
- 五十九、《千魔之仇》
- 六十、《侠盗来如风》
- 六十一、《五岳风云》
- 六十二、《断刃》
- 六十三、《鹰扬天下》

三十余年间，本人所著武侠作品计约七十一部，但为读者负责起见，“全集”中筛汰了部分不够畅快的作品。上述六十三部小说均为本人的精心之作，“全集”之外，不再另有其它柳残阳武侠小说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公证处

公证员 陈中京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